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每月二回十日二十五日出版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四號



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Vol. XXV, No. 24 December 25, 1928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四號
民國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行

插圖

『鐵樹荔枝』鄭曼青作（三色版）……一幅
中華國貨展覽會……六幅
第二次長途飛行之珠江號……五幅

國際

本年下半年的國際聯盟……育幹（一）
巴拉圭與波利維亞又起爭端……育幹（四）
羅馬尼亞農民黨組織新內閣……頌華（五）
德國爲廢止死刑而引起的問題……頌華（七）
外交官的治外法權問題……吳頌皋（九）
美國各政黨最近發表之政策（加利福尼亞通訊）……李崇仲（一五）
新中國與國際宣傳（日內瓦通訊）（完）……何爕（二三）



世界論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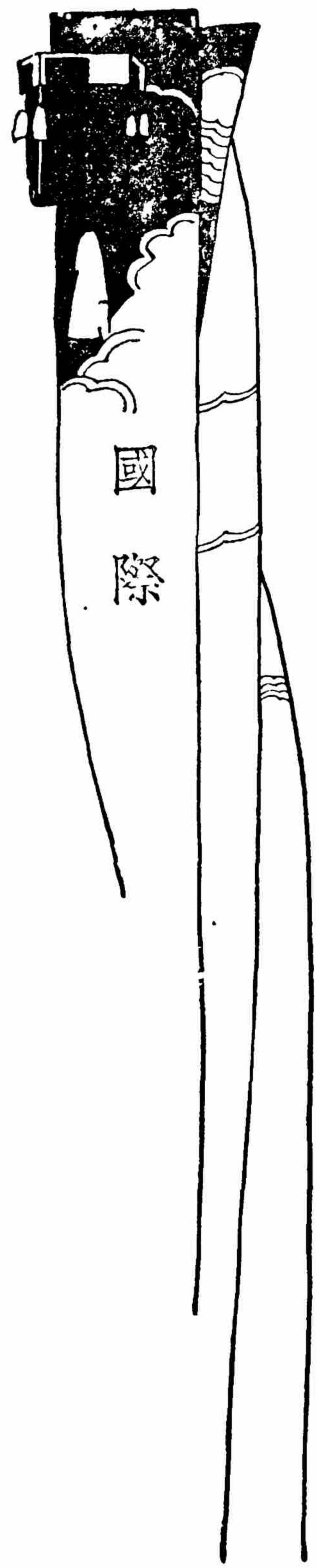
美報之華人滿洲移民運動觀……W. Young（四九）
英報之日帝國主義在滿洲的前途觀……Manchester（五五）
滿鐵會社經營之基礎……山本條太郎（五七）

歷史人物之心理學的研究……覺明譯（六三）
所謂傳統的文學觀……郭紹虞（七七）
德國無線電業之發展（柏林通訊）……趙竹珏（八三）

新語林

安得魯斯蒙古探險之所獲……哲生（八七）
以石油業致富的一個南美洲華僑……哲生（九一）
英倫報紙的分野……哲生（九三）
國民性趣談……微知（九四）
世界著名之龔果文學奬評判會餐記……吳雲（九六）
食糧問題解決的新發現……楊開渠（九八）

楓葉（小說）（完）……米星如（一〇三）
鄉下人遇見官的故事（小說）（俄國沙爾太可夫著）……朱大枏譯（一一三）
時事日誌……（一一九）
東方雜誌第二十五卷總目錄……（一二五）



本年下半年的國際聯盟

在本年的六月間，我們曾將上半年國際聯盟的活動事業作一綜合的考察，（參考本誌第二十五卷第十二號）現在這一年快要完了，在這下半年中國際聯盟仍還有不少可述的事情，因趁這殘年將盡時際，再替牠結一筆總帳。

這半年來國際聯盟的事業，在一般人心目中覺得可以注意的，我們也按照時序先後，爲列一表如下：

七月

二日 開兒童幸福專家委員會（倫敦）

三日 開第一屆輸出入禁止及限制撤廢會議（日內瓦）

九日 開大學關係小委員會（日內瓦）

十日 開文學美術小委員會（日內瓦）

二十日 開科學及圖書目錄小委員會（日內瓦）

二十四日 開學藝合作委員會總會及學藝合作會幹事會（同）

九月

三日 開第九屆聯盟總會（日內瓦）

二十日 開關於多瑙河歐洲委員會之管轄權問題特別委員會（日內瓦）

二十七日 開鐵路水道競爭問題委員會（同）

開會計監查委員會（同）

十月

一日 開關稅稅目專家委員會（同）

十五日 開B.C.氏結核豫防種痘事宜之專門家會議（巴黎）

二十二日 開二重課稅及免稅事宜會議（日內瓦）

二十三日 開經濟委員會（日內瓦）

二十四日 開保健委員會（同）

二十六日 開委任統治委員會（同）

十一月　三日　開第二屆國際嗜眠病會議（巴黎）
　二十六日　開國際經濟會議（日內瓦）
十二月　四日　開財政委員會（日內瓦）
　五日　開武器軍需品及軍用製造材料取締條約案特別委員會
　十日　開第五十三屆聯盟行政會（羅加拿）
　十一日　開會計監查委員會（日內瓦）
　十七日　開兒童幸福委員會法律小委員會（巴黎）

在上面的表中只是一些由國際聯盟召集的會議；其實國際聯盟的事業，卻也不在這種會議開得多，而在實際上對於世界和平有無眞正的貢獻；我們若拿這個標準來估量國際聯盟的事業價值，這半年來的國際聯盟，又要算是勞而無功了。關於這層，我們現在還可不談，我們姑就這些會議中的幾件重要事實說說。

第一，我們從上表中七月三日開會的「輸出入禁止及限制撤廢會議」說起。這項會議現在是第二屆了，第一屆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十一月八號，當時爲繼承是年五月間國際經濟會議的主張，把世界各國聯合起來便成立了一種國際貿易公約；這次便是補充第一次的工作，計開會九日，簽定附約一種。在這次會議裏，有幾國代表曾要求把他們所代表的國除外，但後經討論結果，決定國際貿易公約須有二十八國簽字並承認，纔能發生效力。這次簽訂附約的國家，當時恰只二十七國，尚有保加利亞和美國則因特別情形，據稱於八月三十一日簽字。此項公約簽字後，應於本年九月三十日送交國際聯盟秘書處登記，如各項手續辦妥後，這項公約及附約應於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發生效力，各國應該在六個月之內廢止限禁條例；不過因特殊情形而致有不得不除外的，可以准他除外。至於除外的條件，有兩項：(一)非經濟的除外，如國防，公共衛生，水旱災之類屬之；(二)簽約國所認許的除外，這中間又可分爲(一)臨時禁制及(二)永久禁制二種。據國際聯盟所發表的各國所提出的應除外的貨品種類很多，不過和現在的通行數百禁制看來，並不算多，所以這次會議散會時，主席柯里至稱這項公約簡直爲第一次的解放世界上經濟阻撓的公契，又稱牠是一種公開談判訂立商約的方法，以代替兩造交涉訂約的方法。末並謂這項公約可以代表一九二七年五月國際經濟會議所主張的國際貿易自由原則之實現。這話雖不免過甚其詞，但總也可以想見聯盟一種大的希望所在了。

其次，九月三日開會的第九次聯盟總會，因爲涉及中國，尤足令我們注意。綜計此次大會最重要的事情共有三項：(一)委任一個專門委員會調查遠東禁烟情形，這是對於中國有切身的利害關係的事情。在他們這些高談闊論禁烟的國家，每年儘量輸運鴉片來中國，而又同時痛詆中國烟禁之廢弛，眞是一件可笑而又可痛恨的事情。(二)便是改選一部份非常任理事而中國落選。中國自從加入國際聯盟以後，向來沒有在行政院中佔有常任理事的地位；使就非常任理事說，因力爭

的結果也只於一九二一年——二三年得任一次，過後隔了好幾年中國沒有列席聯盟行政會；直到一九二六年「行政會改造」問題發生，我國要求於行政會中得任常任理事一席；結果是年秋季第七屆聯盟總會開會，中國纔又被選爲非常任理事國；這回改選因波斯與我競爭的關係，我國便又落選了。本來非常任理事之當選與否無關重要，不過以中國這樣大的國度，而又値國民革命成功國際地位增進的時候，在國際聯盟內爲爭非常任理事一席，也竟落選，這也就可見我國外交界中人之太不爭氣，而國際聯盟之不講公道也就可見一斑了。（三）最後聯盟在這次會議裏又曾通過了提前召集裁軍委員會的議案，這件事看來似很重要而實際上卻也不見得。本來聯盟所揭櫫的宗旨是在提倡和平，而裁軍會議之一再鼓吹而毫無效果也就可以說是圖窮而匕首現了。最近美國提倡的非戰公約成立，聯盟說這就是根據國際聯盟的精神，眞是不怕人家齒冷。我們佇看國際政治領導權地位之移轉，國際聯盟的政治上的地位也就日漸凌夷了。

最後國際聯盟於十二月十日在羅加拿所開的第五十三屆聯盟行政會，也很値得我們的留意。本來聯盟行政會一向是在日內瓦開會的，這次卻因德國外長斯德萊斯曼的身體不舒，便輕輕的把聯盟行政會改於羅加拿舉行。我們眞不料戰敗國的德國外交總長，在歐洲外交界中到現在還具偌大的威風，列強之不敢小覷德國，於這事也就可見一斑了。

這次大會所討論的主要事項，約有下列數端：（一）關於政治問題的，爲匈牙利與羅馬尼亞之糾紛，聯盟第五十二次行政會曾製成解決方案向當事國勸告，這次特將經過提出審議。又關於波蘭與立陶宛的爭議問題，本年十一月上旬兩國代表也曾交涉過，這次便將交涉經過提出討論。（二）關於財政經濟問題的，本屆所討論的爲審查財政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國際統計會議等之成績。（三）關於軍備縮小問題，本屆所討論的，僅聽取關於軍用材料製造的國際條約立案之特別委員會報告，及舊敵國如德奧匈等國軍事調查委員會之報告。（四）此外尙有少數民族問題，係行政會接受波蘭西里西亞德國少數民族之請願，討論這項問題，討論時際德外長曾有極嚴厲的表示，但也無何等結果。以上各項均屬議程中所規定要討論的，此外又因巴拉圭與波利維亞忽然發生邊界衝突，（參考上期本誌國際）聯盟因其均屬會員，臨時決定電致兩國政府表示和平調停之意。不幸巴波兩國因地處南美，素爲美國「門羅主義」所控制，對於聯盟這番好意只好心領，而實際上卻要聽全美大會的調處。我們於此，又可見國際聯盟和亞美利堅競爭國際政治領導權情形之一斑了。

總之國際聯盟近來對於國際政治上所懸着的金字「和平」招牌，因處處未得着各國的重視，已有逐漸褪色的趨勢；倒是關於社會事業的集會，還有一點精彩，這是差強人意的一點。今年已經是完了，我們佇看明年國際聯盟的新事業吧！（育幹）

巴拉圭與波利維亞又起爭端

引起南美洲內戰的最大糾紛莫過於疆界問題。在歷史上南美有三大疆界爭端鬧得最烈：一件是「大克那亞里加問題」(Tacna-Arica problem)。這是智利祕魯兩國二十年來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本年七月中旬因美政府之斡旋聽說有解決的希望，這在本誌的第十三號已略爲說過了。還有一件是厄瓜多可崙比亞和祕魯三國的邊界爭執，這也是一個多年未解決的問題。最後便是本文有關的所謂「格蘭查科問題」(The Gran Chaco problem)，乃波利維亞和巴拉圭兩國對於這塊疆域的爭持。她們從前本也爲着這個問題常起爭端，可是最近卻更爲着這事致令兩國發生戰爭起來了。

戰事之發生在本月（十二月）初旬，據烏拉圭京城傳出消息，謂巴拉圭與波利維亞兩國軍隊在邊界接戰，雙方共死八十人。其衝突之原因，蓋即爲爭上述格蘭查科邊疆而起。此地幅員爲十萬方哩，頗爲肥腴，兩國互爭所有權，由來已久。現在波利維亞京城，已有亟亟備戰形勢云。而據十五日路透社所得消息，則此爭端已急轉直下，情勢愈形嚴重。巴拉圭的軍隊已進佔波國境內，謀奪艾爾香曼砲臺，而波國軍隊爲力也頗不弱。一場惡戰的結果，便將巴拉圭軍擊退，且進佔領巴拉圭在波葵隆與羅傑塞伐的砲臺，同時波利維亞政府也發布公報，謂『波政府不忘國際義務，且誓守和平；但巴拉圭既攻擊波國砲臺，波政府不能不要求巴政府予以滿意；且巴政府現復召集新軍，及派陸軍參謀部人員以臨波邊，波政府不得不防衝突之再興』云云。

不過以上所說，僅是偏於一方面的消息。而據巴拉圭方面的電訊，對於戰事的責任毫未提及，惟謂戰事狀況，兩方互有勝負。又據拉巴斯的電訊，本月十七日波利維亞軍邊防司令總下令停止進攻巴軍。就這種情形看來，巴拉圭未必是戰事的禍首；況且以巴波兩國的強弱情勢看來，巴拉圭也未必有攻擊波利維亞的力量，是則這次變亂的主動者當爲波利維亞無疑了。

幸而戰事爆發以後，尚還未決最後的勝負，便已有各方面的調停：第一便是國際聯盟，牠以爲巴拉圭和波利維亞都是國際聯盟的會員，應該受聯盟的勸告，雙方和平解決爭端。所以於十一月十五日便由行政會決定警告兩國政府，請其注意會章第十二條，即『簽約國應依允將任何重要爭端提交聯盟行政會公斷或調查；非在聯盟行政會判決後三個月不得宣戰。』但這種官樣文章之缺少實際的效力，我們只就事實以觀，便可勿須多說了。其次羅馬教皇與西班牙皇帝也表示願意出場和解巴波之爭，蓋西班牙自以爲是拉丁美洲的母國，可以拿這種資格來說公平的話的；但西班牙皇與教皇在南美，現在並沒有甚麼勢力可說，恐終於成爲一種空談罷了。現在只有美國她在實際上還有作調停人的資格和能力。蓋就前一項言，美國一向以拉丁美洲爭端之調停人自居，並且因爲「門羅主義」的關係，她也一向不願意他國來干涉

拉丁美洲的事端。而就後一項言，美國對於拉丁美洲爭端的仲裁調停，當還拿武力為後盾以為執行的工具，她有這樣的能力，所以歷來南美小國的爭端，十九總是美國居間調停，這次恐也不免一樣。我們只看報載巴波兩國業已有接受美國調停的表示，便可知大勢所趨，也只有出於這一途了。不過美國的調停也只是面子上光榮，實際上兩國的利害關係非有真正相當的諒解，一時也不能夠解決糾紛的；不然的話，她們這些疆界問題也不至於牽延到一二十年都不能解決啊！（育幹）

羅馬尼亞農民黨組織新內閣

關於羅馬尼亞今年上半年的政情，本誌早於第十二號國際欄內羅馬尼亞政潮與農民及前王太子的關係一文中略略說過了。據最近的消息，羅馬尼亞農民黨的勢力日趨膨脹。自由黨的卜蘭丁諾內閣因受農民黨的壓迫而坍倒。組織新內閣的總理大臣便是農民黨的首領麥紐博士 (Dr. Julier Maniu)。從此農民黨就從在野的地位，一躍而變為在朝執政的政黨。農民黨勢力的昂進固然於此可見一斑，而羅馬尼亞內閣如此的更迭，卻亦不可謂非其政局上一種關係頗為重大的變動。

現在我們先說她自由黨的舊內閣所以倒的原因。羅馬尼亞很需要一筆大借款。這筆大借款的數目，以美金計，總額為二萬五千萬元。舊內閣多方進行，總是很不順利。考其原因，卽因前自由黨的鐵腕首相在世的時候，政府曾頒布過幾種礦業法及油礦法，都是頗於外人不利的。現在英美的銀行家就乘羅政府進行大借款的機會，要挾其設法修改這些不利於他們的法律。但是舊內閣如欲立刻變更前鐵腕首相治下的法律，在一時之間是很困難的。大借款遲遲未就，卽為這個緣故。農民黨本來是在野反對自由黨內閣的有力的政黨。其首領麥紐博士看出了舊閣這方面的弱點，大肆攻擊，以致舊閣不安於位。這是一個原因。

羅國財政不但困難而且紊亂。官吏貪汚者很多。甚致已故的官員，仍舊有人照領其原薪。吏治腐敗，可想而知。攝政院頗想改組舉國一致的內閣，以達刷新內政外交的願望。舊閣總理大臣卜蘭丁諾亦鑒於維持現狀的困難，嘗於十月初旬提出改組聯立內閣的計畫。可是農民黨與自由黨立於敵對的地位，表示不願贊助。於是卜蘭丁諾這個計畫歸於失敗，而舊內閣的前途，大有進退兩難之勢。這是第二個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十二月一日是羅馬尼亞合併德蘭斯色爾伐尼亞 (Transylvania) 的紀念日，而德蘭斯色爾伐尼亞是農民黨勢力最盛的地方。該地有選舉權者十分之八是農人。最近舊閣正在設法遷就外國資本團，進行那筆二萬五千萬美金大借款（其中有美國資本在內，）而農民黨突然向攝政院提出對於舊內閣極嚴重的抗議。攝政院為求在該地於今年十二月一日的紀念節很順利的舉行慶祝典禮起見，卽不得不勉求滿足農民黨的方法，諷令舊閣辭職。這是舊閣所以不得不倒的第三個原因。

講到羅國的攝政院，我們現在要提一提現在的羅王King Michael是前王太子嘉洛爾之子，今年纔七歲，所以國王的特權都是由攝政院行施的。該院係由下列三人所組織；（一）尼哥拉斯親王 (Prince Nicholas)係王太后瑪利之子；(二)克里斯底主教(Patriach Cristea)；（三）現任最高法院院長蒲杜甘 (M. Buzdugan)。諷令舊內閣辭職者，就是這個攝政院。舊內閣知道了該院的意思，閣員起初都很憤慨，因為他們覺得該院不應不幫他們的忙，所以卽召集閣議，討論應付的方法。在閣議中有人主張不將政權讓出，挺下去再說。所幸舊閣總理大臣卜蘭丁諾、開蒂拉 (Vintila Brantiano) 顧全大局，決意辭職，故未重新激起糾紛的政潮。

其次我們再說新閣成立的情形。舊內閣總辭職後，攝政院經過了一番與各黨領袖接洽的手續，卽召見農民黨首領麥紐博士，令其組閣。麥紐博士奉命後卽提出新閣閣員的名單。閣席的分配如下：

內閣總理大臣	麥紐博士
內相	M. Vaida
外相	Professor Mironesco
財相	M. Popovici
軍部大臣	General Cikoski
教育部大臣	Prof. Costakesc
農部兼屬地部大臣	M. Mihalache
工商部大臣	M. Junian

新內閣中有五個閣員是德蘭斯色爾伐尼亞人。除總理大臣麥紐博士，內相 Vaida，財相 Popovici 三人外，尚有二個無管部大臣，一是 Sever Dan 一是 Vlad 都是德蘭斯色爾伐尼亞人。麥紐博士奉命組閣的那天（卽十一月十日）首都布加萊斯德 (Bucharest) 的羣衆，表示熱烈的歡迎。聞當麥紐博士覲見出宮的時候，宮外的羣衆雖經警察攔阻，衝進宮中前面的空地，齊聲歡呼，表示祝賀他與擁護攝政院的意思。農民黨的聲勢頗為浩大，吾人於此，不難想見。

麥紐博士奉命組閣，並提出了新閣人員後，攝政院卽發表任命新閣的公報，同時以命令解散議會。下院改選之期定在十二月十二日；上院改選之期定在十二月十六日舉行。這亦是以命令公布的。當內閣更迭之際，軍警恐怕發生亂事，對於各地的治安，嚴重戒備。幸首都平靖，各地亦平穩無事。故此次內閣的更迭，總算還順利。不過大實業家對於新閣的成立，頗抱悲觀。因為他們向受舊內閣經濟上的補助，如今新閣成立，恐怕不再有此了。新內閣對外的政策，大概不致與前內閣大異。不過其國內所需的大借款如何繼續進行，卻是一個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我們雖尚未接到海外消息的報告，但不久當就可分曉。羅國土地法的改革是頗著成績的。現在既然農民黨當政，新閣今後如何刷新內政，澄清吏治，促進地制的改良，增進農民的福利，這也是我們對於今後的羅國堪加注意的一個問題。

羅國此次內閣的更迭，在議會解散之前。及新閣成立，方始解散舊議會，並公布改選上下兩院的日期。由此看來，她的政治似乎尚沒有完全走上議會政治的常軌。不過在前有推測她的政局者，謂在政潮澎湃的羅國，農民黨若想當政，則於內閣更迭時，或不免要發生流血的事情，劇烈的政變。現在這種推測未驗，總算是她的大幸。所望今後她在內閣更迭之際，總是能够維持平和。無論何黨執政，大家顧全大局，對於政權的授受，不以武力的方法去解決，而出於平和合理的手段。果能如此，則她的政治，當亦不難走上文明各國議會政治的正軌吧。（頌華）

德國為廢止死刑而引起的問題

關於德國的廢止死刑運動，我們早已於第二十五卷第四號本誌歐美刑事法規改良之新傾向一文中報告於讀者了。茲據海外消息，德政府任命編訂新刑法的法學專家委員會，已將新刑法草案中，關於死刑的規定取消了。本來對於死刑應否廢止的問題，德國左右兩派的意見完全不同。左派竭力主張廢止，右派主張保存。新刑法的草案中，原將死刑保留，與右派的意見相合。如今草案又修改，將死刑廢止，可以說就是左派主張的勝利。

德國現議會裏左派各黨的勢力較大，新刑法草案中既將死刑取消，在議會裏自易通過。故司法部長 Koch 博士已由書面通知各州州政府，嗣後對於重犯，弗再判決死刑。雖新刑法草案交議會通過時，左右兩派的議員，必定再有一番熱烈的爭辯，然依目前的趨勢而論，德國新刑法上的廢止死刑，大概可以說沒有問題了。

照新刑法草案的規定，推事的權很大。他可以斟酌情形，將輕犯處以終身監禁之刑，或將一個殺人犯開釋。惟當他決定罪犯應負犯罪責任與否之際，須考查該犯的精神和身體的狀態是否健康，遺傳與環境的情形怎樣。茲因推事的權，實行了新刑法，便要增大，所以跟着發生了一個問題，即推事對於刑事犯的判決，應該從嚴呢？還是從寬？

對於這個問題，左右兩派的意見又完全不同。左派主張須從寬，而右派以為非從嚴，不足以保障社會國家之秩序和安寧。因為有此意見上的不同，於是又引起了一個問題。即是倘使對於刑事犯從寬辦理，則對於精神上或遺傳上不良的人所作的，加害於社會的，不法的行為，國家應予社會怎樣的保障。這個問題確很重要，且非僅僅恃感情所可解決。故大家十分注意，而法學家，醫學家，心理學家亦都發表意見。就他們發表的意見而論，多數的學者主張對於罪犯固須憐惜，然國家宜以保障社會福利為前提。

多數學問家表示了這樣的意見，社會上便有一種運動，要求國家設法將國內不良分子解到海外殖民地去作工。使他既不受坐牢的痛苦，又有相當的工作可做，同時社會不致有被他損害的危險。加入這種運動者都主張推事須有使不良分子與社會隔離之權。具體的辦法怎樣？現在雖尚沒有。不過社會上注意到這個問題，實亦足以促刑事法規的

進步。

至於與遺傳有關係的不良分子，國家宜設法取消其生殖的能力，這在德國亦是有人主張的。即如拜爾賓拿（Carl Behr-Pinnow）博士是德國優生學會的健將，他用統計證明許多罪犯是從遺傳而來的。他以爲對付這種罪犯，斷絕其生殖的能力，乃是最好的方法。據他的調查，一八八二年德國有七千個罪犯，他們的祖先犯過六七次的罪；到了一九一一年這種罪犯的數目增加到五萬七千，而且還有二萬個罪犯，他們的祖先犯過三次五次的犯案。拜爾賓拿博士因用統計來證明他的主張，故大家很相信他的話。他並不是說所有的犯罪者，都是由於遺傳。他並且還承認有許多不良分子，與遺傳沒有關係。

但是芬克崙白爾克博士（Dr. Karl Finkelnberg）與拜爾賓諾博士所見不同。芬博士是於法界上很有經驗的人。他以爲犯罪與環境最有關係。不愉快的環境，不清潔的生活狀況，不適當的生存競爭，以及不善用藥料與酒精都是多數犯罪者犯罪的原因。他不信遺傳與犯罪問題有密切的關係。所承認者僅是在有幾種家庭裏邊容易發生不良少年罷了。他並且以爲將犯人長期錮禁起來，未必足予社會切實的保障。至於如何使犯罪減少，如何使一般社會對於不良分子非法行爲的侵害有適當的保障，他卻並未提出什麼具體的辦法。

兩博士雖所見不同，各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故在德國相信拜爾賓諾博士所說者固多，而表同情於芬博士的主張者，卻亦不乏其人。不管誰說較善，德國現因死刑問題差不都已解決，故她今後於刑事法規上有二個主要的問題：以何具體的方法（一）以減少犯罪；（二）使社會的福利少受不法行爲的侵害？據她一般法學者普通的意見，德國快要實行新刑法，倘使推事們今後對於刑事犯從寬辦理，將其認爲不負犯罪責任者一一開釋，社會前途未必沒有隱憂。易詞言之，即對於上面所述兩個主要的問題若使沒有具體的辦法去應付，則實行新刑法後，前途未必就可樂觀。

據我們旁觀者的觀察，上述兩個主要問題的確很重要。對於這兩個問題設無具體應付的方策，則法官對於犯人無論從嚴或從寬辦理，似於犯罪問題，總是欠缺根本的救濟。現在德國的法學界和社會上既然都已注意到這些問題，將來當有應付這些問題適當的具體的方策。這是無疑的。英國國會議員威爾遜氏說：「刑法學是一種國際的學問，一國所得的經驗，往往足以影響他國的政策。」故我們竊謂德國實行新刑法後的成效如何？以及她於刑事法規上今後有何繼續的改良？我們都應加以注意，以資參考。（頌華）



外交官的治外法權問題

吳頌皋

本篇所討論者僅限於外交官的治外法權問題。關於此項問題之解釋，有下列數端可以申述：

（一）外交官享有治外法權的性質與內容；

（二）外交官所屬人員是否亦享有治外法權；

（三）外交官享有治外法權之時效問題應如何解釋；

（四）外交官經過第三國國境時是否享有治外法權；

（五）所謂「不可侵犯」(l'inviolabilité) 權利是否治外法權之一部。

今日依此程序，分別說明如下。

一

本文所謂外交官，乃指國與國間互派之外交代表 (Agents diplomatiques) 而言，若大使，公使，代理公使或公使代辦等名目皆是。按歐洲外交史所載古代國家早有互派使臣以敦邦交之事。至常設使節 (L'Ambassade permanente) 制度，則創自十五世紀。先由意大利諸小邦在法蘭西西班牙等國設立永久館舍，以供使臣駐節之用。繼則西歐國家締結特別條約，互相規定常設使節。例如一五二〇年英國國王與日爾曼元首所訂立之條約，便有此項規定。到了一六四八年衞士特福利和約 (La paix de Westphalie) 成立後，歐洲各國鑒於國際交涉之日見紛繁，益感常設使節之必要，遂紛紛遣派代表，常駐他國，辦理各項交涉。降至近代，交通事業隨科學發明而日益發達，國際社會之生活發展一日千里，任何國家尙欲閉關自守，與世界不相往還，已爲絕對不可能之事。因此各國對於互派代表常設使館辦理外交一事，沒有不認爲國際公法上一個很重要的原則；由是外交官之使命與地位，亦日見其重要；其所享有之治外法權亦遂爲一般國際公法家所公認，而予以種種法律上之討論。例如一八九五年國際公法學會在英國劍橋 (Cambridge) 開大會時，提出關於外交官所應享受之治外法權各項

議案，以及一九二三年第五次聯美大會(La Cinqième Conference Pan-Americaine) 在智利舉行時，提出關於此項法權的討論，皆為明證。於此可見治外法權對於外交官的關係，所以如此密切，完全由於國際交涉之自然演化，以及使節制度之日益完備，有以致此。故吾人在說明外交官所享有各項具體的治外法權時，最好將事實與學理雙方兼顧，而後可以明瞭其性質與內容。質言之，於法理方面解釋之外，尤應條舉種種實例，以為參證，方能了解其真相。

就一般國際公法家之學說以觀，外交官享有之治外法權，其性質如何，內容如何，殊覺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但依吾人見解，外交官享有之治外法權，推其實際，不過特免所在國領土法權之管轄而已。什麼叫做特免？「特免」(immunité) 就是一種「豁免」(exemption) 的意思。易言之，特別置之例外之謂也。故法文拉羅司大字典(Larousse Universelle)之解釋治外法權，以為『治外法權是公法上一種特免，有了這種特免，某種人得免除所在國領土法權的管轄，例如大使即係享有治外法權的人。』俄國法學家愛金 (Heyking) 之解釋治外法權，亦曰：『自消極方面言之，治外法權係豁免所在國領土權力(pouvoir territorial)管轄之謂。』又曰：『外交代表與元首享有之治外法權，不過此種消極的豁免權利而已。』按愛氏所謂「豁免」實際上即係「特免」，所謂「領土權力」即係「領土法權」，不過名詞上有細微的不同而已。

特免的意義與性質既已明瞭，請進言特免之內容若何。就近代歐美各國所共認的原則而言，外交官對於所在國享有之特免權利，可分析為左列五端：

（一）豁免民事法權 (jurisdiction civile) 的管轄；

（二）豁免刑事法權 (jurisdiction criminelle) 的管轄；

（三）豁免警察法權 (jurisdiction de police) 的管轄；

（四）豁免財政的法權 (jurisdiction fiscale) 的管轄；

（五）豁免宗教的法權 (jurisdiction ecclesiastique) 的管轄。

上述五端，併而合之，即構成所謂治外法權，故外交官享有之治外法權，並不是一種領土以外之積極的法權，乃是特免領土法權管轄之各項消極的權利。說得透澈一點，外交官因其所處地位不同，固可不受所在國法律之管轄，但須知不受所在國法律之管轄，並非不受一切權力支配之謂，實際上所在國政府在不得已時仍可運用他種權力，使其不能不受所屬國政府之命令而撤回本國。所不同者，不過此種權力係屬政治的與外交的性質而非法律的性質，運用此種權力之方式，係間接的而非直接的而已。這層道理，看來好像簡單，卻是十分重要。對於外交官發生犯罪行為時，表顯得尤為明白，吾們必須加以注意，才可分別說明各項特免權利。

二

構成外交官之治外法權既為各項消極的特免權利，則就各項特免

權利而言，自以豁免所在國民事法權之管轄最爲普通而易於說明。按現代國際公法家的主張，大都以爲此項特免爲外交官不可缺少之權利。不特現代學者，主張如此，卽遠徵百年前之學說，亦都一致承認此點，還是看了以前國際公法大家如范代兒 (Vattel)，段馬頓 (F. de Martens)，加兒伏 (Calvo) 等等所持的論調，均可引爲徵信的。職是之故，歐美各國對於此項特免權利之規定，可謂行之獨早。譬如法國卽最先承認他國外交官可以特免法國民法之管轄。不過用明文規定實始於一七八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憲法會議閉會之後。當時法政府曾用國民會議名義禁止該國人民不得因民事訴訟，擅自控告他國外交官。如有關於民事訴訟之糾葛問題，應由人民據實呈明外交委員會，由該會代向他國公使直接交涉。迨至今日，法國大革命時期中之外交委員會早已取消，而代以正式外交部，但這一項法令的時效，實際上還是繼續存在。除此法令之外，法國民法典 (Code civile) 上亦曾規定，凡他國外交官及其家屬與隨從，不論涉及民事或刑事訴訟問題，均不受法國法庭處理。故就事實立論，他國駐在法國的外交官，可說是首先享着此項特免權利。他如英國，則正式核准他國外交官享有特免英國民事法權的管轄的權利，始於一七〇九年安挪女王 (Queen Anna) 所頒布之命令。至於一七九〇年美國國會通過關於他國外交官所享有治外法權之條例，亦卽依據英國所頒布之命令而加以修改者。最近蘇俄政府在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亦曾正式頒布法令，規定駐俄各國外交官凡遇到民事或刑事問題均不由俄國法庭直接處理。以上所述，皆足以證明外交官豁免所在國民事法權的管轄，早已規定在歐美各國政府所頒布的法令之中。但除用法令規定之外，亦有在訂立條約時互相規定此項特免權利者。例如一八五一年美國與祕魯所締結之條約，卽有如此之規定。他如一八五〇年之比（比利時）祕（祕魯）條約，一八六九年德（德意志）墨（墨西哥）條約，亦有同樣性質之聲明。

不過要知道外交官所以能享受此項特免權利，無非便利其行使職務起見，故在某種特殊情形之下，外交官仍有服從所在國法庭判決之義務。所謂特殊情形無他，就是關於外交官私人方面的各種法律的爭執是也。此種爭執，純屬私人性質的民事訴訟，對於外交官之地位與職務，絕無關係，所以在此種情形之下，所在國之法權，仍舊可向他自由行使。就國際慣例以觀，外交官不得豁免所在國民法的管轄，不外乎下述兩種情形：（一）關於外交官私人名義下所置不動產之各項法律的爭執。此項財產與使館內之不動產，毫無關係，故凡關係此方面之糾葛，外交官仍應受所在國地方法律之處置。（二）凡外交官以他種名義（例如商人，股東，或公司之董事等名目）對於普通人民發生人欠或欠人之訴訟事件，亦須受所在國民事法權之管轄，不能因享有治外法權之故，置此類訴訟於不顧。因爲此等事的性質顯屬外交官私有的企業方面，對於外交官所代表的國家，並不發生何種關係。

三

關於外交官之第二項特免權利，國際公法學者之意見頗不一致。約言之可分為三派：（甲）派完全反對外交官享有此項特免權利，以為外交官而可以豁免所在國刑事法權之管轄，則就結果而論，所在國政府勢必聽其任意發生犯罪行為，無法加以干涉，其影響於國家主權實非淺鮮。例如意大利公法家菲屋兒（Pasquale Fiore）即主是說。（乙）派則如郭老秀斯（Grotius），段馬頓（F. de Martens），徽東（Wheaton）等等，均主張外交官必須豁免所在國刑事法權之管轄，其唯一理由根據「外交官為神聖不可侵犯」之觀念而成立，與近代公法家的見解，可稱完全不同。（丙）派則如德國國際公法家克羅貝（Klueber）與英國之霍兒雖然也以為外交官應享有此項特免權利，但其理由並非憑乎此種臆說，乃根據「國家主權理應互相尊重」之原則而成立。所以照他們看來，不但外交官可以不受所在國刑法之管轄，即外國元首之身在國家領土範圍以內者，亦應予以同等的特免權利。三派之意見中自以最後一派之解釋為最有理由。不過依吾人觀察，覺得有兩點不能不申說者：第一，外交官苟可豁免所在國民事法權之管轄，則於刑法方面當然亦可享有特免權利。假使所在國政府為尊重他國主權起見，僅予外交官以第一項特免權利，而於第二項卻屏之例外，則於事實上必發生許多困難。因為如果外交官受了所在國刑事法權的管轄，則隨地隨地都有被地方官吏拘捕或處罰的可能，結果豈非失掉了他的身體的自由；身體既失去自由，那裏還可以說得自由行使職務呢？其次，假使所在國政府的刑事法權，隨時隨地，仍可向外交官自由行使，則為搜查證據，或拘捕刑事犯起見，所在國之警吏，有非任意闖入使館，從事偵察不可之勢。如此則與外交官享有之「館舍之治外法權」（L'exterritorialité de l'hotel de l'ambassade）豈非全相抵觸？而所謂「外交官自由行使其職務」一語，豈非完全變了一句空話？所以就事實之需要立論，豁免所在國民事與刑事兩項法權之管轄，都是外交官不可缺少的特免權利。不過所應注意者，在特殊情形之下，對於外交官之犯罪行為，所在國政府應該如何運用他種權力，加以阻止，方足以補救此弊？關於這個問題的說明，將俟下文細述，此處暫不討論。

公法家之主張，已如上述，今自歐美各國所規定之條例觀之，則知外交官享有第二項特免權利，在國際公法上也已成了一種不可更變的原則。例如大戰以前之奧地利曾在一八〇三年所頒布之刑法典第一部第二百二十一條，及第二部第二百八十三條內，明白規定凡為他國之外交官及其屬員與眷屬一律照國際公法待遇，不受所在國之刑事法權管轄。及後一八五二年所修改之刑法典，依舊載明此項規定。葡萄牙政府則在約翰第四（Jean IV）時代已頒布法令，指定凡他國外交官當其從事執行職務之時，如有發生犯罪等情，得不受葡國法庭直接處治，以示寬待。他如英美法等國亦都承認此項特免權利，應為外交官享受。所不同者，不過將豁免刑事與民事法權之管轄之規定一併注明在法令之中，並沒有單獨的聲明而已。但大戰以後的國家仍有用法律

特別規定此特免權利者，如一九二一年六月三十日蘇俄政府所頒布之法令，及改訂之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條所規定的，即係顯例。

由上所述，可知外交官享有第二項特免權利，實已為各國所公認，可無疑義。但申述至此，有一個問題發生，即外交官既可豁免所在國刑事法權的管轄，則如或發生犯罪行為，所在國政府果用何種權力去對付他？這是十分重要的一點。關於此點，吾人可分為三層討論。第一，如外交官發生普通犯罪行為，則由所在國政府依據外交方式，向他直接交涉，因外交官一方面固可不受法律管轄，他方面則不能因其享有治外法權之故，遂蔑視此類交涉。其次外交官如或發生特別犯罪行為，行為之結果又足以影響到國家體面或利益方面，則所在國政府便有一種權力可以要求其所屬國政府將他撤回，而代以另一代表。此種舉動，在原理上言之，固極合乎國際公法，因當外交官行為侵害所在國之主權時，後者惟有運用一種政治權力間接的加以裁制之一法也。至於裁制的效力如何，則與國勢的強弱，自然有些關係。譬如要求撤回大使，在歐洲各國，並不是鮮見的事。可是以前駐在中國的各國公使，無論他們怎樣的輕舉妄動，怎樣的干涉內政，中國政府總是沒法加以裁制，那便是國勢強弱的不同的證明。不過這種事實，倒底不能改變法理的解釋，這是要認清楚的一點。復次，萬一外交官發生的特別犯罪行為，在緊急狀態之下，有危害所在國國基的傾向者，則不待要求所屬國政府將他撤回本國，即可先用非常手段，停止他的犯罪行為。因為非如此，不足以保障國家的主權，維持自己政府的威信。且舍用此種非常手段外，國家也無他法可以應付這種危急情形。此層關係比較尤為重大，容當於下文另為詳述。

四

外交官享有的第三項特免權利，是豁免所在國警察法權（或曰警察權）的管轄。譬如尋常僑居他國的人民，偶爾觸犯警規，或發生犯罪行為，所在國的地方警察隨時隨地皆可加以干涉；而外交官在此情形之下獨可不受警察的干涉，這便是外交官豁免了所在國警察法權的管轄。就國際慣例而論，外交官一方面受所在國警察的特別保護，他方面則不受其干涉，此中理由固可不言而喻。惟有一點須注意者，警察的最大責任，在維持社會上之公衆秩序與保護人民之生命財產。今如外交官確有發生特別犯罪行為之證據，且有破壞治安危害國本之趨向者，則在此情境之下，所在國之警察法權，對於這種犯罪之人是否依然停止行使，抑當置之例外，實為大費考慮的問題。關於此點，歷來國際公法家之意見大都主張警察應有權力阻止他發生犯罪行為。但我們以為國家不特可令警察干涉外交官之行動，防其發生犯罪行為，即在行為方欲發生之際，亦可加以嚴重的監視，使其身體暫時失去自由。此其故有三端可述：第一，警察之最大責任，既在維持國家之治安，則凡欲危害國家治安之人，警察法權均可向他自由行使，初無容忍之可言。因一

經容忍，不但國家治安不保，卽留居國內之一切人民的生命財產亦將隨之遭受重大的損害，故所在國政府爲保護一切人民之生命財產起見，必須設法預防或監視已經犯罪的外交官使其行爲無從繼續發生，方足以盡國家之天職。其次，所在國對於外交官所以使他享受此項特免權利，亦無非迫於事實上的需要，不能不使其利用警察法權之不加干涉，以自由行使其職務。今如遇外交官發生非常犯罪時，則此項特免權利，當然可以暫時停止給予，因他所行使的職務，目的既不在辦理正當的外交以增進國際的友誼，而在圖謀不軌，以傾危國本，則暫時停止他的特免權利，無論如何，要不能視爲違背國際公法。復次，治外法權之涵義，本脫不了幾項消極的特免權利。既然稱爲消極的權利，則外交官不應濫用此項消極的權利而發生積極的犯罪行爲，彰彰明甚。今如有了此種積極的犯罪行爲發生，則其明明違背國際信義，侵犯國家主權，要亦毫無疑義。所以遇到這樣的特別情形，國家必須打破舊例，向他行使警察法權，而後國家的主權乃得維持於不墜。否則固有的主權無異爲了治外法權而遭受重大的犧牲，試問國家與人民兩方面將受何等重大的損失？

綜觀上所論述，可知外交官在普通情形之下，縱可別於尋常外國僑民不受所在國警察之干涉，但如發生特別犯罪行爲，則自當置之例外。明白了這層道理，可知歷來各國政府，凡遇有此等事情發生，所以要用非常手段，對待犯罪的外交官實一種不得已的辦法。所謂非常手段，概言之，就是一面電告外交官所屬國政府說明原委，一面則急令警察監視其行動，以待日後遣送回國，或逕卽驅逐返國，以杜後患。類此事實雖屬不常發見，但考諸歐洲外交史所載，未嘗無實例可舉。例如一六五四年法國駐英大使段龍 (De Bas) 因爲圖謀傾陷克林威爾(Cromwell)，遂被英政府驅逐回國。一七一七年瑞典駐英大使奇龍樸 (Gyllenborg) 因有不利於英皇喬治第一 (George I) 的行爲，亦被遣送回國。又如一七四三年俄國女皇愛利沙白 (Elisabeth) 勒令法國駐俄大使琦大地 (Chetardie) 出境，其理由亦無非因爲法國大使對於女皇有圖謀陷害的行爲發見。故當時法國政府祇得聽其返國，毫無抗議。此外則如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間，適值歐洲大戰猛烈進行之時，協約國（如英法比俄等國）與同盟國（卽德奧土等國）派往中立國之公使大使等等往往利用外交官所享有的治外法權，隨時發生不利於敵國之行爲（如傳遞軍事消息及其他祕密行爲）這雖於中立國的治安，並無多大的直接影響，但中立國爲預防他種意外的禍患起見，亦得要求所屬國政府令其公使或大使退出國境之外。嘗如一九一六年希臘政府要求保加利亞及土耳其政府撤回其公使，便是顯例。

五

除上述三項特免權利外，外交官又可豁免所在國財政法權的管轄。換言之，卽外交官除私人名義外，得免付各種間接稅與直接稅。這樣的

特免權利，比較上面所講的三項特免權利，性質上微有不同。因所謂豁免民事，刑事，與警察法權的管轄，其重要理由乃在事實的需要，而不在他種解釋。所以單單視為所在國給予外交官的一種寬典，似覺不能概括其義。至於豁免財政的法權的管轄，則推其究竟，不過為優待外交官起見，與事實的需要，初無密切關係。因為外交官不能享受此項特免權利而亦須完納各項捐稅，其影響於職務方面，蓋極淺鮮。以視前三項法權中，祇須有一項向其行使，已足使他所任的職務與所處的地位，發生莫大窒礙，固未可同日而語。近代歐美各國對於此項特免權利，所以大都不用法律規定而只根據國際慣例以給予一般外交官，其原因便在乎此。

外交官除免納所在國之各項捐稅外，按之國際慣例，又得免受海關之檢查。此種檢查可分為兩層說明：（一）為入境時之行李檢查；（二）為寄來之物品檢查。講到此項特免權利，雖其性質也是一種寬典，但現在各國所規定之辦法，頗不一致。最普通之辦法，則當外交官入境之時，將其所帶行李先行報告關吏，乃可免予檢視。但關於以後寄來之各種物件，關吏仍有檢查之權。例如法國，即採取此種辦法。但如意大利等國，則不特寄至外交官寓所的物件必須加以檢查，即當其所帶行李入境之時，亦非一一驗視不可。這雖於外交官之職務及地位方面，無甚重大關係，要亦不能不認為失了優待外交官的本意。嘗考以前歐洲各國對於免查外交官之行李物件一事，本來認為一種寬典，此項寬典，不特為國際慣例所容納，且有用法令正式規定之者。（例如一八一六年日爾曼聯邦國所頒佈的法令，曾有此項聲明。）及後少數行為卑劣的外交官，每有利用關吏免查其行李物件，暗中雜帶種種違禁物品，甚至私運各項貨物以作商品出售者。因此引起許多意外的糾紛，而此項寬典遂不能不受相當限度的制限。例如法國駐丹麥公使名加米兒(Camille)者，當他從法國重返丹麥的時候，曾在行李中夾帶各種巴黎貴重珍品，運往丹麥，公然售諸丹麥達官顯宦。及後丹麥珍寶商人，得悉其事，乃聯名呈請其政府將此項免查外交官行李之寬典永遠撤消，以示薄懲。這種可笑的事，原來無關重要，於此卻也可證明外交官利用取得的寬典以圖私利之一斑。（現在各國公使大使之中，依然有利用其所得的寬典，以圖私利的事發見，不過很少有人加以留意而已。）

六

國家對於宗教的法權的重視，祗見於中世紀時代歐洲諸國。到了現代，宗教的信仰應該絕對自由，不啻已為世界各國所承認，故外交官得在所在國奉行其自己信仰的宗教早已不成問題，正同現在尋常旅居他國的外國僑民一樣，無論居住在何種異教的國家領土以內皆可不受其國宗教方面法律的支配。故就現今國際慣例以觀，所謂「豁免所在國宗教方面法權的管轄」一語實際上僅指舉行一種特殊的宗教儀式而言，此種儀式不論在使館或特別建造的教堂以內皆可舉行，所

在國政府不能加以干涉。須知以前國際公法學者所謂外交官享有一種宗教儀式權 (droit du Culte) 至今仍爲各國政府所重視，這是很顯明的一點。此外則在異教國家領土之內，外交官得以保護其自己所奉信的宗教機關，也可視爲一種特殊寬典。例如君士坦丁之教堂有屬於法國駐土耳其大使管理者，即一明證。

七

外交官享有五項特免權利，此五項特免權利，綜合起來，乃構成外交官的治外法權，此意已於上文討論過。現在要申述的，即外交官所屬人員是否亦享有治外法權？關於此點，歷來公法學者大都主張不但外交官享有治外法權，即其所屬人員亦得豁免所在國領土法權的管轄。至其理由，則可分爲兩派。甲派以爲外交官及其所屬人員，均應享有治外法權，方足以表示外交官之地位爲神聖不可侵犯。乙派則以爲外交官所屬人員亦得享有治外法權，不外乎一種特殊寬典。至於所在國所以予以此種寬典，一方面固然是尊重外交人員的地位，他方面則限於事實，有不能不予以同等待遇的趨勢者。須知所在國政府如將外交官所屬人員屏之例外，則如遇到後者觸犯法律之時，前者欲以領土法權向其行使，實際上確感到許多困難。故與其使此等屬員在外交官庇護之下避免法律的管轄，毋寧予以特殊寬典，使其亦享受治外法權之爲愈。兩派之主張如此，今依吾人見解而言，則有一端須注意者，所謂外交官所屬人員，分析而觀之，不外乎下列數種人：（一）家屬；（二）具有官職外交人員如參贊秘書等皆是；（三）無官職的普通人員如私人所用的醫生教員及侍從人等皆是。第一種人與外交官個人關係最爲密切，故外交官而可以享受治外法權，則其家屬不能置之例外，自無待言。第二種人別其所處地位與所執行的職務亦屬外交性質。嚴格說來固不能視爲一國的外交代表，但實際上說也是一種幫助辦理外交的人員，故爲便利行使其職務起見，在理自當享受治外法權，方足以襄助外交官辦理各項交涉。否則外交官個人享有種種特免權利，而其他外交人員仍須受所在國法律的管轄，則結果，不特使後者在辦事方面發生許多窒礙，且足使前者已得之治外法權，徒然消失其效力。至於第三種人其性質全屬私人的契約關係，既非所屬國政府所任命的外交人員，自無行使外交職務之必要，所以我們以爲此種人不應且亦不必享受治外法權，實無庸諱言。近代國際公法家對於此層亦有表示異議者，而於侍從人等亦可享受治外法權，尤爲反對，例如法國公法家美利捏克 (Meriguhac) 即爲表示反對最力之人。但就國際慣例而言，除外交官的家屬及其所屬外交人員皆得享有特免權利外，即如外交官所雇用的侍從人等，竟亦不受所在國法律的管轄，此誠失之過當。尤可注意者，歐洲各國關於此方面在法律上的規定，亦覺辭義含混，未嘗加以顯明的區別。例如一八一六年日爾曼聯邦會議宣言第三款聲明：『凡大使之家屬及其個人所帶之侍從人等皆不受所在國刑事民事及警察法

權之管轄。」又如一七〇八年丹麥國王所頒布之命令以及一六九二年西班牙政府所公布之法令，亦有類此性質的規定。這類的規定，我們以爲非加以修正不可的。

八

關於外交官享有治外法權之時效問題，應如何解釋，方爲得當，實甚簡單。我人在上文業已說明外交官享有各項特免權利，一方面因爲尊重其所處之地位，他方面則迫於事實的需要，有非如此不能維持和促進國際社會的生活者。易言之，所在國政府爲使外交官便利行使其職務起見，故予以治外法權，幷不是因爲他本身具有何種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格，遂使他超脫領土法權之外，而絕無他種權力加以制裁的餘地。此理既已闡明，則所謂時效問題，實不難迎刃而解。因就一方面言之，治外法權既非隸屬於外交官個人而屬於他所代表的一種重要官職，則一俟外交官卸去其官職，決無繼續享受特免權利之理，可以不辯而自明。若自他方面言之，則外交官所以享有治外法權，重在他有自由行使職務的必要。如此，則當其職務終了之時，卽治外法權的時效取消之日，亦爲理論所當然，無足怪者。今按國際公法而言，大使或公使當其派往他國之時，隨身須攜帶一種國書(或曰「信任狀」)("lettre de Creance")以備呈遞他國元首，作爲正式就任的表示。當其卸任或撤回本國之時，亦必先向所在國外交部領得護照，然後可以安然出境。故自大使或公使呈遞國書時起到取得護照，還返本國時爲止，此中所佔有的時間，卽爲外交官享有治外法權的法定的時期。反之，其外交使命既隨原有的官職撤去而自告終止，則治外法權的時效自當隨之消失，可無待言。不過照國際慣例看來，凡大使或公使自甲國派往乙國時，往往先得乙國政府的同意，而後奉命赴任。在此情形之下，外交官在未呈遞國書之先，實際上不啻已獲得所在國政府的承認。職是之故，當他身入所在國國境之時，卽可享受某項特免權利，例如所帶行李物件，得免受關吏檢查，沿途如發生事故，得不受當地法律的管轄等等皆是。

上所述者，是對於外交官享有治外法權的時效問題所下的一種解釋，現在且看他經過第三國國境時是否亦享有治外法權？

九

當外交官由本國派往他國或由他國卸任回國之時，設或經過第三國國境，則所謂第三國是否亦予以治外法權？關於此項問題，一般公法家之意見，顯有不同。有人主張外交官享有之治外法權乃指特免所在國領土法權而言，第三國既非其所在國，則不必予以治外法權，自爲理論所當然，但爾貝喜(Delpech)卽主此說。又有人以爲外交官在第三國領土以內與所在國領土以內情形完全不同，故就理而言，初無予以治外法權之必要，但爲特別優待鄰國之外交代表起見，亦不妨予以各項特免權利。所謂「純粹的優待」(pure courtoisi) 就是這個意思。例

如畢各德 (Piggott) 卽抱此種主張。一八九五年國際公法學會會討論此事當時羅倫 (E. Rolin) 亦主張當外交官經過第三國國境之時，亦可享受各項特免權利，但這係純粹的優待的性質，與在所在國時所享受者，要不能視同一轍，而在實際上不過一種特殊寬典而已。故依我們從理論上所得的見解，則外交官在第三國領土內實不應享受治外法權。不過爲重視國際社會的生活幷爲互相尊重邦交起見，第三國在相當限度之下，未嘗不可予以一種特殊寬典而已。至於此項寬典之應否撤消，則須視外交官所構成之法律行爲是否侵犯其國之主權以爲斷。如情節重大，具有犯罪的性質，則仍當直接繩以當地法律的裁制，初不必間接運用他種權力以爲應付。要知道第三國所給予外交官的治外法權，其所依據者並非國際公法的原則，而僅爲一種國際的優待辦法。這是我們所敢斷言的。

理論方面之解釋如此，今就事實以觀，則須知十九世紀時歐洲各國政府對於外交官經過第三國國境時得享有治外法權，尙有表示反對之者，例如一八五四年美國駐西班牙公使由美赴西就任，道經法國，當時巴黎外交部卽聲明僅以普通外賓的待遇招待之，不允予以各項特免權利。迨至一九〇〇年有西班牙駐柏林之公使由德國卸任返國，道經法國，巴黎外交部始於此時發布宣言聲明，凡他國外交官經過法國領土，法政府亦以公使之禮儀對待之，同時且予以不受當地法律管轄的特免權利，以示寬待。他如英美等國家，雖未嘗有實例可舉，但其政府亦默認此項寬典。所欲注意者，不過在美國關於此項寬典之時效限制頗嚴，而在英國則凡有涉及他國外交官在該國境內發生任何法律的爭執事件，英國法庭仍有自由判決之權。所以嚴格說來外交官在第三國領土內得享眞正的治外法權，還不是一種普遍的事實。

所謂「不可侵犯」(l'inviolabilité) 權利，是否外交官享有治外法權之一部？要想解答這個問題，就不能不把那「治外法權」與「不可侵犯權利」的性質，分別說明一下。原來最先國際公法家對於治外法權的解釋，就等於一種不可侵犯的特別權利。易言之，治外法權的用意只在保障外交官或元首之「個人的不可侵犯」(L'inviolabilité de la personne)，所以否認了這項特別權利，就無所謂治外法權。首創此說者，便是國際法家鼻祖郭老秀斯 (Grotius) 郭氏在他名著戰爭權與和平權 (Le Droit de la Guerre et le droit de la Paix) 一書中曾經說過：『除非使臣自己違背國際法規，否則使臣應不受任何非法的侵犯，實爲國際法承認的事。』這便可窺見郭氏如何重視這種不可侵犯權利。繼郭氏之說者，便是自然法家伏台兒 (Vattel) 他說：『凡駐在他國的使臣，應該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誰侵犯了代表一國君主的使臣，卽誰蔑視了國際的禮儀與公共的秩序，這樣的犯罪，就是一種觸犯萬國公法的罪。』伏氏的見解，與郭氏所見，可稱不相上下。後來

受他們學說的影響者，則有近代國際公法家徽頓（Wheaton）與菲力厤亞(Phillimore) 等。照他們說來，外交官的治外法權，其內容雖不止一端，而所謂不可侵犯權利，要爲構成治外法權的基本原素，可無疑義，所以從另一方面的觀察，如謂外交官的治外法權，就是外交官的不可侵犯權利，這話亦覺言之有理。但他們的解釋，未嘗不受到現代國際法家如史脫利少衞 (Strisower) 與愛金 (Heyking) 等的反對與糾正。可是「治外法權」與「不可侵犯權利」到底是不是同一性質的名詞，還沒有見到圓滿的說明。依我們看來，所謂「治外法權」與「不可侵犯權利，」雖說都是外交官所應享受者，但是強把他們拉攏一起，在理論上講來，總覺難以自圓其說。何以故？因爲外交官享有治外法權的用意，在使他避免所在國法權的管轄。所謂避免法權的管轄，涉言之，就是不受法律的干涉，所以仔細想來，實含有一種不受合法的干涉的意義在內。合法的干涉與非法的侵犯，性質上完全不同。例如外交官無端違背所在國的警律，當地警察卽無直接干涉之權。這便是因爲外交官享着治外法權，所以卽使警察的干涉，係完全合法的行爲，也是不能執行。至於非法的侵犯，不過指當地人民對於外交官所施的非法行爲而言。例如有意侮辱，毆打，甚至殺害外交代表，那都可視爲非法的行爲。這種非法的行爲，當地官吏應該絕對的禁止，自然也是國際法上所應承認的。但是此事的性質，與上面所說的警察無權干涉的事，不能認爲相同，則不啻昭然若揭。總之「治外法權」的用意，在乎不受當地法庭或警廳的合法的干涉；而「不可侵犯權利」的用意，則在乎不受當地政府或人民的非法的侵犯。前者以法權爲對象，國家所以給予外交官「治外法權，」已經變爲國家對外的「法律的義務」(L'obligation juridique)。後者則以人物爲對象，國家所以承認外交官享有不可侵犯的特別權利，乃是國家對外的「道德的義務」(L'obligation Morale)，卻不能視爲「法律的義務。」二者之區別，既已明白，則「不可侵犯權利」不屬「治外法權」之一部，我們使不難徵信了。

「不可侵犯權利，」不屬「治外法權」之一部，既如上文所述，現在且看所謂「不可侵犯權利，」究竟含有怎樣的意義。關於此層，法國國際法家福熙(P. Fauchille) 嘗謂外交官享有不可侵犯權利在近代國際公法上，亦占一重要地位，因爲外交官究爲國家的外交代表；所在國人民如有侮辱外交官的行爲發生，間接言之，無異侮辱其所代表的國家，故特別尊重外交官的不可侵犯權利，在國際社會中，要爲文明國家所應公認的一點。庇德利 (Pietré) 亦謂「不可侵犯」四字係一種保障外交官行動自由與安寧之必要權利，故所在國必須加以尊重，方足以言履行國家對外的道德的義務。由此看來，所謂外交官的「不可侵犯權利，」雖然不屬治外法權之任何部分，但牠的意義也很重要，所以我們不妨附帶的在下面說明一下。今爲便於了解起見，可把外交官的不可侵犯權利分爲兩種：(一)曰外交官個人的不可侵犯 (L'inviolabilité de la personne)；(二)曰使館的不可侵犯 (L'inviola-

bilité de l'hotel de l'ambassade)。關於第一種，分析言之有下列三項：即（１）生命財產的保護，（２）言論的自由，（３）通信的自由。一國政府對於外國外交官的生命財產，負有特別保護的責任，當然不必申論。倘或當地人民發生侮辱，狙擊，或殺害他國公使或大使之事，則政府當局便應該將犯罪之人，迅加逮捕，治以相當之罪；一面且應向使臣所屬國家，鄭重道歉，以重國際道德。如果昧於此點，處置不當，小則引起交涉，大則釀成戰爭，影響於國家全體，初非當時所能料及者。例如中國在清代光緒辛丑年時，拳匪無端作亂，當時德國駐華的公使，竟遭拳匪殺害，而清政府束手無策，結果遂釀成重大的糾紛和非常的禍患。這便是國家忽視了這種國際的道德，遂有此事發生，吾人所當引為惋惜的。至於外交官的言論自由的保障，自然也是十分重要。但如外交官發言不慎，甚至措詞荒謬，足以妨害所在國之主權，則所在國政府仍可設法取締，或警告他不得再有此事發生，或直接要求其政府，將他撤回。一視情勢如何以為斷。例如一九二七年十月，蘇俄駐法大使倡言世界革命，語涉法國內政，有侵犯其國主權之嫌疑，法政府乃向蘇俄交涉，卒達撤換大使的目的。此即外交官發言不當之所致。至於第三項，外交官享有通信的絕對自由，亦為各國所承認。故平時外交官之往還信件均不受檢查，已成為一種國際慣例。但至戰事發生時，此種書信之自由，實際上亦受非常限制，因中立國為保障自己國家之治安起見，仍得打破成例，嚴加檢查，以防流弊。例如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時，許多中立國皆檢查德奧與協約國兩方外交官之重要信件，便是明證。

所謂外交官個人的不可侵犯，大概限於上文所述的三項權利。這三項權利，世界各國，差不多大致承認。所以用不着何種法律的根據來加以規定。惟歐美國家以前與中國所訂的條約內用專款規定，此實特別的例子，值得我們注意者。按一八四二年中英江寧條約第三款云：『……至在京師租賃地基或房屋作為欽差大臣等公館，大清官員亦協同襄辦，僱用夫役，悉隨其意，毫無阻攔。對待大英欽差公館眷屬隨員人等，如有越禮欺藐等情，則該犯由地方官從嚴懲辦』又第四款云『大英欽差大臣並各隨員等皆可任便往來。收發文件，行裝箱件，不得有人擅行啟拆。無論沿海各處皆可專差遞送公文，大清驛站差員，應一律保護照料……』一八五八年中法條約第二款云：『……凡進京之欽差大臣公使等，當其暫居京師之時，無不按照情理，全護施恩。其所謂施恩者，乃指所有身家，公館，與各項來往公文書信等件，皆不得擅動，如在本國無異。』這些專款所規定的，仔細觀察，也不外乎外交官之生命財產的保護，言論的自由以及通信的自由等三項權利。歸納起來，就是對於外交官個人的不可侵犯，完全尊重，不過不惜要在條約內專款載明這事，總覺得是一個特別的例子。中國將來與列強重訂新條約時，也該把他取消才對。

講到使館的不可侵犯，（易言之，就是外交官館舍的不可侵犯）則有三個要點，不能不注意者。第一點，許多公法家以為使館的不可侵犯，

就是使館的治外法權，這是很錯誤的見解。實則卽就使館的治外法權而論，仔細看來，亦僅屬於上文所講的五項特免權利的一部，初無單獨存在的必要。譬如使館內的不動產與動產，皆可不納各項捐稅，這便是豁免了所在國財政的法權的管轄。又如使館內所有人員，上至大使公使下至隨員祕書，皆可不受當地官吏的合法的拘捕，那便是豁免了所在國警察法權的管轄。凡此兩端，已足以證明使館的治外法權的性質，初與外交官享有五項特免權利，根本無甚差別。所以以前歐洲國家中雖有用法令規定此項治外法權，（例如一八一六年日爾曼聯邦會議議決案中有云『外交官之館舍依據國際公法得享有治外法權。』）但至今日實際上再也用不着特別的聲明。這是我們所應注意的一點。

第二點，因爲使館的不可侵犯，遂推想到使館界的不可侵犯而造成一種「使館界的特權」（La Franchise des quartiers），那更是一種絕無根據之說不値我們一駁。須知使館的不可侵犯，還可說是由於外交官個人的不可侵犯的觀念演繹出來，所以國家要特別保護外國的大使或公使，就不能不連帶的特別保護使館。至於使館界內一切人民，都應該特別保護，那不是一種笑話嗎？福熙氏嘗謂這種畸形的使館界的特權乃係國家濫享非法權利的結果，眞可說是一針見血之談！按歐洲外交史所載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派拉伐登(Lavadin)往羅馬教王宮庭充任大使時，曾予以衛士八百人作守衛使館界之用。當時卽有人斥爲濫用强權，以致造成此種畸形制度。此雖過去陳迹，而觀諸現在國際事實，竟猶有這種畸形制度存在着，那不能不視爲國際公法上一大汚點。別的不論，卽像中國舊北京的使館界的特權，至今依然沒有撤消，已足使人大惑不解。按舊北京使館界的成立始於一九〇一年辛丑條約，該約第七款有云：『大淸國國家允准各使館境界作爲專與住用之處，並專由使館管理。中國人民，概不准在界內居住。』自此約成立後，中國在舊北京使館界內的領土法權，遂於無形中剷奪盡淨，而所謂使館界的特權，遂被一般人錯認爲一種治外法權，幾致魚目混珠，是非莫辨，其足以損壞中國固有的主權，早爲有識者所共見。所以這樣的特權，不但不是外交官應有的不可侵犯權利，并且也不是他所享有治外法權的一部。在條約上雖然有根據可尋，但在法理上總是說不可去。這是我們所尤應注意的一點。

至於第三點，就是外交官利用『使館的不可侵犯』而構成的非法的權力，叫做庇護權（droit d'asile）。這種庇護權的不合國際公法的原則，我們亦可暢快的說明一下。我們以爲照道理上講來，使館庇護任何罪犯，是不應該的。不論在使館中庇護的人爲何種罪犯——本國人或他國人——所在國政府均有權向公使或大使引渡，解歸本國法庭，按律懲治。若他國大使或公使，堅持使館享有治外法權之說，拒絕交出，則須知使館的治外法權，僅限於使館內與外交官本身職務有關係的人員（卽享有治外法權的人）而不能涉及他種不相關係之人。今其所庇護之罪犯，姑不論其居於何國國籍，苟非本身享有治外法權之人，

則按諸法律，謂能拒絕引渡，實無理由可言。故凡當外交官拒絕引渡犯罪之時，所在國幷可運用他種必要權力，向他直接行使。例如向使館搜捕罪犯，卽其一端。若外交官利用使館爲不可侵犯之說，反對警察搜捕，則要知「不可侵犯」云者，本爲防止施以非法行爲之謂，今外交官自己行爲已不合法，所在國乃以合法行爲應付之，是與「不可侵犯」四字，明明不相牽連，復安有反對的理由之足云？明乎此義，可知庇護權之不能成立，爲現代國際公法家所不應否認，實在是一種必然之道理。

雖然，近代國際公法家，頗多主張使館縱無庇護普通罪犯之權，但如所在國之政治犯，逃入任何使館，以求保護，則外交官仍有庇護罪犯拒絕交出之權。實則政治犯與非政治犯在性質上雖有多少區別，但使館予以庇護，要亦不可謂爲合理。關於此點，德國著名公法家白倫智利(Bluntschli)反對使館有庇護政治犯之權，最爲堅決。按白氏所見，有三種很強的理由，可以說明使館庇護政治犯之不當。第一，所謂政治犯與普通罪犯之性質雖有不同，但欲區別其犯罪行爲究竟是否政治性質，有時頗爲困難。且有時普通犯罪之人同時又屬政治犯，則是否列入普通犯罪性質，抑爲政治性質，尤覺不易斷定。故爲免除此種法律上的爭執起見，使館最好幷此政治犯而不加庇護，乃爲得當。其次，外交官之使命只在如何保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今他所庇護的政治犯，既與其本國利益毫無關係，則其庇護權之不能成立，尤可不辨而自明。復次，所謂政治犯不外乎一種圖謀傾覆所在國現有政府的重大罪犯，今外交官對於所在國政府所欲拘捕的罪犯，特加庇護，不允交出，這是無異自願參與內亂，或有意干涉內政，謂非侵害國家的主權，誰能信之？上述三端，尤稱解釋洽當，故吾人亦以爲政治犯與其他普通罪犯情形相同，使館不但不應加以庇護，且亦不應拒絕引渡。須知就法理而論，使館幷非外交官所屬國家之土地，而仍屬所在國領土之一部，故在他國境內之政治犯，縱可避免引渡，而在使館內躲避之政治犯，則仍當交還所在國政府，由牠按律懲治，方屬合理。或曰，使館之所以要庇護所在國的政治犯，其動機也是很正當的。易言之，就是庇護政治犯，完全是一種人道主義的觀念驅逐使然。幷沒有他種不良的觀念羼雜在內。這樣的見解，依我們看來，未嘗不含有一些眞理，可是就嚴格的法理立論，這種行爲，總是抵觸國家的主權，總不免有干涉一國的內政的嫌疑，所以在國際公法上要把「使館有權庇護政治犯」一事，認爲一種確定的原則，無論如何，還是不大能成立的。

這是從理論方面說來如此，今就國際的事實看來，則近代各國政府一方面固然有不復承認使館可以庇護政治犯的傾向，他方面則不顧信義，不辨是非，濫用這種「使館的不可侵犯」的權利來侵害他國的主權，這些事情還是常常發生。尤可注意的，就是強國駐在弱國的公使，每當所在國發生一次內亂或是政變的時候，卽多一次庇護所在國的政治犯的事情。如果他們眞正爲了人道主義來做這些觸犯國家主權的事情，理論上雖說不過去，事實上卻還可原諒。所可嘆息的，不過由於

這樣的動機而發生的事實到底還是極少。如南美洲的智利秘魯及墨西哥，近東的土耳其與希臘因爲常常發生內亂和政變，所以歐美諸強國駐在那幾國的公使，利用其使館的不可侵犯的權利來庇護政治犯，以延長其內亂的事件，也是屢見不鮮。自一八五一年至一九一四年止，前後發生使館庇護政治犯的事實，共有百數十次的多，惜本文限於篇幅，不能一一列舉。但於此已可徵信使館庇護權之不能成立，實爲國際公法家所應公認的一點。至於列強駐華使館任意庇護中國政治犯的事情，更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譬如民國八年八月政變安福派失敗的時候，日本駐京使館，公然庇留內亂罪魁段芝貴等九人，拒絕引渡，不過是一種比較顯明的例子。按當時日本公使小幡庇容段芝貴等之後，曾以左列通牒知照北京外交部，略謂：

「日前段芝貴，徐樹錚，丁士源，朱深，梁鴻志，曾毓雋，姚震，王郅隆，姚國楨，九人來日本公使館，各自求一身之保護，公使館顧國際之通義，與中國已往多數事例，認爲事情不得已，決定對於諸人加以相當之保護，收容於使館護衛隊營……」

嗣後，北京政府，向月本公使嚴重交涉，日本政府卽發表一宣言，公然表示，無論中國政府判決段芝貴等九人何等罪名，日政府一律拒絕引渡。類此事實，其爲濫用「使館的不可侵犯」權利，而有意蔑視中國主權，實是昭然若揭。因爲卽使日使藉口庇留的人確是政治犯，在國際公法上已經是很難解釋，何況日本政府竟公然宣言無論何等罪名一律拒絕引渡，那明明是有意庇護普通的罪犯了。

但當使館庇護政治犯時，所在國政府爲維持國家自己的主權起見，亦有毅然運用他種必要權力，以達到引渡罪犯的目的者。這稱事實在外交史上也可尋出一二個例子。例如一七四七年有一瑞典人名斯潑林極（Springer）者犯了叛國之罪，逃往瑞典的英國使館，要求收容，英使允之。之後來瑞典政府得悉此事，迭向英使交涉引渡，英使均表示拒絕。瑞典政府不得已乃以重兵包圍英使館，勒令英使交出罪犯。卒達引渡目的。一九二七年俄國駐華使館，亦有庇護罪犯參與內亂的證據發見，因此引起北京政府派軍警搜查俄國使館的事。這種派遣軍警直接拘捕罪犯的舉動，原來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因爲牠是應付外交官濫用「使館的不可侵犯」權利的一種自衛手段，所以就法理立論，並不能說是違背國際公法，這是我們也應該注意的一點。

一九二八年，十月，上海。

Agfa

矮克發

果然得手應心　貨色的確齊備的

矮克發照相材料

△**矮克發攝影機**

德國攝影機新巧的創始者

△**矮克發乾片類**

特別快片。人像快片，風景快片。天然顏色片。分色片。幻燈片。免返光分色片。最新特別分色片。

△**矮克發軟片**包卷

材料精良大小尺寸均備，各家鏡箱合用。

△**矮克發軟片**

人像軟片。製版軟片。愛克司光軟片。影戲片等貨色齊備。

△**矮克發顯影藥**

美杜。美杜海士坤奴。阿美杜。美杜羅地那，美杜乃本廠所發明，

△**矮克發紙類**

德普透燈光紙共分軟性，普通性，硬性三種。照相館及攝影家宜用之。模範紙，背像紙，放大紙照相館及藝術攝影家尤宜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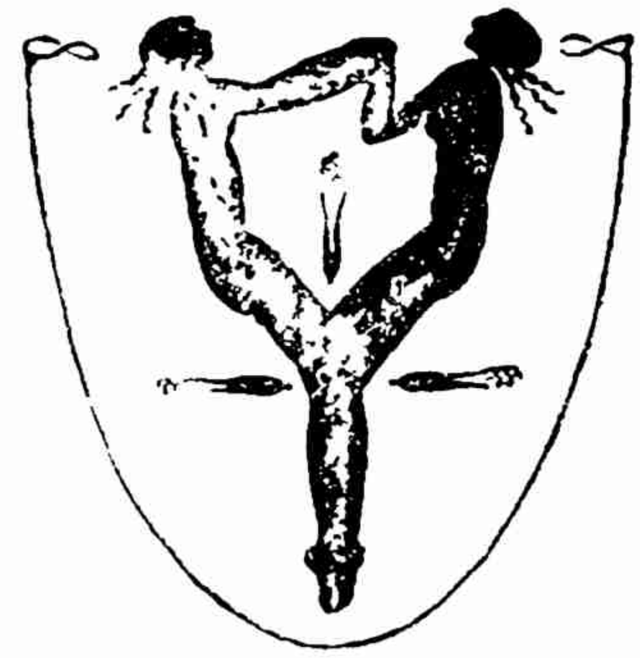




各埠均有經售

倘有疑難問題或索說明書等請函上海四川路第六十八號矮克發可也

東方(文〇)銅



美國各政黨最近發表之政策

李崇伸

今年美國各政黨加入總統競選運動（Presidential Campaign）者，計有七黨各黨所持的政策頗有異同，茲分別簡述之以供留心美國政治者參考焉。

一　共和黨(The Republican Party)

共和黨過去明顯的政績，有解放黑奴保護關稅，限制移民等。林肯，羅斯福，柯列芝等皆是共和黨人物。今年候選總統荷佛（Herbert C. Hoover 按荷佛已被選為下屆正總統，明年三月接任。）荷佛於一八七四年生於愛鄂華省一八九一年入斯丹福大學半工半讀，一八九五年畢業。荷佛曾在中國任礦務工程師，歐戰時，任美國糧食管理員，戰後任比利時及歐洲各國賑濟督辦，成績昭然，歐洲人士交相稱譽。共和黨的政策其重要者如下：

（甲）關於經濟方面：

（一）限制天然富源之壟斷；

（二）高度的保護關稅政策；

（三）工人可自由訂立契約及團體交涉；

（四）鼓勵私家發展天然富源。

（乙）關於外交方面：

（一）積極保障國外僑民之生命財產及一切利益；

（二）繼續柯列之數年來對南美洲的外交政策；

（三）關於人道上及學術上的事業，與國際聯盟合作，

（四）擁護開洛非戰條約；

（五）保持華盛頓會議的海軍限制案；

（六）繼續嚴格的限制移民入口（惟對於限制移民攜帶妻子一層，以後修改；）

（七）極端反對取消歐戰債權。（按歐戰債權即歐戰時各國向美國所借之債。）

（丙）關於種族方面：

（一）禁止對黑人所施之各種私刑；

（二）保障印地安人民權。

（丁）關於農業方面：

（一）由聯邦政府設立農事機關，從事擴充農產市場；

（二）設立公司經營及管理過剩之農產，以免農民損失過大。

（戊）關於禁酒方面：

（一）繼續由聯邦政府嚴格的禁止酒類之製造及販賣。

二　民主黨(The Democratic Party)

民主黨在美國各政黨中資格最老，其傳統政策是保持各邦政府的獨立，反對中央集權。近年來則反對高度的保護關稅政策，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及商業外交。克伯遜，孟羅，威爾遜等皆是民主黨人物。該黨今年總統候選人斯密士(Alfred E. Smith)於一八七三年生於紐約城，家境困窮，初等小學畢業後，卽藉工作自給，極有才幹，歷任四任紐約省省長。民主黨之政策如下：

（甲）關於經濟方面：

（一）聯邦政府及各省政府有管理及經營一切富源之權力，但允許及鼓勵私家經營；

（二）反對木材及航業的壟斷；

（三）施行限制托辣斯之法律；

（四）反對高度的保護關稅政策；

（五）工人可由團體交涉及訂立契約；

（六）對工人所遭的意外災難，制定賠償法律；

（七）制定最低工資及養老金法律；

（八）減低稅率；

（九）發展鐵路，航空，水路之運輸。

（乙）關於外交方面：

（一）保護海外僑民之生命與利益；

（二）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力主不干涉各國內政；

（三）對南美洲續施孟羅主義，並撤退駐尼加拉瓜之美兵，

（四）准菲律賓獨立；

（五）修改限制移民律。

（丙）關於農業方面：

（一）設立農事機關，從事擴充農產市場，

（二）輕息借債與農業組合。

（丁）關於禁酒方面：

（一）各邦政府自由禁酒之製造及販賣，反對由聯邦政府（卽中央政府）施行。

（戊）關於教育方面：

（一）各邦有獨立發展教育事業之權，聯邦政府不得干涉，只能

居於輔助之地位。

三　社會黨

社會黨成立於一九〇〇年，其目的是採用憲法手續，以增進及保障工人階級的利益，與英國工黨相類。今年候選人爲湯姆士 (Norinan Thomas) 湯氏於一八八四年生於歐海歐省。幼時家境貧窮，以送報自給。稍長進中學半工半讀。當威爾遜總統任普霖斯登大學校長時，他正在該校肄業。湯氏現任世界明日報 (The World Tomorrow) 總編輯。社會黨的政策如下：

（甲）關於經濟方面：

（一）由政府經營大發電廠；

（二）一切天然富源皆歸國家經營，先從煤礦及水力發電廠入手；

（三）銀行由國家經理，鈔票由國家發行；

（四）由國家經營的產業工人須有代表參加管理；

（五）工人團體可自由交涉及訂立契約；

（六）實施工人生命保險及養老金制度；

（七）減少工作時間；

（八）每禮拜最少有二日之休息；

（九）設立失業保險制度；

（十）糧食賑災，森林，水利，開墾等，由國家經營；

（十一）增加所得稅及遺產稅，以此財政上之收入爲工人保險金及養老金；

（十二）一切交通事業由國家經營及管理；

（十三）反對僱用童工。

（乙）關於外交方面：

（一）極端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

（二）撤退駐尼加拉瓜美兵，幷永不採用軍事行動以干涉南美洲各國。

（三）對國外僑民之債權及利益，國家不擔保護之責；

（四）贊成菲律賓獨立；

（五）贊成美國加入國際聯盟會並設法改組之；

（六）贊成國際軍備限制；

（七）修改限制移民律；

（八）取消歐戰債務；

（九）承認蘇聯政府。

（丙）關於種族方面：

（一）禁止一切對黑人所施之私刑。

（丁）關於公民自由權：

（一）修改憲法，積極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

（二）制定法律保護居留美國的工人。

（戊）關於農業方面：

（一）由政府經營農產貯藏所及分消機關；

（二）鼓勵農村合作事業；

（三）勵行社會保險制度以賠償農民在旱災水災風災時所受的損失。

（己）關於選舉方面：

（一）正副總統由人民直接投票選舉（按美國現在採用選舉團制度 Electoral System 並非由人民直接投票選出）；

（二）實行比例代議制度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三）取消大理院 (The Supreme Court) 否決國會議決案之權。

四　共產黨 (The Workers' (Communist) Party)

共產黨黨員大都是由社會黨退出或被社會黨開除黨籍者，該黨成立於一九二三年，直接受第三國際的指揮。今年候選總統爲福士特 (William Z. Foster)。福氏於一八八一年生於麻省，七歲入學校，七歲即輟學，藉工作以自給，現任鐵路監察員。他的著作有 Syndicalism, Trade Unionism, The Road to Freedom, Russian Revolution 等。共產黨的政策如下：

（甲）關於經濟方面：

（一）打倒一切代表資本家的黨派，建設無產階級專政；

（二）工人每禮拜工作五日，每日八小時；

（三）禁止大公司的組合；

（四）勵行社會保險制度，如意外災難，疾病年老等保險，由工人管理，經費由國家與僱主共同供給；

（五）強迫實行衛生及安全之設備；

（六）工人及其家庭之醫藥費一概免除；

（七）由政府建築工人住房；

（八）由政府補助工人合作事業；

（九）制定失業保險法律；

（十）籌集失業保險基金，一半由國家供給，一半由僱主供給；

（十一）失業工人家庭之食糧由政府供給；

（十二）農工需要品進口時一概免稅；

（十三）取消一切間接稅；

（十四）增加所得稅，由五千元起至二萬五千元止，過二萬五千元則沒收充公；

（十五）增加遺產稅；

（十六）女工與男工同等待遇；

（十七）禁止女工做夜工；

(十八)女工生育時期內照常領取工資,生育後九月內每工作三點鐘必有一點鐘之休息,女工乳哺嬰孩處所由工廠建設;

(十九)禁止僱用十六歲以下之童工;

(二十)禁止青年工人在地窖下或其他有危險性的地方工作;

(二十一)青年工人每禮拜工作五日,每日六小時;

(二十二)由工廠設立工人學校。

(乙)關於外交方面:

(一)極端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

(二)撤退駐南美洲之美兵;

(三)一切殖民地准其獨立;

(四)取消治外法權;

(五)反對加入國際聯盟會;

(六)否認帝國主義的和平條約;

(七)設立工人軍隊,軍隊中之職官由兵士選舉;

(八)取消保護關稅政策;

(九)取消歐戰時各國債權;

(十)本國工人及移民工人同等待遇;

(十一)承認蘇聯政府。

(丙)關於種族方面:

(一)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認黑人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享有平等地位;

(二)取消一切對黑人之禁令;

(三)黑種工人與白種工人同等待遇。

(丁)關於公民自由權:

(一)反對政府用軍警干涉勞資爭議;

(二)工人農人有言論集會罷工之自由;

(三)禁止一切反對工人運動的團體。

(戊)關於農業方面:

(一)籌集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基金,救濟農業;

(二)工作農人一律免稅;

(三)農民工作時間每日最多七點鐘,每禮拜有四十八點鐘之休假,年終休假照常領取工資。

(己)關於教育方面:

(一)由小學教育至大學教育一律免費;

(二)增築校舍;

(三)取消宗教課程;

(四)取消禁止教授進化論之禁令;

(五)教職與學生有集會之自由。

(庚)關於選舉方面:

(一)取消上議院;

（二）取消大理院；

（三）取消總統否決國會決議權；

（四）法官由工人選舉及撤換；

（五）移民及黑人均有選舉權。

五 農工黨(The Farmer-Labor Party)

農工黨於一九二〇年成立，候選人爲衞伯(Col. Frank Elbridge Webb)。衞氏於一八六九年生於加州，幼時喪父，在農場工作，自謀衣食；他是多材多藝之人，對於農業，工程，水利，商業，政治各方面，皆曾辦過事業。農工黨之政策如下：

（甲）關於經濟方面：

（一）公共利益歸各州縣所有，其與全國國民有直接關係者則收歸國有；

（二）農工有集會結社及團體聯合交涉之自由；

（三）對於失業農工由政府代找工作；

（四）制定植林開墾水利賑濟等法律；

（五）增加所得稅及遺產稅。

（乙）關於外交方面：

（一）反對積極干涉各國內政；

（二）與世界各國訂立商業條約。

（丙）關於農業方面：

（一）實施救濟農業政策；

（二）保護糧食及棉業生產力；

（三）由國家建築穀倉及其他農產貯藏所與農產推消機關。

（丁）關於選舉方面：

（一）召集會議，修改憲法，以適應新時代之需要；

（二）哥倫比亞區人民應有選舉權；（按該區人民現在沒有選舉權）

（三）因出外營業而不能於選舉日回本地方之選舉人應准其用書信投票選舉；

（四）正副總統由人民直接投票選舉，取消選舉團。

（戊）關於禁酒方面：

（一）贊成積極禁止酒類之製造及販賣。

六 社會工黨 (The Socialist Labor Party)

社會工黨本名北美工人社會民主黨 (The Social Democratic Workingmen's Party of North America)，成立於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七七年改用今名。今年候選人來諾氏(Verne L. Reynolds)於一八八四年生於甘士省。社會工黨之政策若果實現，社會組織將生極大的變動。其主要之政策是消滅政治組織，由各種產業選出立法與行

政人員，建設產業政府。在此種產業政府之下，有下列幾種特點：

（一）政府完全是生產機關；

（二）一切機器皆歸國有；

（三）工資制度消滅；

（四）一切社會組織皆以產業之性質為依歸，工人有工人之組合，農人有農人之組合，木匠有木匠之組合，……。

七　禁酒黨（The Prohibition Party）

禁酒黨成立於一八六九年，今年候選人為滑尼（William F. Varney）。禁酒黨之主要政策是禁止酒類之製造及販賣。但對於其他



看他們能夠塞進這個塞子嗎

各種社會事業，也發表相當之意見。

（甲）關於經濟方面：

（一）反對私家經營水力發電事業；

（二）發展大湖水運及哥羅拉多河之水力發電。

（乙）關於禁酒方面：

（一）繼續現政府之禁酒政策。

以上所述各黨政策，多半取材於亞倫氏（Devere Allen）的 A Survey of the Parties 一文，特此附予聲明。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於美國圻丹福大學。



請說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新中國與國際宣傳（續）

何變



德國輿論代表團

德國輿論界深表同情於中國，為中國理事席重選事，德國電信員即打長篇無線電話至柏林。尤以華爾夫電信社為最努力。無論女記者或女畫家均願向中國人表示其同情。一女畫家愛爾那不那克脫女士亦由記者介紹而特為王代表景岐畫半身像，以作登日報之用。凡吾新中國對列強所要求者，如廢約及行政院重選暨雅片問題，德輿論界皆鼓吹之。茲將德國電信社及日報館之原名彙錄之如左：

德國日報名及電信社名	代表名
Acht-Uhr Abendblatt	Reiner
Beliner Bôrsen-Courrier	Dr. Bondy
Berliner Tageblatt	Dr. Ruppel
Berliner Morgenzeitung	Höffner
Demokratischer Zeitungsdienst	Keyser

六　向各國輿論界宣傳

二十世紀本為輿論公開之世紀。國不分大小，民族不分強弱，凡其輿論得佔勢力之地，則此國此民族亦必佔優勢。日內瓦為瑞士親法之部，即法國接近之區域，語言一切皆仍法人之舊，故法國在國際聯盟會易佔優勝之地位，此亦勢使然也。記者足跡所至之地，無不經過一番宣傳後，外人始明白遠東中國之眞相。如中比不平約之廢除，比國平民視若理應廢除，所堅持不廢者僅比政府中少數人耳。否則若記者對比國平民無宣傳，則其視吾國尚為野蠻之俗，而不平等條約為必不可廢之約矣。偉哉國際宣傳之勢力，國人豈可漠視哉！當此舊約未全廢新約未全訂之際，國際之宣傳，更為當今之急務。記者在日內瓦向各國代表團宣傳之工作既如上述，茲更一言向各國輿論界之宣傳。前者為談話，後者為疏通，要皆為宣傳耳。

Deutsche Tages Zeitung	Hach	Landauer Anzeiger	Dr. Reihhold
Dresdner Neueste Nachrichten	Floch	Lokal-Anzeiger	Schulhoff
Europaeische Revue	Dr. Clauss	Munchener Post	Lenz
Transocean	Gansser	Münchener Neueste Nachrichten	Vollerthun
Friedenswarte	Guggenheim	Neue Rundschau	Schickelé
Hamburger Fremdenblatt	Kauffmann	Presseverlag Dammerte	Klaus
Kölnische Zeitung	Dr. Mariaux	Rostocker Anzeiger	Dr. von Rentein
Latein-Amerika Press-Dienst	Settemeyer	Sozialdemokratischer Pressedienst	Haupt
Magdeburgische Zeitung	Weiss	Tag und Nachtausgabe	Dr. Krieck
Agence Wolff	Scheffer	Ulstein-Nachrichtendienst	Dr. Beckers
Berliner Morgenpost	Robolsky	Vossische Zeitung	Bernhard
Berliner Volkszeitung	Hoffner	Westfälicher Merkür	Lukas
B. Z. am Mittag	Bestel	Munchener Post	Lenz
Deutsche Algemeine Zeitung	Dr Klein	Nord und Sud	Vallentin 夫人
Dienst Nationles Zeitungen	Schlie	Reichsdienst der Deutschen Presse	Blesch 夫人
Dresdner Anzeiger	Thum	Stadt Anzeiger für Köln	Goedert
Europa Press	Ganser	Telegraphen-Union	Hahn
Franckforter Zeitung	Dewall	Vorwarts	Schiff
Germania	Wagenau	Weser Zeitung	Herlé
Kölnische Volkszeitung	Carduck		

阿根廷輿論代表團

阿根廷雖追美國之後塵，而不加入國際聯盟會。然其輿論界則有代表團專駐於日內瓦而傳遞國際之消息及作國際宣傳之事業。茲將其電信兼日報原文錄左：

日報及電信社名	代表名
Deutsche La Plata Zeitung	Sandermann
La Nacion	Roigt 氏
Prensa	Franch 氏 等三人而已

亞美尼亞輿論代表團

亞美尼亞為新獨立之共和國，亦未加入國聯會。亦有一輿論代表駐日內瓦。其輿論機關名亞牌加 (Abaka)，而其代表名拜恰蘭 (Pachaliam) 氏。

澳洲輿論代表團

澳洲輿論界亦有三代表如左，皆為頗抱同情於中國者：

日報及電信社原名	代表名
Australian Newspapers Cable Service	Dumas 氏
Australian Press Association	Bailey 氏
British Australian	Owen 氏

奧國輿論代表團

奧國輿論界亦深抱同情於中國，其維也納之總電報通信社代表名古皮克 (Kubick) 博士。此外尚有 Neue Freie Presse 日報，其代表名 Weiss 氏，及 Neues Wiener Journal 日報其代表名蘭 (Lang) 女士三人而已。

比國輿論代表團

比國輿論全體對中國頗多惡感，然單獨個人間之交情則亦不因政見而起不睦。其比京比爾加 (Belga) 總電信社之代表為全那爾 (Gérard) 氏。此外如：

Gazette de Bruxelles 日報	以 Jaquet 氏為代表
Het Laatste Nieuws 日報	以 Dr. Raalte 為代表
Neuse 日報	以 Bauty 氏為代表
Le Soir 晚報	以 Adam 氏為代表

巴西輿論代表團

巴西為南美之大國，亦已退出聯盟會，然其輿論界代表則常駐於日內瓦。有 Diario Allemão 報以 Neuberger 氏為代表及 O. Jornal 報以 Gerard 氏為代表。

英國輿論代表團

英國路透電為全世界最有勢力之電信社。而泰唔士報亦橫行全世界，自來為英帝國主義宣傳之利器。中國受其造謠中傷已不知若干次。然今較為改進而有時為新中國作宣傳。此次記者所遇英國記者，其態度與前大不相同，對吾國大都抱同情。茲錄其社名及報名暨代表名如左：

Agency Reuter(路透社)	以 Kingston 氏及 Welndel 氏暨 Neale 氏爲代表
British Weekly	以 Basil Mathews 爲代表
Bristol Times	以 Wyatt 氏爲代表
Central News	以 Pentman 爲代表
Ceylon Daily News	以 Blackburn 爲代表
Children's Newspaper	以 Bradfield 爲代表
Christian World	以 Harris 氏爲代表
Daily Express	以 Greenwall 氏及 Devite 氏爲代表
Daily Herald	以 Slocombe 氏及 Pinto 氏爲代表
Daily News	以 Harris 爲代表
Daily Telegraph	以 Grande 爲代表
Evening Standard	以 Colley 爲代表
Exchange Telegraph	以 Glarner 氏及 Phillips 氏爲代表
Glasgaw Herald	以 Low 女士爲代表
Manchester Guardian	以 Hamilton 爲代表
Morning Post	以 Cusden 爲代表
Nation	以 Webster 爲代表
New Leader	以 Tewson 爲代表
South Wales Argus	以 Crawshay 氏爲代表
South Wales Echo	以 Davies 氏爲代表
Starmer Group	以 Melvi le 氏爲代表
Sunday Mail	以 Low 女士爲代表
Times (泰晤士報或時報)	以 Kennedy 氏及 Arcis 氏爲代表
Woman's Leader	以 Innes 女士爲代表

保加利亞輿論代表團

保加利亞輿論界對華雖抱同情，然爲消極的，蓋無利害關係之故也。其常駐日內瓦之新聞事務局由基爾哥夫 (Kinkoff) 氏管理之，係一婦人。又 Mir 日報則以 Maounioff 氏爲代表。

加拿大輿論代表團

加拿大輿論界頗歡迎吾新中國。其輿論代表約計如左五人：

Canadian Papers	以 Johnston 氏爲代表
Canadian Press Association	以 Ingram 氏爲代表
Montréal Daily Star	以 Nelles 氏爲代表
La Presse	以 Mathey 氏爲代表
Province Vancouver	以 Elson 氏爲代表

丹麥輿論代表團

丹麥輿論界以與中國無利害關係之足言，故其抱同情於新國民政府，亦不過爲消極之態度。其輿論代表約如左五人：

Berlingske Tidende	以 Dr. Beek 爲代表

Hejmdal 以 Jorgensen 氏爲代表

Politiken 以 Rindunk 氏爲代表

Social-democraten 以 Andersen 氏爲代表

Tidsakrift For Dausk Folkoeglysning 以 Skovrup 氏爲代表

丹齊自由港輿論代表團

丹齊自由港本一極小地，而亦有一輿論代表 Ruecker 氏爲 Baltische Presse 之代表，足見聯盟會之重要及歐洲報章之發達矣。

埃及輿論代表團

埃及亦爲民氣激昂，時起反英風潮之民族，頗抱同情於中國。亦有輿論代表一人，名 El-Ghuaiaty 氏，乃 Tribune d'Orient 報之代表也。

西班牙輿論代表團

西班牙以此次重選入行政院，而輿論多反對中國之論調。其代表如左：

Heraldo 以 Hultado 氏爲代表

Informaciones 以 Pujol 氏爲代表

El Liberal 以 Espla 氏爲代表

La Nacion 以 Vasconcellos 女士爲代表

El Sol 以 Rossello 氏爲代表

愛沙尼亞輿論代表團

愛沙尼亞頗抱同情於中國，國雖小而輿論界亦有二代表來日來瓦：

Paewalchit 以 Luiga 氏爲代表

Revaler Bote 以 Dr. Ammende 爲代表

美國輿論代表團

美國不加入國聯會，而國聯會則有長跪而求其加入之態。美國輿論界在日內瓦之代表團，則較普通加入國聯會者尤衆。大都同情於新中國，亦中國輿論界之後援。茲將其社館及代表原名錄左：

Associated Press 以 Sharkey 氏及 Jennings 氏爲代表

Baltimore Daily News 以 Miss Snow 女士爲代表

Baltimore Sun 以 Morley 氏爲代表

Chicago Daily News 以 Mowrer 氏爲代表

Chicago Tribune 以 Wales 氏爲代表

Christian Century 以 Miller 氏爲代表

Christian Endeavour World 以 Perrot 氏爲代表

Dayton Daily News 以 Moore 氏爲代表

International Labor News Service 以 Nooker 氏爲代表

Milwaukee Leader 以 Mrs. Greely 氏爲代表

Newark Evening Post 以 Barrett 氏爲代表

New York Evening Post 以 Swing 氏爲代表

New York Herald　以 Miss Kileen 女士為代表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以 Kauffmann 氏為代表

New York Times　以 Williams 氏為代表

New York World　以 Johnson 氏為代表

Pax International　以 Miss Doty 女士為代表

Survey of New York　以 Blanco 氏為代表

United Press of America　以 Henri Wood 氏為代表

芬蘭輿論界代表團

芬蘭輿論界亦為吾國之後援，其代表凡三人亦深明中國之大勢者，如左：

Helsingin Sanomat　以 Niinilouoto 氏及 Dr. Becker 為代表

Uusi Suomi　以 Meurs 為代表

法國輿論代表團

各國輿論界中以目今而論，其對吾國態度之不良者，除日本以外，當推法國。此非久住法國，或久與法輿論界有關係而常接觸者不能知也。此當以全部或大多數而論，不當以專以某報一報而論。法國人尤其是巴黎人之心理，誠如盧騷所描寫『當君之面則滿堆笑容；不旋踵間已早忘君矣。』『喜虛誕而不務實際，愛浮華而毫無真情。』『見有可便宜者則漁翁得利，見有當犧牲者則退避三舍。』故法國實乃列強中之最奸險者，有時列強亦為其傀儡，何況弱小乎！此次記者既不得志於法代表，乃向法國輿論界疏通。除哈佛通信電報社外，所接洽者僅小日報。巴黎晨報記者常與法代表團居一處，見記者則側目而視。此外最可惡者，即一老頭兒戈文（Gauvain）氏，係巴黎一七八九年所創爭議（Journal des Débats）報之代表。該報為法國革命後之共和自由黨機關報。戈文氏曾通信謂若中國重選失敗，則將退出國聯會。此消息由日內瓦日報轉載之。此乃重選前之事。記者適在王代表景岐之寓所，王夫人亦在。王代表謂『余已與戈文氏去爭辯矣。』蓋此時戈文氏已必大受王代表之教訓，亦當知今日中國外交官，不啻國民之先鋒司令，比不得從前外交官之懦弱無用矣。待九月十號上午中國重選權失敗，記者由會場抵休息室，各國代表團暨新聞界無不聚議此事。一法國記者向記者致惋惜意。記者即對彼表示戈文氏之無理造謠，實失其人格。誰知戈文氏正與記者摩肩而立。法記者即指這老頭兒示記者，記者亦一拍這老頭兒之肩。這老頭兒不由他不神氣慌忙，驚視記者。茲將當時問答錄左：

「戈文先生，你好！久聞大名，真難得，真難得！——」記者堆笑說着。

「呀！何先生，你好！——」他右手向記者握手，左手拿記者的名片念着。

「中國現在重選失敗了，你從前為什麼說中國要退出聯盟會呢？倘請先生解釋一番才好。——」記者鎮靜的問着。

「呀！這個問題，我和貴國總代表已長談過了。——」他回答說。

『這一點恐先生當時誤會了。現在能更正改過是很好的，我們新聞界第一不要以訛傳訛。但是貴國代表團和貴國輿論界要明白新中國統一了以後，中外間應更換交涉的事正多。國聯會既然是國際求和平的工具，當然不能漠視這遠東的大問題。所以南京的新國民政府也希望和國聯會更得密切的協作。倘使要得這密切的協作，非重進行政院不可。所以大會當重舉中國爲暫任理事席，是目前必要的急務……』

記者說到這「連選的必要」時，這可憐不通人事的老頭兒就聽不下去了！這時吳秀峯，陳自峯和淩寄寒三君，久注目於記者和這老頭兒的談話。寄寒君見這老頭兒好像要發老皮氣，又聽說是戈文氏，亦就走近前來。各國的記者也來聚作一團，這也是這老人家倒運的時候了！

『這重選有什麼必要不必要？各國政府都說本國政府進行政院是必要的——』戈文氏高聲說着。

『當然是有「必要」和「不必要」。難道貴法國做到常任理事席，是專爲了一點虛榮心麼？要知道聯盟會不專是吹牛場呢！——』各國旁觀的記者多這樣冷笑的說，至法國其他記者則多逃之夭夭！

『除非中國征服了全世界，才方可以來壓制和號令國際聯盟會。』這老頭兒聚精會神的嚷喊着。

『征服全世界！征服全世界！假定中國已征服了全世界，難道還要到這烏煙瘴氣的地方來求和平？——』記者等也不由的不熱剌的齊聲高說着。

『哈！這老頭兒眞有趣呀！——』一旁觀者說。

『呵呵！這老勁頭眞沒道理呀！』又一旁觀者說。

『可憐這老頭兒，難道也夢想法國征服全世界了麼？……』

一時騷動了全體守門者向這老頭兒白了一白眼，向我們笑了一笑。戈文氏大覺掃興，喃喃的念說着，只好向外跑。各國的記者咸向吾人表示其同情而鼓掌大笑者亦有之。國人於此亦可知中法親善究達到若何地步矣！此段亦可作爲國際宣傳的餘興。記者回憶在比國宣傳廢中比不平約時，比京總警策局特別派人至記者寓所不知若干次，要求記者不作有害比政府之行動，否則遣送記者出比境。記者答以服從敝國民衆輿論，乃記者之天責；是以記者只知服從民意，不知有比政府。至坐獄或見下逐客令，則貴國優待記者之體面，敢不唯命是聽耶？中比廢約已三載矣，比政府對記者亦卒無可奈何。今戈文何人？眞是『老而不死是爲賊，』吾人此次亦可謂『壓倒老生矣！』

至法國新聞記者，無論電信社或日報社之派代表者約如左：

Agence Economique et Financière 以 Coulon 氏爲代表
Agence Havas（哈佛電信社） 以 Henri Ruffin 氏爲代表
Agence Information 以 Prato 氏爲代表
Christianisme Social 以 Dartigue 氏爲代表
L'Echo de Paris 以 Gérand 氏爲代表
L'Eclair 以 Molini-Comby 氏爲代表

Evangile et Liberté 以 Ducasse 氏爲代表
Europe Nouvelle 以 Mlle. Weiss 女士爲代表
Excelsior 以 Raymonde 氏爲代表
Express du Midi 以 Lambert 氏爲代表
Le Figaro 以 Arbellot 氏爲代表
Télégramme de Toulouse 以 Lambert 氏爲代表
L'Humanité 以 Péri 氏爲代表
L'Intransugeant 以 Gobart 氏爲代表
Le Journal 以 Lucas 氏爲代表
Journal des Débats 以 Gauvain 氏爲代表
Journal Fraçais 以 Fournier 氏爲代表
La Journél Industrielle 以 Moro 氏爲代表
L'Oeuvre 以 Barde氏爲代表
L'Opinion 以 Martignan 氏爲代表
Le Matin 以 Sauerwein氏爲代表
Paris-Midi 以 Mme. Turot夫人爲代表
Paris-Soir 以 Preté氏爲代表
Le Petit Journal 以 Ray 氏爲代表
Le Petit Parisien 以 Bois 氏 Julien 氏及 Bochet 爲代表
Petit Provençal 以 Ruissen 氏爲代表
Petit Géronde 以 Mme. Tabouis 夫人爲代表
Le Peuple 以 Harmel 氏爲代表
Le Populaire 以 Grumback爲代表
Populaire de Nantes 以 Veil 爲代表
Le Quotidien 以 Lange 氏爲代表
Salut Publique 以 Moro 氏爲代表
Le Temps 以 Laya 氏爲代表
Vers L'unité 以 Mme. Darel 氏爲代表
La Victoire 以 Peters 氏爲代表
L'Ere Nouvelle 以 Daslaurens 氏爲代表
La Presse Réfionale 以 Mgr. Beaupin 主教爲代表

喬治亞輿論代表團

喬治亞(Georgie)在蘇俄高加索山之南，黑海之東，居民三百五十萬，爲世界最美民族之一。一九一八年脫離俄國而獨立，其對華亦如芬蘭之抱同情。雖未加入國際聯盟會，然在日內瓦亦有一常駐之新聞機關，以 Chavichvily 氏主持之。

希臘輿論代表團

希臘對中國之重選則反對，對中國之革新則抱同情。其輿論代表約如左：

Elefteros Vima　以 Syriotis 氏爲代表

Hestia　以 Kiron 氏爲代表

荷蘭輿論代表團

荷蘭記者與記者同一旅館，故彼此常談論中荷間事。頗以中國革新爲賀，然同時亦以爲忌，與其政府代表團之心理相同。其輿論代表約如左：

Agence A. N. E. T. A.
De Neuwe Courant
Indische Post　}……以 Dr Raalte 氏爲代表

Handelsblad　以 Balluseck 氏爲代表

Groene Amsterdammer　以 Kahn 氏爲代表

Nieuwe Rotterdamsche Courant　以 Dr. Beek 爲代表

Telegraaf　以 Elst 氏爲代表

Het Volk　以 Meurs 氏爲代表

匈牙利輿論代表團

匈牙利輿論界完全傾向於中國。其代表人數約如左：

匈牙利電信社　以 Tégras 氏爲代表

Magyar Hirlap　以 Pal 氏爲代表

Paster Lioyde　以 Dr. Kiss 爲代表

Ujsag　以 Lippay Lipscher 氏爲代表

印度輿論代表團

印度輿論界，凡是以印人爲代表者無不熱烈歡迎吾人。其代表約如左：

Indian Review　以 Murti 氏爲代表

Jam-e-Jamshed　以 Masani 氏爲代表

Servant of India　以 Row 氏爲代表

Stri Dharma　以 Mme Cousins 夫人爲代表

Times of India　以 Howard Ellis 氏爲代表

意大利輿論代表團

意大利棒喝團，東方雜誌上已言之甚詳。意國輿論界亦自以過激國家主義的思潮之驅使，對新中國決無澈底抱同情之可能。然經記者與之解釋，自無不能疏通之理。所惜者宣傳事，本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何況借大國際宣傳之場乎？茲將意國代表輿論者錄左：

Agence Stefani（斯載法尼電信社）以 Terragni 氏爲代表

Il Caffaro　以 Arena 氏爲代表

Corriere Della Sera　以 Caprin 氏爲代表

Gazetta del Popolo　以 Fascetti 氏爲代表

Giornale d'Italia　以 Stelluti-Scala 氏爲代表

Popolo d'Italia　以 Cajani 氏爲代表

Regime Fascista　以 Torre 氏爲代表

Stampa　以 Bassi 氏及Tonela氏爲代表

Secolo Sera　以 Torre 氏爲代表

La Tribuna　以 Gabbrielli 氏爲代表

日本輿論代表團

日本輿論界與吾人始終格格不入，記者亦常與之爭辯。其記者見面者大都爲東京及大阪各大日報之代表。其電信社亦有代表一人。共計約五人左右。大都能操英法語，與安達峯一郎氏關係頗爲密切，然其活動力尚差。惟彼等能發長電報告，而吾人則尚無此等經濟能力。記者等已致函國內報界公會，尚希國內各大日報聯合進行，則事易舉耳。

猶太輿論代表團

猶太雖失勢於國聯會，然輿論界則亦有駐日內瓦專員。如猶太電信社則有 Feinberg 氏爲代表。猶太宣傳機關則有 Aberson 氏爲代表。又有所謂猶太教輿論界則有 Shklar 氏爲代表。對華皆尚稱抱同情。然猶太人所最抱同情者則黃金也。

萊多尼亞輿論代表團

萊多尼亞之抱同情於中國既如上述，其輿論代表亦然。茲錄其名如左：

Jaunakas Linas　以 Arenstam 氏爲代表

Litanische Rundschau　以 Charmier 氏爲代表

Pendeja Brihdi　以 Nicolski 氏爲代表

Sevoduga　以 Nicolski 氏爲代表

立陶宛輿論代表團

立陶宛之抱同情於中國亦既如上述，其輿論代表頗與吾人相接近。與吾人同住一旅館，故亦時作交換意見。而其代表僅二人：

Lietuvos Aidas　以 Natkevicius 氏及 Zmnidzinas 氏爲代表

Rytas　以 Gabrys 氏爲代表

盧森堡輿論代表團

盧森堡小王國之輿論以比國爲依歸。其日報名 Indépendance Luxembourgeoise，即「盧森堡的獨立」之意。其代表祇 Zender 氏一人而已。

挪威輿論代表團

挪威輿論界大反對理事席之重選，然對中國之新進步，則有褒而無貶也。

Aftenposten　以 Overland 氏爲代表

Dagbladet　以 Normann 氏爲代表

Nidaros　以 Torsvic 氏爲代表

新西蘭輿論代表團

新西蘭一日報之代表爲一女子，尚抱同情於中國：

New Zealand Papers 以 Miss Scanlan 女士爲代表

波蘭輿論代表團

波蘭此次以對立陶宛起衝突，故其輿論代表亦甚衆。波蘭記者大表同情於吾人，蓋以同爲新興民族之故耳。

A. B. C. 以 Strakacz 氏爲代表

Messager Polonais 以 Aubac 氏爲代表

波蘭官報通信社 以 Olyng 氏爲代表

波蘭東方電報通信社 以 Aubac 氏爲代表

Dzien Ludowy 以 Ermich 氏爲代表

Dzien Polski 以 Wajnryb 氏爲代表

Epoka 以 Wrzos 氏爲代表

Gazeta Lnowska 以 Krukwski 氏爲代表

Glos Polski 以 Mlle. Banasz 女士爲代表

Hajnt 以 Podgorski 氏爲代表

Illustrowany Kurjer Codzienny 以 Dr. Rubel 爲代表

Kattovitzer Zeitung 以 Rouck 氏爲代表

Kurjer Polski 以 Mme. Cholowicz 夫人爲代表

Kurjer Poranny 以 Ehrenberg 氏爲代表

Kurjet Posnanski 以 Piesterzynski 氏爲代表

Kurjer Warszawski 以 Chrzanowski 氏爲代表

Kurjer Wilenski 以 Oculicz 氏爲代表

Morgen 以 Gottlieb 氏爲代表

Nasz Przeglad 以 Szwarbe 氏爲代表

Nowy Deziennik 以 Kahany 氏爲代表

Oberschlesischer Kurier 以 Mgr. Beda 主教爲代表

Polonia 以 Wojdyla 氏爲代表

Robotnik 以 Szapiro 爲代表

Slovo 以 Mackiewicz 氏爲代表

葡萄牙輿論代表團

葡萄牙輿論界頗歡迎吾中國，而爲吾新中國鼓吹。其代表僅三人，亦能以英法語表示其意見，與吾人頗和合也。

Diario de Lisboa 以 Mme Irène de Vasconcellos 夫人爲代表

Diario de Noticias 以 Pinto 氏爲代表

O Seculo 以 Sanctos Coelho 氏爲代表

羅馬尼亞輿論代表團

羅馬尼亞輿論界亦歡迎中國但亦爲消極的。其代表約如左：

羅馬尼亞電報通信社 以 Mlle Chaies 女士爲代表

Adeverul 以 Branisteanu 氏爲代表

Cuvântul 以 Mircea 氏爲代表

Dimineatsa 以 Vladesco-Racoassa 氏爲代表

Ellensék　以 Sulyok 氏為代表

Keleti Ujsag　以 Ligeti 氏為代表

薩爾輿論代表團

薩爾 (Sarre) 河流域地在德法之間。以凡爾賽和平會議第四十九條之規定，自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該地由國際聯盟會管理。待十五年後該地欲投德或屬法，均當由居民投票。至煤礦開採權則全歸法國。該地雖小亦有二輿論代表，雖與中國無關係，然對華亦抱同情也。

Saarbrucker Landeszeitung　以 Gorgen 氏為代表

Saarbrucker Zeitung　以 Dr. Syfrig 為代表

南斯拉夫輿論代表團

南輿論界親法而反對意國。對遠東則尚表同情於中國。國雖小，然輿論代表則尚衆：

Agence Avala　以 Vinavzer 氏為代表

S. H. S.　以 Petrovitch 氏為代表

Deutches Volksblatt　以 Dr. Hribovschek 為代表

Jutro　以 Fabjancic 氏為代表

Narodna Politika　以 Dr. Matulic 為代表

Novi-Vec　以 Valitch 氏為代表

Obzor　以 Maixner 氏為代表

Otadjbina　以 Vchijatchki 氏為代表

Politika　以 Taki 氏為代表

Pravda　以 Sokitch 氏為代表

Sava　以 Miletitch 氏為代表

Slovenec　以 Schweiger 氏為代表

Vreme　以 Markovitch 氏為代表

瑞典輿論代表團

瑞典輿論界反對理事席之重選權，而讚賞中國近年來之進步。

Goteborgs Handels Tidning　以 Surie Holme 氏為代表

Stockholms Tidningen　以 Dr Beek 為代表

Svenska Dagbladet　以 Bauty 氏為代表

Svenska Morgenbladet　以 Mme Widegren 夫人為代表

Upsala Lya Tidning　以 Hesslèn 氏為代表

瑞士輿論代表團

記者離比時，即往訪二十世紀 (Le XX Siècle) 日報，比利時自由日報 (La Libre Belgique) 及比京晚報 (Le Soir)，而蒙該晚報介紹其常駐日內瓦之通信記者亞達姆 (Paul Adam) 氏。亞達姆氏同時又為日內瓦日報之編輯員。故凡有對外宣傳文件，日內瓦日報必肯公佈之。同時遇瑞士常駐日內瓦之電信社分部主任古皮克博士 (Dr Kubek) 伊亦將記者之宣言文件得通電傳達。故王代表對外之宣言凡經記者之手者無不公佈之。故此次重選空氣之造成，亦多蒙伊

等之援助焉。

瑞士電報通信總社 以 Filliol 氏及 Dr. Kugler 氏 Dr. Kuab 及 Rosset 氏爲代表

Basler Nachrichten 以 Dr. Oeri 爲代表

Basler Vorwärts 以 Wieser 氏爲代表

Basler Tagwacht 以 Reichesberg 氏爲代表

Bund 以 Dr. Keller 爲代表

Courrier de Genéve 以 Dupont 氏爲代表

Feuille d'Avis Officielle 以 Suès 氏爲代表

Fribourgeois 以 Payraud 氏爲代表

Gazette de Lausanne 以 Muret 氏爲代表

Gazzetta Ticinese 以 Reale 氏爲代表

Le Genevois 以 Sommer 氏爲代表

Le Journal de Genéve 以 Chapuisat 氏及 Martin 氏爲代表

Libera Stempa 以 Facinetti 氏爲代表

Luzerner Tageblatt 以 Monte 氏爲代表

National Zeitung 以 Bauer 氏爲代表

Neue Zürcher Zeitung 以 Dr. Kloetzli 及 Borel 氏爲代表

Nouvelle Semaine 以 Debarge 氏爲代表

Rev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以 Montluc 氏爲代表

La Revue de Genève 以 Traz 氏爲代表

St Galler Tageblatt 以 Tung 氏爲代表

Schweizerisches Flauenblatt 以 Mme Neuberger 夫人爲代表

La Suisse 以 Fabre 氏爲代表

Suisse Lib·rale 以 Mathey-Claudet 氏爲代表

Thurgauer Zeitung 以 Kessler 氏爲代表

Le Travail 以 Jenni 氏爲代表

La Tribune de Genève 以 Combe 氏爲代表

俄國輿論代表團

俄國雖不加入國際聯盟會，然其輿論代表則常駐於日內瓦。記者與蘇俄正式特派帶斯電報通信社社員相見數次，待王代表在大會演說後，該通信員卽招呼記者，謂王代表之演詞，似覺太自卑下。若中國欲重入理事席，則其受列強之包圍乃必然之事也。記者答謂：王代表乃中比廢約之要人，決不受列強之包圍。欲利用國聯會爲和平廢一切不平約之工具，恐爲吾中政府之政策耳。至受列強之包圍，恐君太過慮矣。待中國重選失敗之一日，該通信員特地找記者談話。出大會而相偕沿湖濱花園散步。記者素聞共產黨宣傳之利害，至此亦欲一親嘗其風味。該通信員名烏曼斯基氏，乃一不及三十歲之青年。伊開口卽慶賀中國重選之失敗。記者亦開口慶賀其預言之不中。吾人同立於帝國主義對方之

戰線。不過他是共產主義者，我是愛國主義者。他志在打倒帝國主義而求共產之實行。我志在打倒帝國主義而求祖國之解放。所以我們兩人的界限彼此申明，預先劃清楚。我倆稍在咖啡館一坐，他也請我吃一杯咖啡。他說：『爲什麽中國要進這帝國主義的大本營？』我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國聯會無非是工具，只要能善於利用牠。進虎穴當有方法，得虎子才是目的。』他說：『中國爲什麽和蘇俄絕交？』我說：『蘇俄爲什麽派鮑羅廷及加倫等到中國內地去殺人放火呢？歐洲十七世紀一直到今，科學和實業異常發達，資本勢力太集中了，所以形成階級的戰爭，產生貴國共產的潮流。中國的小產業主，大都只有一塊養生的田產。資本家除了軍閥刮地皮者以外，簡直是沒有。爲了貴國赤化的宣傳，你要知道如兩廣兩湖冤枉死的要多少！爲什麽貴國對這沒有再三審愼呢？』他說：『那末中國爲什麽不像土耳其一樣和蘇俄結交呢？』我說：『請你原諒，不妨推開天窗說一聲亮話，土耳其允許貴國進內地，如在中國那樣的宣傳否？新近記者聽土耳其駐日內瓦領事說：土耳其很歡迎貴國政府，但是若貴國在土耳其作赤化宣傳時，則立下逐客令而嚴行絕交。這話是什麽意義？』他說：『貴國現任外長是王正廷麽？』我說：『是。』他說：『王正廷與蘇俄以極好之印像，希望中俄間不久得諒解，復歸舊好耳。』時已薄暮，輕煙浮城。遂彼此握別，道聲再會而各歸寓。

記者以其談話稍有價值，故記之。至俄國輿論代表約如次：

Tass（蘇俄電報通信社）	以 Oumanski氏爲代表
Rul	以 Nicolski 氏爲代表
Renaissance	以 Felkner 氏爲代表
Dernières Nouvelles	以 Némanoff 氏爲代表

土耳其輿論代表團

土耳其輿論界爲對中國最抱同情之一，其正式電信社名 Anatolie，其特別專員名 Husni Bey 氏，皆與記者最親善者也。

捷克輿論代表團

捷克亦爲表同情於中國之一，其輿論界頗與吾人相親，其代表約如左：

駐日內瓦捷克斯拉夫宣傳機關	以 Milec 氏爲代表
Central European Observer	以 Miss Round 女士爲代表
Central European Press Central European Radio	……以 Svihovski 氏爲代表
Nova Doba	以 Linhart 氏爲代表
Novy Lid	以 Mme Kose 夫人爲代表
Pravo Lidu	以 Dr. Winter 爲代表
Tribuna	以 Kacer 氏爲代表
Venkof	以 Sasek 氏爲代表
Zahranicni Politika	以 Chmelar 氏爲代表
Z. O. Z.	以 Hajec 爲代表

七　結論

記者握管至此，手腕爲之酸痛，然思潮則上下不絕。凡同一之印象，繼續太久，則必使感覺倦臥。至一動作之發生，或一新穎之思想，則又必引人入勝。如春草之生，夭桃之笑。夏日雖可畏，然白峯的雪巔則更可愛。日內瓦湖長夜漫漫中，若忽見電光閃閃，迅雷不及掩耳，則必突然使人注意焉。人情亂極則思治，如今大戰以後，始有非戰和約之轟動全世界。至『非攻兼愛』之說，則吾國二千五百年前之墨翟，已風行一時矣。何待今白里安開洛之發起耶。不過歐人戰後痛定思痛，藉以畫餅充飢耳。至新中國之通曉全球，太平洋不平怒潮之澎湃，則其關係世界之和平，豈與彼紙上談兵者所可同日而語耶。中國初被列強視若次殖民地，次被割分作勢力範圍。繼則東被偸一港灣，西被盜一租界，卒乃有此萬惡不平之不平等條約，欲制吾國之死命，至今已七十年有餘矣。但良心上天賦之權利，乃神聖不可侵犯者也。少年中國出全力以爭其獨立之尊嚴，至今言已致行，木已成舟，任何列強已莫能禦之矣。夫世界一切民衆，人類一般良心，其所謂正義與公道，則無不千篇一律。獨正義能命令強權，無有強權能違抗正義者，此自然之理也。無有戰爭不擾亂秩序，同樣，無有和平不要求正義與公道者。反抗暴力之權，乃本性之自然律也。正義爲國家生命之保障也，亦如一爲個人生命之護衞耳。若中國而滅亡，而化爲烏有，則其對吾國人之感想，不將如山崩地沒，如宇宙之失陷耶。

然則少年新中國所要求者何？則國家革命而使全民族得脫外人之羈絆而已！以中國民族之本能，來解決中國民族本身之問題。以愛國之熱烈，以民氣之勃發，昂首而進，誓死而鬬，爲吾國之自由，爲民族之利權而奮往努力耳。不爲「苦」之一字戰勝者，其唯吾國之平民乎？其眞能打倒「難」之一字者，亦其唯吾中國之靑年乎？外人之侮我，強權之迫我，適足以驚醒我民族，鼓勵我民氣，使今新中國得速以統一，使吾新政府得益以鞏固耳。

國際公法之原則，皆深刻於各民族之心中。其被破壞也有二：一爲道德上的，即侮辱是也。一爲物質上的，即侵奪是也。正義既爲國際公法之保障，非要求賠償不可。賠償也亦有二：一爲和平的，於可能時行之。一爲暴力的，於必要時行之。要皆爲求人道之秩序耳。中國得過去歷史之教訓，對內則力求維新，對外則力求解放。若內政既治，列強就不願以平等待我，則彼必自投於暗礁，英國對此已深有經驗矣。蓋此適足以激動吾華人復仇之心耳。是以記者謂「列強武力之政策」，乃其「經濟自殺之政策」耳。若列強能以平等待我，則中外和平之新紀元，亦自此開始耳。正當國民政府對列強條約，廢舊訂新之際，而國聯會以和平自號者，更申言能解決民族間之糾紛者，此番竟拒絕吾中國入行政院，使列強之有欲與中政府訂新約者，不得與中國代表團常相接觸於行政院之內，是亦國聯會自行減殺其聲勢，而爲之操廚刀者，其即法外長白乜安氏也。



司各脫



乳白鱉魚肝油

療肺聖藥

The Lung Healer

SCOTT'S Emulsion

補身要品

The Health Giver

專治咳嗽
傷風喉痛
肺癆以及
各種弱症
其效立見
老幼咸宜



各處藥房均有出售



世界論壇

美報之華人滿洲移民運動觀

W. Young

金仲華譯

本文原名滿洲，中國人民的新居地（Manchuria, a New Home of the Chinese）載於今年七月號的 Current History；作者 Walter Young，曾在日本執教多年，對於政治很有研究。本文敘述華人到滿洲殖民的動機，時期，經歷，數類，與在滿洲的生活狀況，經營事業，分佈區域，都是根據於切實的報告和調查，不過對於日俄的野心侵略，却略過不說，不知何故。現在滿蒙問題，正方醞釀，這數百萬的同胞忍願離鄉背井而把一身幸福等托着的滿洲，牠的血脈——中東南滿鐵路，——牠的咽喉，——旅順大連，——還是給野心的日俄所操握着，是何等值得注意的事，爲譯此文，以告國人。

年來數次的國際會議，俱討論到鼓勵僑民的方法，使歐亞人口過多地方的居民，得以移殖到初經人類開闢的地土去。在中國境內，每年十二個月中有一百萬的華人，從山東遷移到滿洲去，可是他們純是出於自動，這幾次會議的討論，與他們絕對的沒有關係。爲要尋求個人生命的安全，與生活的保障，他們是被驅使着向外出去，至於移民最後對於經濟與政治上的影響，他們全不知道。環境的壓迫，災荒，恐怖，人口過多，加以苛征暴斂，更番迭起，永無寧日，遂致有這大批的華人，每年流亡到滿洲去，成爲全部近代史上一件空前的大舉。所以這次移民的結果，是很重要而值得注意。

滿洲華人通稱之爲東三省，包括奉天，吉林，與黑龍江三省，位於關外，意即長城的山海關之外。在過去的五年中，滿洲曾吸收到三百萬的僑民，大部是從山東來的，其次爲直隸等省。在一九二三年，計算按年入口的僑民，有三十萬之多；至一九二六年竟倍之；次後又經極大的洪水，來了更多的災民，這歷年移民運動數目確實可靠的記錄，統由滿洲的二條主要鐵

道保留着，卽南滿與中東記錄的報告，偶於日俄國內報告之；據說一九二七年跨渡直隸海峽而北的華人幾達一百萬之多。但是，從現在大連境內僑民擁擠的狀況看來，不到今年年底，這班離鄉背井而流徙到滿洲去的華民，或至有二百萬之數。

一年五十萬的入口僑民

在過去的一年中，從輪船與民船到大連上岸的華人平均每日有一千多人，在多的幾天，常至五千人之上，統計全年的總數幾達五十萬。我常見他們千餘成羣男的，女的，小孩，老態龍鍾的祖母，懷抱着黃口幼稚的孫兒，傴僂曲背的老祖父，背上負着許多家用必需的零星什件，他們齊擠在一隻小輪的甲板上，是從青島，或芝罘，龍口，天津等處來的。岸上有日本的碼頭警所，把他們檢驗過體格，驅趕着，團集着，總算不是沒有人道的，率領他們到華民的區域去。於是有山東會館的人來招待他們的老鄉兒，一切替他們預備好，讓他們在旅館內過宿，專待有機會將他們帶到北邊的福地去。大半是沒有預期的，他們有的步行到四百里外的長春去，有的更向北上而至哈爾濱。他們攜着同行的，有許多的婦人稚子，現在竟佔他們全數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見他們僑遷到滿洲的計劃，非爲暫時工作，而是求永久的居住的。

這大批華人抱着永久居住的希望而僑殖到滿洲去的移民運動，殊饒有研究的價值，因爲這班僑民，大部是屬於山東的農民階級。本來，中國的農民，最富有鄉土的觀念，因爲供奉祖宗的香煙，原是他們最虔誠的願心，而得能葬身故鄉，更是他們最熱切的希望。斷絕了這種關係，便以爲足招禍殃。更有甚者，他們對於鄉土的傳統與宗社的觀念與連結而維護他們的團體公意，也發達至於極點。若有離鄉背井，甘於「投身荒野，作勤勞的苦工」者，簡直是把自身割絕於祖國，算有無上的罪辜的。這一年一百萬的僑民，載在舊式木柵的車箱中，穿越山海關的要塞，北馳向滿洲去，他們有的要歷經數度寒暑，纔得回來，有的終身也不想回來了；這種種的事實，暗示着他們必是爲了什麼迫切的緣由所驅使。的確，有許多迫切的理由可以發見：本來在太平的時候，山東已算是生存競爭極利害的地方，加以近年的災荒饑饉，遂使民不聊生了。

年來可怕的災荒，常對着人類的生命苦苦搏鬭，山東一省，算是受痛最深的了。這使我們記起一八七七至七八年山西的奇災，把人民蹂躪得眞好苦，一八九八至九九年時人命的輕賤，而女人更是不值一錢，還有山東一九一一年的災荒，和現在同樣的使許多人流亡到滿洲去。但是，現在的災荒，比之一九一一年時更兇惡得多，其詳細的情形，新近已由中國華洋義賑會正式報告了。大概山東有一半的區域，盡受着穀災的影響，在許多地方，五穀竟毫無收穫，在去年春間，這些田地已盡變荒蕪了。於是生命顚沛流離，受苦無盡。許多能跑走的，齊僑殖到滿洲去，在某一區域中，已有半數的人離去了。舍此生命財產的不安全外，更有兵災匪患，連綿不絕，苛征暴斂，釀成流血，輕賤的

軍用紙幣，尤斥市面，遂使滿洲境內的僑民，增加無已，在一九二五年已有五十萬之多，至一九二七年，竟達一百萬了。但在這種種的因由之下，尙寓一最大的原理，也卽是多半來吸引男子勞動者去滿洲做季候工作的主要原因：這就是山東境內人口的過多。山東，可算是中國人口最密的一省，與滿洲全部之人口總計對論，其比例當爲八比一，若較之黑龍江，則大至二十倍了，所以大部的僑民，齊是到黑龍江去的。

直到最近的三年前，華人由魯至滿殖民的，大都是去找尋時季的工作，而不是蓄意有殖民的計劃。不過，他們每次總有一小部分的人留着，有的散佈到邊界各處，有的靠着犁鋤墾殖，而開闢許多新的地土。所以，一九二五年以前的移民運動，斷然是「春來秋返」的現象。他們大半把家庭撇在故鄉，自己單身前去作工。滿洲的農業，特別在北滿一帶，是操縱於大地主之手的，所以一到耕耘時節，必須另添短工。同樣在煤礦與鐵道二項事業上的作工者，大都也是從山東招募來的。秋末工作完畢，他們便欣然返家，因爲故鄉可愛的新年時節，是最使他們留戀的。所以，陽曆十二月與正月中返家的熱鬧，正和三四五月出來時的擁擠相彷。自日俄戰爭後迄於今日，華人在滿的殖民事業，長是呈着這樣的現象。

早先華人在滿的殖民地

我們須知這班時季工作的僑民所到的地方，先前早已有他們同種的華人住着了。華人的殖民事業，非一新近發生的現象；迹其開端，當在耶穌紀元之前。不過，華人殖滿的第一個顯著的時期，按其年月，幾與美國史中的殖民時期相同。在一六四四年清廷建國之際，連年滿漢爭擾，把中國的北部完全陷於危險不定的情勢中，於是有千百華人，被迫而奔亡到塞外去。加以滿洲的軍隊，催着他們向北去，一者希望能得到許多納稅的居民，二者想利用他們以抵禦俄國的侵略，不使再越過黑龍江。這源源不絕的移民，直至一七七六年而告一段落。在這重大的一年上，清室的英主乾隆皇帝，頒一御詔，下命漢族僑民「從此永遠禁止進入」吉林境內去。

但是，雖然清王下詔禁止華人進入他們帝冑的故鄉去，雖然他們設法安下他們自己的旗人使之不離開滿洲，他們終於不能遏止那威爾司（H. G. Wells）所謂「中國墾殖文化」的「蔓延與擴充的大力」。滿人爲種族關係而保守祖鄉的舉動，只不過是勝利者之失敗的滑稽記述而已。

在道光（一八二一——一八五一）初年，正當北美合衆國向西伸張的時候，遼河與松花江流域，已有許多中華僑民，散居各處。在廣大遼廓的哈爾濱埠開闢之後三十年中，他們「如怒潮一般湧到滿洲去，」這是一八四五年冒險遊歷滿洲的何克方丈的話。爲了自己家鄉生存競爭的壓迫，「這班華人像飛鳥啄食一般快的奔到滿洲去，不數年間，把他們祖先所遺來的所有物，也一應搬運到新居處去了。」於是滿人的中心地奉天，遂一變而爲中

華的城市。太平天國時，殺死了二百萬多的生命，擾起了極大的恐怖與變亂，趕着無數的華人逃奔到滿洲去，那時國運頹唐的清廷，卻不加禁止了。

移民障礙的撤除

最後，在一八七八年，滿洲僑民入口的禁令終於撤消了，於是大批的華人又復源源不絕的移動到東三省去。拳匪亂後，朝廷下令鼓勵華僑入滿，而日俄之戰，更趕着大批的僑民到更北的地方去。但是正式的下令或「勸導」到滿洲殖民，比之漢屬農民以自願的動機而去移殖的自然趨勢，反不見有好的結果了。

到了今日，旅行滿洲者，從遼河口岸直達黑龍江，至多只能看見從前遊牧人民的一點行將消滅的殘遺物跡而已，他們昔日跨峙塞北的雄威，已經蕩然無存了。現在滿人幾與漢人完全同化，他們的言語也漸歸消滅，轉用漢語了。中華的農民，利用和平的侵蝕，把滿洲的遊牧之民，漸漸趕出松花江與黑龍江外，或逐回蒙古去；至於存下的小部分，大概已受中華文化的陶冶，能習慣於華人的風俗性情中了。現在滿洲二千五百萬的居民，有百分之九十為華人。

現在僑民往滿洲的，主要有兩條路：陸路方面，有中華國有的鐵道，從山東和直隸到瀋陽；海程方面，或用汽輪，或用民船，直達大連，營口，安東等處。海行的僑民，大半是在大連登岸，再行程向北，和別隊的僑民相會於瀋陽。

雖然他們離開港口和航行海面時，沒有那從前所謂「苦力貿易」者之種種弊端，如十九世紀中到祕魯與西印度羣島船上的賣奴場，苦役，與「浮獄」等等，使四分之一的人常在中途慘斃；不過從山東到滿洲的運載商業，各航輪公司常極力競爭，漫無約束。有時載重過多，中途出險，而航行的速率，更常隨他們所謂「苦力貨」之載客的多寡為轉移。這班苦力的貧乏狀況，達於極點，幸得大連的山東會館，常給以賑濟，這種鄉誼的熱心，是中國各省的會館所同具的。此外鐵路方面，也給他們男子以很低的折扣，給婦女以更低的折扣，至於年幼的孩子，便任他們白趁過去。

在過去幾年中來到滿洲的僑民，大半是走長春的一條路，最後像一柄扇的形狀散佈開去，住在中東鐵路的一帶地方。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六個月內來到滿洲的六十三萬僑民中，有二分之三以上的更向前進到北滿，這一帶大概是包括長春以北，中東南滿二路相交之處，地居塞北，毫沒有法律與政治的界限。在過去數年中，滿洲的鐵路建築事業，比之中國任何他省為發達，今日總計其路線，約占中國鐵路路線的全長之半了。自然的，在那半經開闢的區域內，新的路線行將建築，所以一般僑民，都擇鐵路最易達到的地方居住下來。

滿洲的吸引僑民，主在於農業，有作季候或永久的工作的，有耕種租來或借來的土地的。別種企業，如鐵道建築與礦山開採，特別是撫順的煤礦，也需要一小部分的工人。但是，無論在現在，在將來，農業總之是滿洲殖民的最大吸引力，同時也是劃分殖民區域的重大要素。

在今日滿洲僑民永久居住的地方，即是農耕事業最發達的區域。

滿洲的殖民區域，可分爲九至其重要的比較，可以參看下列標明的每個地帶，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六個月中華僑入口的總數，從而明瞭之：

地帶	僑民入口數
(一)鴨綠江帶	二五、〇〇〇
(二)松花江上游地帶	一〇〇、〇〇〇
(三)洮南帶	一五、〇〇〇
(四)諾敏河上流一帶	三五、〇〇〇
(五)長春北帶	三五、〇〇〇
(六)中東鐵路西部一帶	六〇、〇〇〇
(七)中東鐵路東部一帶	一二五、〇〇〇
(八)呼蘭河帶	一〇、〇〇〇
(九)松花江下游地帶	一五〇、〇〇〇

上述的九個殖民地帶，有七個是位於北滿，在長春之北。而在這北滿的數帶中，以松花江下游爲最重要。

南滿的瘠燥土壤

以現在時代和地勢論，北滿都比南滿占優勢。南滿的土地，大部較瘠，可耕的荒地，又屬不多，而在奉天境內人口的密度，已達極點，已不能再去吸收容納外來的僑民了。向來對於南滿土壤的生產力，常不免過甚其詞；而於遼東半島爲尤甚。實則除了遼河流域之外，大部都是地氣乾燥，沙石磷礫，因此七十五年前，遼東有「特等的燥土」之稱；不過現經日本政府的經營，鐵道近旁，森林繁茂，以前這個榮譽，也漸歸消滅了。

滿洲的南部，和北滿的松花江下游或呼蘭河流域，情形全然相反，是僑民所絕對不取的。在瀋陽以南，簡直見不到一個僑民的踪跡。在北滿，已經墾殖的地土，不到百分之十五，至少還有同樣這許多未經開闢而可以耕種的土地，長是等待着有更多的僑民前去，使滿洲每年大豆與米麥的出產更豐富起來。

新地的開闢；新事業的經營；加以一九二七年港口進出人口的報告，指出有五十萬多僑民，留在滿洲不返；從這種種事實方面，可見入滿的僑民，不是爲求暫時的工作，而是在求久安的居住。自然，在數年之後，山東的情形如能變好一點，他們有許多總想回轉的；但是，特別在吉林與黑龍江的松花江流域，我們可以見到千萬僑民，披荊斬棘，擴展到邊疆上去，他們在自由墾殖或向省政府用極低租金貸得的荒土上，砍伐林木，建築居屋，經營他們的農耕事業。不過，大半的僑民，不願自己去經營荒地。他們願意受地主的雇用，憑着一紙「穀約」和地主作工，一切的住、食、工具與種子，盡由地主供給，只是工資低一點罷了。

滿洲的殖民狀況

數年來僑民大舉入滿，使經濟上起了極大的變化，而最顯著受着牠影響的，還是他們殖民者自己。在滿洲，生存競爭的痛苦，雖說沒有山東那樣厲害，也有苛稅的壓迫，盜匪的騷擾，奸刁者的欺詐，而假幣充塞，又有所謂「奉票」者的作祟；但是，大半的僑民覺得還有發達的希望，至少總能得到一點快樂與安慰。他們幾

乎每個都能在滿洲找到他們所最切望的生活的權利。

這樣大舉的移民運動，還是不能減少那災亂相尋的山東的人口之擁擠。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滿洲的人口增加了一千萬。這樣的人口增加，對於農業的生產與入口貨的消費二者，都有極顯著的影響。然而，中國還只是在以農產物供自己消費的地步。四分之三的產物，全是供給自己地方消費的。

滿洲的墾殖區域，計算每年增加自百分之五至十的面積，同時生產的過剩，也增加起來，主要的是大豆與米麥；一部分的產物，推銷到世界的市場去，如豆油是特別運往德國的，豆餅與米到日本，小麥則運往高麗去。不過殖民事業的擴大，對於國外輸入品的需要，仍不見有顯著的影響，因為他們的財力既不充足，需要也不是很大。然而間接的影響，卻是很重要的。工業的製造如麵粉廠，製糖與豆油等事業，受了鐵道運輸的影響，漸從手工業而進入機械時期；而鐵道的建築經殖民事業的不絕增加而愈趨於發達，遂使滿洲地方，成為中國原料出產的最大市場。

移民運動對於政治的影響

在外表上，華人的移民到滿洲去，正和日本因人口的壓迫而大舉到北海道去殖民一樣。滿洲，本是中國的一部分。除了俄國還保持她最後的一握，佔住中東路的一帶，和日本在關東租借地與南滿路一帶還保留她的治外法權外，其餘的部分，名義上是屬之中央政府，實際則盡受地方最高軍事當局的統轄。

滿洲現在是處於中國的軍閥統治之下。在牠境內居住的千萬僑民，對於省內政治，大都是毫無興趣，至於國家大勢與國際關係，更是素不聞問。他們入滿的行動對於政治上的直接影響，只是使當局的官吏增加一筆賦稅的收入而已。

華人在西部滿洲的殖民，使中國的治理機關，得以將彼處蒙古人的盟約條件完全黜除。因為，在民國建立以後，西北滿洲巴爾加境內的蒙古人，對於北京政府，仍守獨立，而當地俄國的木業租商，仍以銀幣獻納盜匪，以避免他們的劫掠。自殖民事業發達之後，在洮南境內的行政權，已盡從蒙古人的手裏交還給華人；地方上的「道尹」直接受制於瀋陽的「省長」，雖然在實際上，還是統受軍政的管轄。不過大部分的僑民，都是到東北滿洲去的，那裏中國的行政機關，早已建設起了。講到華人殖民之擴充中國的行政範圍者，還是以在蒙古為多。然而使滿洲的人民能以華人占優勢，總足以鞏固中國的政治勢力吧。

移民運動對於中日間關係的影響

華人的移民運動，對於中日國際間的關係，並沒有多大直接的影響。除了高麗人不算外，日本本國人民和中國僑居的農民，不至於發生什麼衝突的問題。滿洲境內日本的農民很少，而在那裏的也用不到和華人競爭。在滿洲的日本本國人民，大約還不滿二十五萬，他們

的十分之九是住在租借區域或鐵道路線內，受日本法律的保護，至於他們小本經紀行商者之不能和華人相競爭，自然是例外的事。

滿洲境內的日本人大多是資本家，企業家，而很少業農的。他們最大的企業是南滿鐵道與其附屬的實業；這鐵道的贏利，大半是取得於每年殖民滿洲的山東華人身上。自從日俄之戰後，華人已准免去執照而自由出入於關東租借區域內，那唯一的限制，只是使大連來往的船隻不得載客過重，與檢查登岸僑民的體格而已。自一九一八年直至最近，日人竟在直隸山東設立招募僑民的機關，以鼓勵華人的移民運動；可是現在已經取消了，不過日人所有的南滿鐵道，仍給來往僑民以極低的折扣。

英報之日帝國主義在滿洲的前途觀

Manchester Guardian

此篇為英國曼徹斯特報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 駐安東記者所作，童世光君譯 (譯文原登中央日報) 作者因身處滿洲境內，故能對於日帝國主義之侵掠行為，言之極為親切，此實為一般英人所未易見者。又該報為英國自由黨之代表報紙，故吾人又可由此窺知英國自由黨人對於遠東時局觀察見解之一斑。

記者

最近因為中國的政局有了極大的變動，以致引起了對滿洲問題的注意。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國民政府成立了以後的東三省統治權問題。自從辛亥革命之後，共和政治成立，較英格蘭，威爾士面積大六倍的滿洲，在政治上才稍露頭角，但又不幸這滿洲又受盡了最近被刺的張作霖鐵蹄的蹂躪，一直到現在。

我們要知道日本侵略東三省的計畫，在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就已預備好了。日人之佔有滿洲，遠在一九〇五年日俄的戰爭以後，日本乘戰勝的威風，不但佔領了高麗全島，且把滿洲的行政經濟權完全攫取了。當時在日俄條約上，也寫着南滿為日本勢力範圍，北滿為俄人勢力範圍。同時，日本的高麗總督寺內氏 (Jeranchi) 就想在奉天省建立一個中央政府，管理高麗與南滿；日本的野心政策始終是想要合併高麗南滿，始終是想把南滿豐富的天然寶藏無條約的收為己有！

日人一再嘗試，總想運用侵略高麗的手段來侵略滿洲，中國的時局也湊巧她有機會來任意侵佔。自辛亥以來，連年內亂，不是賣國軍閥爭地盤，就是官僚政客爭權利。因此當歐洲大戰之際，竟助成了日本侵略中國的「黃金難買」之機會，在這個時候，日本的侵略，千方百計，不遺餘力，最堪痛心的，就是以武力強迫中國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承認二十一條。換句話說，就是要中國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將全國政權，經濟權完全交給日人管理。大戰告終，日本也曉得二十一條完全是野蠻無理，為世界

各國所不能容，不得不出於讓步放棄之一途！

日本既不能直接侵略中國領土，霸佔中國主權，所以日本常聯合俄國，使中國受間接打擊，日本利用俄國銀行鐵路關機，以及軍事商業機關，來挫抑滿洲省府與中國中央政府。一舉一動，都是以有利於日本為原則的。

現在的滿洲，沒有一處看不見日人的足跡，由黑龍江至庫頁島（此地原係中國領土，後來無形被日俄均分了，我想中國政府未必知道這回事！）沿海參威到滿洲里的鐵路一帶所有美肥地域，在從前除少數韃子和牧羊打獵的人以外，實在是人煙寥寥。日本國裏，因為有人滿之患，所以乘機拚命的向滿洲移民。使滿洲無形的變成高麗第二。我們要知道，現在日本在滿洲已經有了侵略全中國的大本營，並且已經築下了極堅固的戰壘城寨，時時準備着向中國內地進攻！

日本在滿洲既有了這樣鞏固的基礎，當然可以保障其在滿洲的經濟政治勢力繼續發展，這種殺人不見血的和平侵略手段，如任其自由的發展，則滿洲之完全變成日本領土，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中國內爭之不暇，當然也沒有力量來顧及，日本也把滿洲看為掌中物，任那裏目空一切，為所欲為！

但是現在中國的人民，把賣國的政府根本推倒，樹立了革命的中央政權，日人之想繼續侵略滿洲，恐是一場邯鄲大夢。這個中央政權，經過幾次困苦的鬭爭，把前後的障礙剷除了，把左右的敵人打倒了，已在南京建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他現在要收回東三省的統治權，要完全管理東三省。因此他要與奉方一再談判修合，以政治力量，使東三省當局就範，俾不致又為日人所有。最近王正廷氏之所以毅然決然的在本年七月三十一日照會日本，廢止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未經國民承認所強訂之非法中日條約的，其重要目的，也是要推翻日本在南滿的勢力特權。可是現在日本政府不特不反省，她在中國藉着不平等條約勢力所造的罪惡，反變本加厲的警告中國，謂如中國實行外交部對條約期滿國家所頒佈的臨時辦法，日本為保護其在條約上所允許之權利起見，則必採取相當行動，這雖說是一種恐嚇手段，然而倘日本果真為保障其在中國之所謂特別權利起見，而自動採取相當行動，中國政府，亦將莫可如何，也不能不說是一種事實！

近年以來，滿洲內地情形，也大有變更。在北部一帶，雖說有不少日本僑民，中國居民也特別發達。據某方調查，中國人與日本人的比較，為二十比一。一九二七年山東省人民，因兵災水災的緣故，僑居滿洲者，有一百萬人，據一九一六年南滿鐵路局的調查東三省，有二千萬零十一萬二千。一九二二年，郵局調查有二千二百萬零八萬二千人，東三省現在共計有三千萬人了。東三省華人既這樣的發達，日人欲在這三千萬羣衆之中，施行其自由行動，恐非易事！反言之，倘日人執迷不悟，遇事橫行，東三省人民，勢必羣起而逐之！

華人在東三省的財政勢力，也非常雄厚，財政勢力之發達較人民數量發達之程度尤速，

中國銀行錢鋪的信用，就是日本人視爲他們經濟中心的銀行，也遠不能及。日本的大經理，大商人，轉運公司只看見華商一天比一天興隆，日貨堆集成山也無人過問，日人整日愁懼徬徨，愁懼的是他們的命運之末日來臨，徬徨的是他們的獨享經濟範圍勢力之日漸崩潰，將不至崩潰無餘不止！日人侵略滿洲的結果，不過徒使日人飽受危險，送日人到北地，日本人的失敗，根本就是因爲她對滿洲政策錯誤。日人在東三省雖有實利二萬萬三千五百萬鎊，但日人應知其在東三省的貪得無厭驕傲自大，早爲中國人所痛恨而不能容日人也應該知道他們多一分財產，就是他們進一步的剝削了中國人。他們的大滿洲政策，不但是中國人認爲不對，就是他們日本報紙上也在罵他們大錯特錯！

關於滿洲問題，還有一件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事情，就是在七月三十日英國下院中辯論滿洲問題的時候，英外相張伯倫代表他的政府鄭重申稱，謂英國絕對承認滿洲是中國領土的一部，而不知其他。張伯倫在答復馬郎氏的話中，又說英政府既承認滿洲爲中國之一部，當然不承認日本在滿洲之所謂特權，同時，自由黨首領喬治氏說，他非常歡喜聽張伯倫絕對認滿洲爲中國之一部，野心勃勃的日本，你要是聰明的，就應當把張伯倫在各黨最有勢力領袖面前所再三說出的話，常作一種極客氣的警告，不要對滿洲希望大抱樂觀了！同時日本也應當覺悟的就是日本不但想拿滅高麗的手段來滅滿洲的事不能做到，恐怕高麗也未必能爲日本所久有！

滿鐵會社經營之基礎

此爲山本條太郎就任南滿鐵道會社社長時之一篇宣言，其中計畫經營滿洲之鐵業，煤油及肥料工業，並述對於日本國家經濟之影響，可謂闡發無餘。日人對於滿洲之心思，灼然可見。某君因其關係重要，特譯載於最近出版之東亞經濟第五卷第四十七期，事情雖屬過去，惟本文固仍有參考之價值存在也，爰爲轉錄於此。　記者

一　積極事業之經營

當余將就任滿鐵會社時，總理大臣曾命余經營滿洲鐵業，並囑經營之方針須以現內閣之產業立國策爲基礎，此理之所當然也。及抵滿洲，余即對於社會全體之現狀，加以詳細之調查。茲就余之所見，率直言之：夫滿鐵會社之事業，乃從日俄戰爭之結果，由日本繼承而得。自繼承以來，對於生產的及經濟的方面，大都取消極步驟，此無庸諱言者也。日本之國家經濟或產業立國策上，若能對於滿洲之利用，樹立完滿之計畫而施以積極的實行方法，則在資源之開發與貿易之發展，其可爲之事業，何可勝計。余深信此積極事業之經營，對於日本，實爲首急之要務。此事業之計畫，其根本方計，不特對於母國之產業可與以扶助，且對於母國之產業政策亦可與以極大貢獻。此爲其第

一要義。所謂對於母國之產業可與以扶助者，卽如關東州前曾獎勵養蠶栽桑，但生絲爲日本輸出品之大宗，如關東州亦出生絲，則對於日本生絲之輸出上不免受其影響，故日本對於關東州宜斷然禁止此種事業以利母國產業之發展。又日人有在中國經營紡織事業者，因中國之勞工低廉，對於資本家自有利益，然不顧國內失業者之衆多而僱爲自己利益設想，專行雇用外國之勞動人民，在自己國內之產業視之上實爲最大錯誤之點。余個人對此，極端反對。故對於滿鐵事業之計畫，須將日本自己國內可謀發達或已發達之產業除外，而擇滿洲資源之特種事業，以謀積極經營。其計畫全體，於匆促之間殊難盡述。茲就具體之重要事業，約略述之。第一卽爲鐵的問題。

二　鐵的問題

製鐵事業之盛衰與國運之消長有莫大之關係，此已盡人皆曉，毋待贅述。是以列國獎勵此種事業之發達，視爲重要政策之一。英國曾於數年間禁絕外鐵之輸入，而美國對於輸入之外鐵，亦課以七成或八成之重稅。彼等欲使製鐵政策之施行，並使製鐵事業之發達，殊屬顯而易見。日本對於製鐵問題尙無解決，蓋因日本之原鑛殊爲缺乏，現在所用原鑛大半仰給於中國揚子江流域及南洋馬來半島。今若將滿洲狀況實地調查，實不能不使人視爲一產鐵富饒之寶庫。約略計之，至少亦有十二億噸之埋藏量。惟其缺點，在鑛質之貧弱，普通之富鑛爲百分之五十五，而滿洲之鐵鑛則僅爲百分之三十三。職是之由，如純以經濟的方法經營之，殊不能不發生困難。且在實際上，對於滿鐵之經營，鞍山製鐵所每年損失約在三百萬元上下，及至近年，應用下所述二理由經營以後，始成爲完全不受損失之經濟事業。上年計算，僅損失十五萬元，而今年已可稍得餘利。現在計畫中之設備，如能再加完整，則不難得相當之利益，此甚明之理也。其原由爲：

（一）已發明對於貧鑛的技術上的處理法。

（二）對於經費上之節省及煤炭原料之供給，已有修正之計算。

現在在技術上已可使此種貧鑛之品質激增之百分之五十八至百分之六十。而機器之設備亦漸趨完整。

就現今世界製鐵業之大勢而言，常推美國爲第一。其鐵鑛之品質爲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五十一。此種富鑛，若再過二十年至二十五年，其埋藏量必有告罄之虞，此種事實，可以預測。至此不能不變爲貧鑛採掘時代，此爲必然之勢。英國現在採掘百分之三十左右之鐵鑛。現美國對於製鐵事業之根本問題，正在倡導經濟的治理貧鑛方法。德國所使用之鑛石，全部在百分之三十二上下。按歐美之實際情形觀之，則對於鞍山之鐵鑛，實無悲觀之處。不特此也，如上所述滿鐵會社所得處理之方法，其實驗之結果使鐵之出產量及品質方面，而在世界平均點上，亦不爲低下。

製鐵業之基本爲原鑛與煤炭。製鐵一噸需用煤炭二噸。滿洲之煤炭埋藏量約爲二十五

億噸。故對於鐵之埋藏量十二億噸恰足供其需求。按此原鑛與煤炭之量約可產鐵三億五千萬噸。日本每年用鐵之數量約爲二百三十萬噸，世界用鐵之數量，按過去七十五年間之統計觀之，每二十七年加一倍，而日本則每十年加一倍。從此種大勢推之，則三億五千萬噸之鐵量足以應日本五十年至七十年之需用。若每噸價值以百元計算，則三億五千萬噸可值價三百五十億元。此滿洲之煤炭與鐵，由國家經濟上觀之，實爲無上之富源。而滿鐵之生產需用，在經濟上言之，較之歐美各國略無遜色，若今後設法再加改良，其生產量可與各國競爭而不稍讓。日本之鐵得有滿洲爲之供給，則此後自給自足，實爲一非常重要之問題也。

日本現在每年由外國輸入之鐵約爲一百二十萬噸（價值一億二千萬圓）即此數量，將來亦望其能不由外國輸入，而能由日本國內或滿洲供給，裨副產業立國之策，此即輸入防遏之第一要件。現在有二十萬噸銑鐵之生產額，將來須設法使之增加至四十萬噸，即鋼鐵之產額亦深望其能增加。日本之關稅政策，如屬調度適宜，則不數年間，輸入日本之鐵可以絕跡而足以自供，所謂確立日本製鐵政策之根本理想，至此亦得實現。

三　煤油

第二計畫即爲煤油。撫順煤山之上層有岩一種，名曰油岩。此油岩按今日之測量有五十二億噸。其中含油約有百分之六，對於此油，如何用經濟的方法採取，此實爲多年來所刻意研究之問題。至最近其研究實驗始告成功，且被認爲有希望的經濟事業。故決先設一每年能產五萬五千噸之製油工場，作爲第一期工程，現已開始進行，預定明年年終可以出油。

現在日本每年輸入之鑛油約爲七十萬噸，價值六千萬元。歐戰後田秋等處之煤油生產，逐年漸呈衰退之象，而需用則倍蓰增加。現在之輸入額爲七十萬噸，而滿鐵會社至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始可供給約五萬噸之數。將來之計算，撫順之油岩五十萬噸，其所含油量以百分之五計算，即可得二億五千萬噸。即油岩之採掘量以五分之一計算，亦可得油五千萬噸。此第一期計畫之結果如屬圓滿，則十五萬噸至二十萬噸之煤油輸入日本，實甚易易。若是則日本由各國所輸入之煤油量可減去三分之一。此減去之額，即由滿洲擔任供給。

至於油之原價如何，在技術上當有研究之餘地。大概總須設法使與輸入之價目足以對抗。此出產五萬噸之製油工場，若能得預期成績，則第二期計畫即可擴充事業，再設一出產十萬噸或二十萬噸之工場。現德國已有由煤炭直接液化爲油之發明，此種發明大體已告成功，而吾儕亦當設置試驗工場，刻正在研究之中。此問題如能解決，則利用滿洲豐富低廉之煤炭以製造成油，其數量實不可勝計。此或成爲世界產業經濟上之一大革命，亦未可知。此實爲吾儕私所期望成功者也。

油之問題，於國防上及產業上極爲重要，此不待言也。就各國之設施觀之，莫不以爲重要政策之一，而努力加以獎勵。時或因此問題，致

惹起國際關係之危險。日本得受滿洲資源上充足之供給，而最近石炭液化又已成功，以之施用撫順優良之煤鑛，將來日本經濟上因此而起一大變遷，可預期也。

四　硫酸錏及其他

肥料問題，討論已久，而對於大宗硫酸錏之供給與處理，政府曾特設委員會加以研究。要之，其目的專為研究低廉肥料之供給，特於國內製造之防止輸入。然現在日本每年需要之硫酸錏約為五十萬噸，而國內僅可製造半數，其餘一半，價值三千萬圓，不能不仰給於外國。且硫酸錏之需要，不出十年，有達百萬噸之趨勢，實不能不令人感覺不安。日本國內，因水力電氣之發達，亦曾各處有所計畫，然終不逮需要之所增加。現擬於滿洲設法，利用哥苦可爐之氣體，樹立年產硫酸錏七萬噸之計畫。滿洲硫酸錏之產額，隨製鐵事業而伸縮。製鐵事業此後如漸能發展，則現在由外國所輸入之硫酸錏二十五萬噸，可於滿洲製造。滿洲又與殖民地朝鮮緊接，實甚便利。除供給日本自己需用外，其剩餘之數當可供給中國。故對於此事業，不能不急圖開始進行。

其次為曹達工業，刻正在計畫進行設置曹達灰工場。日本每年輸入之曹達灰約為十萬噸，其價值約為一千萬元。隨一般工業之發展，此後需要之量必漸增加。現擬計畫在滿洲製造。因其所需原料為食鹽及多量之煤炭。故不得不在產鹽及煤炭最富之處經營。滿洲實為經營此事業最適宜之處。曹達灰為各種工業之基礎，日本無論如何須設法自行製造，此已為產業界多年討論之舊題，現其解決已能更進一步。又如日本毫無出產或在日本雖經試驗而終歸失敗之鉛原料及亞硫化鎂工業，於滿洲實為天然之資源。是以滿鐵會社對於此種事業，刻亦正在努力求其成功。此等工業，在日本創設不易，因不但缺乏原料，燃料，亦且缺乏財源。如在滿洲經營，不特可與日本國內產業以助力，且可以滿洲之特殊產業貢獻於日本之國家經濟。基於所謂產業立國之根本方針而擇事業經營之也。

五　結論

於滿洲之製鐵，燃油，窒素肥料及曹達工業等諸事業，如能如預期發展，則每年可以防遏一億圓至一億五千萬圓之外國品輸入。或曰：雖防遏一億圓至一億五千萬圓之輸入，然此款僅不付與英美而已，而得之者為滿洲，此不過貿易之對方變換耳，在事實上對於日本經濟無利可言。正如向滿洲購辦農產物如大豆等等同一理由，於國家經濟何有於特殊影響？若吾人詳加調查，即知此言不確，如吾人向滿洲購辦大豆一億圓，其中以八千萬圓付與中國農民，而以二千萬圓作運輸及保險之用，而此運輸費及保險費即落於日人之手，豈非與日人以不少利益乎？又如鐵與油，其貿易之利益關係，日本與中國人之分配率，恰與農產物相反。按吾人之計算，其付與中國之勞動工銀僅十分之三，而十分之七即歸於日本之投資者及船舶之運費。進而言之，謂之完全由日本

收入，亦未嘗不可。此實與農物等之輸入貿易，完全異其意義，其得失自有霄壤之別。故一億五千萬圓之生產品由滿洲輸入，付與中國者僅二三千萬圓而已，而日本則有一億圓以上之利益，此可深信無疑者。由此言之，則滿洲之經濟政策恰與所謂產業立國之本旨相合。再進而可謀解決日本國內之糧食問題。總之，日本之工業原料異常缺乏，因原料之缺乏，故各種工業，不如在國外創辦之為易舉。現既知滿洲為一大財源，對其開發利用，須樹立確定之基礎，然後協力經營，此實為吾人所痛感之處也。

日本因日俄戰爭之結果而獲得滿洲之利權，此權利對於日本國家有何價值，並其對於政治上國防上及國際關係上又有何價值，殊非數字所得表示而出。從經濟力而觀之，余敢斷言滿洲對於日本國家經濟之價格，至少亦有五百億元左右。或有問曰：此種計算有何根據？余可舉第一二例證明之，上所述之鐵有三億五千萬噸，價值為三百五十億元，又今日滿鐵會社收入之鐵路利益每年為六七千萬元，百年間必有六七十億元之收入。再加煤油，肥料等之收入，按五百億元計算，實亦不為過也。



蘇俄的官僚主義：他們要我報告這一年我國有了甚麼進步，而你所報告的卻只侵吞六千羅布公款一案。」「那便是進步啦，你要曉得去年的侵吞數目有一萬二千羅布呢。」

本社收到新出版物一覽 以十二月份收到者爲限

青年友八卷一二期	上海圓明園路二十三號
語絲四卷四四至四七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青年進步一一五冊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青年協會
貢獻四卷一期	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六三二號嚶嚶書屋
清華週刊三〇卷二、四、五、六期	北平清華大學
北新二卷二四期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中華教育界一七卷六期	上海中華書局
海潮音九年九期	泰縣南門內回子牌坊泰縣佛教居士林
道路月刊二五卷三號	上海霞飛路二九九號
眞美善三卷二號	上海棋盤街眞美善書店
醫學原著索引五卷一一號	奉天八幡町三番地實驗治療社奉天支社
醫藥學五卷九期	上海北京路九十六號
新月一卷九號	上海望平街新月書店
知難八五至八八期	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一三〇號世界學會
建國二九至三二期	上海呂班路崇得里十六號
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週刊四集四六、四七期合刊五集五二至五六期	廣州中山大學
社會評論一八期	侯官福州中學陳讓昭轉
中國公論九期	上海勞勃生路致和里二十一號
中國佛學七至八期	南京毘盧寺中國佛學會
無軌列車六至七期	上海北四川路寶興路第一線書店
現代僧伽一七期	廈門南普陀
春潮一卷二期	上海施高塔路四達里春潮書店
國際週報一卷五至八期	上海環龍路一六〇號國際電訊社
山雨一卷八九期合刊	上海東西華德路二七八二號

歷史人物之心理學的研究

覺明譯

本篇為美國 Franklin Fearing 所著，原名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Historical Personalities，見一九二七年九月份之 Psychological Bulletin pp. 521—589。 譯者。

以前雖然也有不少的人用心理學的名辭來研究歷史上有名的人物，解釋歷史上的各種運動，但是以心理學為分析和解釋傳紀的一種特別方法，其發展還是最近十五年來的事。

這種方法之所以能發展，一部分自然是由於歷史學家的要求，尤其是有一些歷史學家不滿意於傳統的史學方法，感覺到有這種需要。一九一二年魯濱孫 (J. H. Robinson) 於其所著新史學 (The New History) 上曾經說道：

「新史學」要脫去從前研究歷史的限制，新史學這樣東西，將來總可以應付我們日常的需要。他一定能夠利用人類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關於人類的種種發明，——五十年來的種種發明，已經將我們對於人類的來源進步同希望，種種觀念革命了。五十年來，沒有一種科學，無論是有機的或無機的，不受重大的變化，而且有許多新社會科學增加出來，他們的名字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歷史學家亦都不知道。史學這種學問，當然免不了混入這個革命潮流裏面去。不過我們不能不承認現在有許多歷史家，還不知道歷史有革命的必要。無怪現在普通人對於歷史的範圍同性質的觀念，還是陳腐得很。（見原書二四頁，漢譯本二二頁至二三頁）

學特威爾 (J. T. Shotwell) 在一九一三年的美國史學評論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上發表了一篇歷史的解釋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也同魯氏的意見一樣，而且更為堅決，他以為：

歷史不僅是事實，並且還是生活的表現。每一樁事實後面，都有心

同意志在內，而每一種情形之內，又有一些力量，以為刺激或阻礙。因此要解釋事實，心理學與經濟學是相互為用的。你若是對小孩子講說拿破侖的事業，只要說他是天才，就可以使小孩子們滿意而去，但是這在心理學家，只算是問題的開端。我們中間這些小孩子說到拿破侖之傾覆，以為是滑鐵盧一戰所致，但在經濟學家看來，滑鐵盧一戰英國之所以能成功，乃是由於大陸政策(Continental System) 和產業革命(Industrial Reolution) 的原故呢。

所以要解釋歷史，從心理學與經濟（此處所云之經濟係統指廣義的生活所最要的物質背景而言）中所得到的解釋，正不亞於從歷史中所得到的。（見史學評論六九三頁。）

像這種以心理學的解釋為攻擊的觀點與方法，大部是取材於析心術；這一類的研究中大多數都涵有本能 (instinct) 無意識的刺激 (unconscious motivation) 或隱微的性觀念(infantile sexuality) 等等名辭在內。克拉克 (L. Pierce Clark) 在這方面的貢獻也是很博的，他在一九二一年的心理學評論 (Psychological Review) 第八期中曾作有一篇大政治家人格下面所隱無意識的動機及其對於新時代大事的關係 (Unconscions Moti es Underlying The Personalities of Great Statesmen and Their Relation to Epoch-making Events)，第一節是林肯的心理學的研究 (A Psychologic Study of Abraham Lincoln)，就是這一類研究中的一個特例。他說：

> 一國歷史上最緊要的時期，若是僅用當時的大事來解釋，很難得充分的了解。對於某一時期大政治家的人格作細密的研究，到最近才成為心理學研究中的一個對象。若能把政治上同社會上的大事，和當時大領袖個人有意識與無意識的動機，以及欲望比對研究，然後歷史的解釋，方可希望得一較為堅固較為廣大的意見。……以前的毛病就是當說明某一時期的歷史的時候，對於當時發生的事實，過於注重，同時有些大人物生來的態度却不甚留意。而這些態度大部分為控制人類行為的某種深切而無意識的個人動機的基本反應，所以他們在當時常常很熱烈的致力於某一種特別原因，其程度迥非其他偶發的理由所可同日而語。所以我們對於任何大時期的歷史，若是沒有把那特別時期的人民，尤其是那時候的大偉人同領袖，很仔細的作過一番心理學的研究以後，要想解釋，是做不到的。這種情形大體也並沒有甚麼新奇，以前也有受過嚴密的心靈分析方法訓練的人做過一些東西，歷史學家對於大政治家也曾做過一些很明白的品性學研究，但是用現在所有較合科學的態度來研究這些歷史人物，他們不是不能，就是有點不大願意。（見心理學評論一百二頁。）

克拉克於指出近代心理學在我們所有對於原始隱微的刺激的貢獻，尤其是在成人生活中與這些動機的活動有關的時候以後，他又曾

特意將這種研究的目標加以說明，以爲：

從歷史眼光看來，要做這一番功夫，應該將某一時期著名的領袖人物選出來，把他們人格中最顯著的特性和在生活上的反應加以分析，然後考察他們孩提時候曾經發生的一些大事，成年以後品性中重要的特性或者就要以此爲其先河呢。（見心理學評論三頁。）

一九一九年班兹（H. E. Barnes）在美國心理學雜誌（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上發表了一篇心理學與歷史（Psychology and History）的論文，把歷史解釋的心理學派所用的方法與觀察點作一很周密的考察。下面所引就是他研究此題以後所得的總結：

這篇文章的用意第一步是敍述科學的歷史學如何爲歷史學家準備許多比較正確的史實的發展狀況；然後說明在蒐集史料與編纂史書兩方面，因爲歷史科學的自然發展，於是以前以政治史爲主腦的，至是也不能不藉重解釋所有無數的史實，知其重要，以助其說明現狀的大概；其次指出當歷史的各種解釋紛起以後，心理學的解釋偏與其間，一時雲龍風虎，依附此說的遠較其他各家爲速；……最後把本能同無意識的因素在心靈動機和衝動裏面的重要發見以後，最近心理學因此而發展的情形略爲敍說一番，然後將這些新發見之可以應用於解釋史料者，試爲考查考查。（見心理學雜誌三七五頁。）

以前如卡萊爾（Carlyle）諸人都以爲歷史乃是一部綜合的大傳記（collective biography），班兹卻改用一句話以爲乃是歷史上大人物的神經病同心理作用的綜合升華。班兹又以爲這種方法的限制約略如下：（一）歷史學家和心理學家有時候有志向以求深知兩方面所用的方法者很少；（二）只在比較最近的人物有一點適用的材料；（三）最完備的日記和自傳不能視同一椿現在的事情可以用研究精神病學的方法來研究；（四）所有史料都是一種用文字表逹出來的有意識的資料，所以如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改換（displacement）以及擴大（projection）等心理學的錯誤是免不了的。

一九二七年卡特林（G. E. G. Catlin）曾著了一部政治學的理論與方法（The Science and Method of Politics），內中討論心理學對於政治學和歷史的關係地方很多。常指出「歷史解釋是以我們對於人性的科學方面和普通方面的了解如何爲其源泉」以後，並且把應用心理學方法之必須十分小心一事，很清楚的指點出來。他說道：

現在要用心理學的假設來改進歷史的外觀，還不是很確實很滿足的方法。若是以我們現在的知識程度，假設應用得太多，學者態度會要因此從眞正已知的史實基礎上拋入臆說的空氣裏面，和安提阿斯（Antaeus）遭逢同一的命運了。所以爲目前起見，這種假設，數目的限度要最小，並且以最簡單最少爭論，又爲一般人所

公認以爲常識的爲最妙。(見原書七二頁。)

卡氏替上面這段文章又加了一條附注，以爲：

此處所說的心理學是指對於想了解人類的動機，看這些動機爲利於大衆的較爲粗淺較爲基本一點的形式上的貢獻而言。心理學同醫學上的貢獻可以拿來幫助了解各個歷史人物的行爲，不過現在就來估量，還嫌太早。

從班茲所開歷史問題的目錄，可以看出這種方法應用的範圍。以下所舉可見一斑，如奧古斯丁(Augustine)的猥褻性，阿柏拉德(Abelard)的變態的懷疑和對於權威的反抗，路德(Luther)最初精神上的衝突和最後對於聖父的反抗，福耳特耳(Voltaire)根據幼年的經驗反抗權威，盧騷(Rousseau)的哲學，拿破侖的事業，克魯泡特金(Kropotkin)和巴枯寧(Bakunin)的反抗性，哲費孫(Jefferson)小時候一位男性長雅對於他的影響的研究，斯賓塞(Spencer)和彌勒(Mill)，吉卜林(Kipling)和羅得斯(Cecil Rhodes)對於不列坦尼亞(Britannia)依附的窮態，華盛頓的神性(Jehovah Complex)，哈密爾頓(Hamilton)對於有威力的政治制度的反抗，約克孫(Andrew Jackson)的色情狂與神性，林肯對於被壓迫者之非常的慈愛，羅斯福和威爾遜的事業

這種方法不限於歷史人物的解釋；也有用來解釋歷史上的大運動和危急的時期的。班茲在一九二一年的心理學評論上作了一篇分析心理學對於歷史的效用概說(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ossible Services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to History)，於討論「美國史中的幾個心理學問題」時候，說道：

在沒有說到新的動性心理學在大政治家大政客人格分析上面的貢獻以前，可以簡約的斷言一句：近代精神病學對於研究我們國民史上很佔重要的一般政策和態度，也有不少的貢獻。……現在略舉幾個應用這種方法似乎很著成效的作例，觀此也可見其重要了。例如新英格蘭清淨主義的冰河時代，最樸素的猥褻性，對於當時偷運和糖業貿易的經濟狡獪手段，應負若干責任？一七六五年以後那一時期對於自由天賦人權以及革命的哲學討論和激烈的演說，同那時盛行的偷運方法，究有若干影響？那時波斯頓爭自由的大演說家衣食種種就是靠大偷運商人爲之供給，而獨立宣言中最著名的人也就是破壞稅關規則最厲害的人；這些事實都是不可忽視的。……還有如南方之豪勇，豈不是由於男女性的自由，種族之駁雜，以及虐待黑奴等綜合而成的麼？又像漢金斯教授(Prof. Hankins)所說的，新英格蘭那些廢奴黨人的執忱，是否將他們和他們的先人同西印度羣島黑人做糖生意，因而大發其財的事實，也很高興的隱瞞了去呢？(見心理學評論一二五頁)

一九一八年傅林克(H. W. Frink)著了一部病態的畏懼與強迫(Morbid Fears and Compulsions)，曾說反對生物解剖實驗論

(antivivisection) 者的活動同南部人民對於白種婦女的態度，可以抵銷作用 (mechanism of compensation) 爲之解釋。說到反對生物解剖實驗論者的時候，所有的抵消作用乃是一種「色情狂趨勢的過度發展與不完備的抑制。」至於戰鬬的女權主義運動，傅林克也用抵消作用的名辭以爲解釋。

亨克爾 (B. M. Hinkle) 於一九二二年的析心學評論 (Psycho-analytical Review) 上作一篇心理學的方式研究 (A Study of Psychological Types)，用收斂 (introversion) 與發揚 (extraversion) 的概念來顯示某某民族團體所最佔勢力的人物與習性。例如在他那篇文章裏以爲英國是屬於代表的發揚一類，而德國則屬於收斂一類。亨氏說到這些反應的方式同戰爭的關係時候，以爲：

德國因爲是屬於收斂一類，所以抽象的哲學思想與唯心論思想發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在這範圍以內，她所有的男性原則都表現出來了，可是一離開她那本來的範圍，就要變爲一種發揚式的侵略行爲，一定生出過分自信的舉動，若是遇到一位強弱不相下而自然屬於發揚一類的強國，定規是要失敗的；這在方式方面是一定不易之理。……若是我們這個世界對於哲學科學以及詩辭是同工商業一樣地重視，德國自可以在適合他們的範圍以內，繼續使用她的功能，循着她所有並世無比的優點，路上走去，以躋於強盛之域。那時世界的歷史會要換一個面目了。可是一個收斂的國家因爲發揚的機械作用假定，採用了客觀眞實的實在物質主義，那一種超絕的努力我們是證明過了；而她之在一己範圍之內，成爲又一強有力的發揚的鄰邦勁敵的事，我們也是已經看見過了。（見原文一二八頁至一二九頁。）

哈特曼 (D. A. Hartman) 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的變態心理學雜誌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上有一篇歷史的心理學觀 (The Psychological Point of view in History. Some Phases of the Slavery Struggle)，於討論歷史的心理學觀時候，想用心理學的名辭來解釋廢奴爭議。他把廢奴派宣傳文字所用的方法作一番分析的研究，看出所用的方法是將南部所主張的原因同其他無疑義的原因比較比較，又將北部所主張的原因同那走失了路而爲當時所憎惡的運動比較比較，然後尋出自一八三〇年以至南北戰爭時南部對於奴隸制度發展的情形。哈特曼以爲這種衝突，實在是以「植棉獲利和世人逐漸知道奴隸制度的危險以及此事在道德上的罪惡這兩種力量」爲其始因。而南部的人於道德方面沒有顧到，自然造成一種文過飾非的論調，作成各種合理化的形式，以爲：（一）奴隸制度是上帝准許的；（二）黑人在經濟方面也可較勝於前；（三）奴隸制度可以保障南部白種婦女的名譽，這種名譽因爲白種人的道德行爲已是失去了，幸賴有南部婦女的貞潔還可挽回於萬一；（四）北部白種娼妓之殘酷無人理。

說到解釋社會科學方面的現象時候，常要牽涉到析心術的方法，尤其以經濟學與政治科學爲最顯著。這些研究同本文主旨雖只有間接的關係，但是最少可以看出這種觀點和方法被重視的一斑。梅立穆 (C. E. Merriam) 在一九二三年的美國政治科學評論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上所作最近政治學方法的進步 (Recent Advances in Political Methods) 一文也曾牽涉到解釋的方法；他以爲：

> 對於一椿大事除去較爲嚴正的經濟原因而外，還當考求其中社會的和心理的原因，這已經是很明顯的趨勢了。經濟這個名辭若不包括全部物質環境而言，不宜用來說明各種人類行動的道理，也久已爲人所知。平常都以爲人的推理，是以他們的經濟利益爲口實，至其思想方式確實要怎樣決定，却很少有人過問。可是依我看來，同一經濟事實的解釋每可不同，甚至彼此衝突，遇到這種情形，要推究其所以不同的原故，一定要在經濟的力量以外去找，並且非從思想的形式方面去下手不可。（見評論四六九頁。）

梅立穆所著政治學新論 (New Aspects of Politic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25) 有一章論「政治學與心理學」，內中特別說到析心術和精神病學對於政治科學的關係，他說道：

> 析心術和精神病學對於某幾種政治生活和行爲的情形，有很重要的關係。醫生得力於變態方式的研究者很是不少，學政治學的人若是也行同樣的研究，一定受益不淺。在犯罪學方面這條原則曾經很重要的應用過，因爲從這一方面得深切的觀察，所以有很大的進步。法庭和監獄都明白承認這种事實。在政府其他各機關裏，關於這種可能性，我們還沒有同樣的試用過。對於政黨領袖以及拉攏兩方的人物，我們的確曾經研究過，有時對於那些激烈的叛逆的以及保守的人，也曾加以假分析；不過我們希望要能做到澈底而合於科學的分析才好。（原書八三頁至八四頁。）

蓋爾克 (Gehlke) 在梅立穆班兹諸人合編的近今政治思想史 (C. E. Merriam and H. E. Barnes [Editors].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Recent Times, 1924) 一書中所擔任的是社會心理學和政治思想，他將政治現象純用理智來說明的理論同「社會事實起源本能說」互相比較一番。他指出有些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現象如王位、國會以及一鎮大會之類，其所以至是，乃是由於某種普通的「心理特性」有以致之。他繼續說道：

> 在政治思想方面，對於人類心性的研究實在是很需要，但是這一塊田地至今比較起來還算沒有開發過。任何政治團體之所以如此，雖然還不能用人類的合羣、尊崇羣意、畏威、養成習慣以及其他隱微的衝動，一個或各個聯合起來以爲說明，然而在實用政治學裏面，這些還是很重要。（見原書四二二頁。）

關於這些心理特性同政治學關係的研究，是很不可少的。蓋爾克即

以官僚政治和委員會的例行手續所包含的心理學問題為例。一九二三年雷浮斯（W. H. R. Rivers）在他所著的心理學與政治學(Psychology and Politics)裏對於例行手續會有下面這樣的解釋：

……為要說明心理學家所要考察研究的問題起見，我可以把很重要而又很流行的一種社會習俗叫做例行手續的來說一說。……

……所謂例行手續者其複雜與嚴厲都逾越常規，並且反奴而為主。……例行手續所以發生，深閉固拒就是其中的一個原因；這是由於行政問題非其力量所能勝任，於是多少（平常是多）出於不知不覺的態度，就採取了這種自衛方法。據我個人的經驗，各專門家之用例行手續，的確是指向這一方面的，尤其重要的是戰事局(War Office)一類的機關中這種情形特為發達，這是因為凡是到這種地方來的人都富於作戰和冒險的特性，自以為他們的重要事業是在管理一種很廣大的組織，而這種組織同以軍隊為事業的大不相同。因而致此。（見原書二三頁至二五頁。）

以上所說用心理學的觀察點和方法來解釋史實同歷史人物，雖然不算完備，（註一）然而學者在這一方面的興趣同注重之點，也很足以看見了。這種觀點雖然不盡屬於佛洛伊德(Freud)一派，卻用了不少析心術的概念與假設。用心理學的方法來解釋傳記，不一定要承認本能的原理，但是研究這些問題的人或者隱隱約約或者彰明較著的以為有稀相承的驅迫力存在其中。在用分析方法解釋傳記的範圍中間，那些學者致力造成的概念，看起來倒很有用處，現在把這些概念綜述如次：

（一）幼年的經驗和理想是決定成年行為的因素。幼年時候的性經驗，如幼年時的情感激動，子女對於家族尤其是對於父母的關係，以及隱微的環境地位，在解釋成年的行動上面都有特別的價值。

（二）成年行動的無意識的刺激。這對於帶有感情色彩的情勢，如個人四周所有組成大部分行動的事物，尤其特別重要。這裏似乎涵有本能驅使的原則在內，據說個人大部分的創造事業不是受本能驅使的影響，便受第一項所說的因素所限制。總而言之，如快樂自私等等有意識的理智目的，並不完全足以刺激個人所有的行為。

（三）個人大部分的行為受抵消成分的影響。在卑劣的情感方面尤其可以表現這種作用。個人行動大部分所取的特別形式都與這種抵消作用相關連。

（四）合理化的成分。要使個人行動適合於社會，那麼採取若干合理化的形式，常屬必要。這些合理化的形式有時很是細密，即是個人對於自己大部分行為所持的理由尤其是用文字表達出來的，因為這種作用，所以不得不審慎周詳。

用心理學方法去解釋歷史人物，如今還沒有人把這一方面的研究，很詳盡的評論過。一九一六年多雷（L. Dooley）在美國心理學雜誌上所作的天才之析心術的研究（Psychoanalytic Studies of

Genius)一文，最先提出以爲用這一種方法去研究傳記，要以佛洛伊德的釋夢(Interpretation of Dreams)爲第一篇。一九一〇年佛洛伊德發表一篇芬奇(Leonard da Vinci)的研究，用芬奇日記所述對於幼年的回憶和他一生的事實比對起來，發見這位大畫家而兼科學家的一生，受戀母(mother fixation)的影響不少；最先用這一種解釋方法去研究歷史人物的，這大約要算是其中之一了。

從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四年，對於名人或近於名人的研究，很發表了不少的文章。這些研究大都用佛洛伊德的心理學方法，並且多數發表於德國各析心術雜誌上。多雷所作天才之析心術的研究一文中曾把那些文章綜括起來，作成提要，此處不必贅述。所研究的人物很是複雜，以下所舉，可見一斑：Giovanni Segantini (Karl Abraham, 1911)；Andrea del Sarto (Ernest Jones, 1913)；從哈姆雷特(Hamlt)一劇中所見出的莎士比亞(Ernest Jones, 1910)；Dante (Alice Sperber, 1914)；Nicolaus Lenau (J. Sadger, 1909)；Heinrich von Kleits (J. Sadger, 1910)；Gogol (Otto Kaus, 1912)；Richard Wagner (Max Graf, 1911)；Louis Bonaparte, King of Holland (Ernest Jones. 1914)；Amenhotep IV (Karl Abraham, 1912)；Count Ludwig von Zinzendorf (Oskar Pfister, 1910)；Margareta Ebner (Oskar Pfister, 1911)；Loyola (Gerog Lomer, 1913)；Schopenhauer (Ewdard Hitschmann, 1913)；Socrates (Karpas, 1915)。斯密士(P. Smith)所作從析心術中所見路德之早年的發展(Luther's Early Development in the Light of Psychoanalysis)，於一九一三年發表於美國心理學雜誌三六六頁至三七七頁。

一九一九年班玆發表他的心理學與歷史，論述心理學同歷史的關係，將各派歷史解釋的學說都予以審愼的批評，心理學派的理論與方法也有所說明。以爲關於構成歷史人物的刺激與人格問題，不僅僅是蒐輯事實可以解決的。班玆並且反對用不加分析的「力」神祕的「理想」等名辭來解釋歷史。這種理論班玆在一九二一年批評克拉克所作林肯研究的分析心理學對於歷史的效用槪說一文中曾經說過。他說道：

> 說到林肯之主張廢奴，自然還有許多人推究根源，遠溯到阿民尼阿斯(Arminius)在條托堡森林(Tentobery Forest)之大敗羅馬人，條頓民會(Tentonie Folkmost)之促進一般人對於自由之要求，後世所有自由情感藉爲護符的大憲章(Magna Carta)，以及議會運動(Conciliar Movements)等等，以爲是林肯思想所由來。但是我們還是主張依特一種眞正可靠的個人心理學的研究，然後人類對於秩序自由權威反叛等基本問題所起反應的根本背景，從此才可得一線光明。(見原文二二頁。)

班玆在這篇文章中對於哈密爾敦(Alexander Hamilton)和哲費孫(Thomas Jefferson)兩人有一很詳細的分析哲費孫的品性以

不畏強禦，爲最顯著，據說哲費孫的父親在家中傲慢自信，凌轢一切，他的母親姊妹反抗父親都很厲害，所以哲費孫也受了這種影響，後來他的政策同政治學說，無非是從幼時反抗父親不畏強禦的那一種革命性精密推演而出而已。班玆說道：

把哲費孫的民主政治看作由他不畏強禦的稟賦很仔細的裝扮和第二次的合理化而成，也不爲過，而推尋美國民主政治的由來，追溯到沙德衞爾 (Shadwell) 幼時以一蒼白孱弱之軀，爲他的軀幹高大其勢洶洶的父親所威嚇，以致駭得退縮趦趄，同說這是導源於條頓民會，或反對哈密爾敦的政治和經濟的計畫，其正確正無以異也。（見原文三五頁）

至於哈密爾敦的幼年光陰，據班玆的意思，乃是在『理想上採取一種動性的和建設的品性，及至發見實際以後，不因而退縮，反去謀征服』這些情形之卜消磨掉的。哈氏同他的父親少有關係。

一九二一年同一九二二年克拉克所發表的那些研究，在用英文發表的這一類著作中要算最精密的了。上面所說到的大政治家人格下面所隱無意識的動機及其對於新時代大事的關係一文，大體是一篇用心理學去研究林肯的文章。從心理學上看來，林肯人格中最顯著的特性便是受苦痛以後的週期下降性 (Periodic depression)。克氏把佛洛伊德同何氏 (Hoch) 的下降反應學說加以評論，以爲這種作用可以顯出成年時適應之不完備，並可表明主人翁願死與願再得慈母的一種情形。據克氏的研究，林肯一生的行爲大部分是受母親理想的影響的。

克拉克的第二篇文章是天才所具瘋癲人格之心理歷史的研究 (A Psycho-Historical Study of the Epileptic Personality in the Genius)，見於一九二二年析心術評論第九號。瘋癲人格構成的要素是自我中心感覺特別銳敏和情感薄弱。克氏這篇文章中間對於陀斯妥也夫斯基 (Dostoevsky) 拿破侖和愷撒 (Cæsar) 這三位帶瘋癲性的天才生平同人格研究得很是詳盡。除卻對於有名的狂人研究而外，如麥克松 (C. Moxow) 在一九二二年析心術評論第九號上所發表的聖保羅之瘋癲性 (Epilephi Traits of Paul of Tarsus) 一文，也是應該留意的。(註二)

一九二二年哈羅 (R. V. Harlon) 在析心術評論第九號上也發表了一篇亞當斯之心理學的研究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Samuel Adams)。據哈氏的意思亞當斯的行爲乃是受『卑劣性強烈刺激的神經質人物』。哈氏又於討論用這種方式研究歷史人物的時候，將用『一種足以妨礙了解的方法』理想化的危險，也爲指明出來。

一九二〇年堪伯夫 (E. J. Kempf) 刊行一部病態心理學 (Psychopathology)，研究達爾文 (Charles Darwin)，(註三) 開卷有這樣的幾句話：

研究一家人的心理學時候，可見父母有意或無意的拒絕抑制，每可養成兒童不自然的慾望，以自成一種特別的態度，去找尋有定的事物和表現的方法。這種滿足欲望的方法，一到兒童成年以後，有時可以釀成一種很痛苦的懸望，有時也不至於如此。這是要看社會需要和所要克制的阻力性質如何，然後可決。不過有一個問題是應該時時記在心上的，就是「一個人到底是因為想一種平常而難於得到的東西不得，而感覺痛苦呢？還是想一種變態而卑劣的東西不能得到，而感覺痛苦呢？」下面所選這兩位有名的科學家（一位是達爾文，一位不知姓名，）顯示一種是極力把所好的需要升華起來成為發展很高的人格，一種是因為極力抑制而長久的懸望愈能堅持的這些競爭不已的作用，然而這兩種又因為不自然的自動欲望為虛偽及固定的狀態所限制，以致阻力不能有所更動；所以竟至於此。（見原書二〇八頁。）

達爾文所以能成為古今來一大建設的思想家的因素，據堪伯夫分析起來很有趣味。今為綜括如次：（一）達爾文忠守他母親的願望（堪伯夫對於此條加有附注，以為僥倖這些願望，理想實踐兼而有之，「這不是多數為母親的人所能的。」）（二）達爾文對於萬事萬物的思想和理解都絕對自由。（三）他有遺傳的恢心謙遜同眞率。（四）忍耐。（五）不受經濟的逼迫和家庭的衝突。（六）他的父親雖然阻止他作博物學家，然而有他祖父的學說以及格蘭特(Grant)，亨斯魯(Henslow)，塞治尉克(Sedgwick)，來伊爾(Lyell)，呼克爾(Hooker)諸人的影響，竟能把他父親的阻力打消了。（七）他對於他的研究看得很神聖。達爾文患有慢性的神經衰弱病，不能受刺激，不能預慮，不能受驟冷驟熱，心臟跳動，血管充血，消化不良，暈船，嘔吐，發顫甚烈，失眠，思想固執，不能批評，厭惡交際。堪伯夫以為達爾文這種神經衰弱病完全是由於『順從他的父親，於是凡是他同他父親的關係以及其他與他有關係的事，他可以自行作主的，他都自行放棄了。』順從的結果精神上雖沒有十分失去常態，而身體卻弄得異常衰弱。這種形勢，堪氏敍說道：

達爾文探尋自然秘密和母親的愛，幾乎受了嫉妒的摧殘。任何嫉妒，任何人生富貴，他都不在意下，父親的言語和訓誡，他也十分順從，毫不猶豫，他只很巧妙的去選擇各種娛樂。除掉營養不足，心臟跳動血管充血暈眩失眠等症，很不舒服以外，各種煩惱虛偽的反應，他都能壓抑下去。（見原書二五〇頁。）

最近研究歷史人物的文章，有安德生(F. A. Anderson)的聖經人物之病態心理學研究一瞥(Psychopathological Glimpses of Some Biblical Characters. Psychanal. Rev, 1927, 14, 5-70)，摩克松的尼采的淫蕩性之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Libido in Friedrich Nietzsche Psychoanal. Rev, 1923, 10. 170-183)，辛因(R. Bain)的斯賓塞對於愛略阿的戀愛(Spencer's Love for

George Fliot. Psychoanal. Rev.,1927, 14,37)，赫爾曼(I. Hermann)的費希奈學術思想之析心術的研究 (Gustar Theodor Fechner; Eine Psychoanalytische Studie uber individuelle Bedingtheiten Wissenschaftlicher Ideen Vienna, 1926) 等篇。此中第一篇是用病態心理學去研究聖經中間雅各 (Jacob)，大衛(David) 和保羅(Paul) 三位人物的。第二篇是對於尼采淫蕩性研究的結論。培因的研究是想說明斯賓塞的腦筋損壞和其他神經衰弱的徵象的。培因相信斯賓塞也同其他的天才一樣，神經方面是不大安定的，這種情形，培因敍說如次：

我所說天才的神經方面是常常不大安定的意思，就是這樣。他感受刺激特別銳敏；反應也迅速正確持久；在一定的時候之內，所有的經驗遠比常人爲多，而因爲他的神經組織的原故，這些經驗，在他看來，特別有意義。他的應變的能力也比常人爲高；他於運用或弛放腦力，所得的效果，也遠勝常人。簡單說來，他是一架比較好一點的思想機器，——一種安放得很細密，而又特別複雜的渦狀細發條和重搬軌式的機械作用。因此天才的機能一失序時，其危險遠較常人爲大。兩者的差別好像瑞士錶和日晷一樣。（見原文三七頁）

培因以爲斯賓塞的腦筋所以敗壞，就是由於同愛略阿戀愛失敗所致。他把他的研究綜述如次：

簡單說來，由我所敍述的可以見出一位神經一向不安定的人，特別以「僅僅小孩子的心理作用」著稱，附有一種以自我爲本位的逃避實際的性情；驕傲殘酷，極力躲避着同婦女發生戀愛。他之同愛略阿發生戀愛，是他生平第一次同婦女有很密切的社交和私誼，此外也不再有。但是他的愛人，爲生平所最好的朋友搶奪以去，以致他的求婚竟被拒絕了。他神經上受了刺激，因此健康大受影響，精神上也受了打擊，從來雖然漸漸復元，却總沒有完全恢復。……他實在是失戀了，品性方面已預種憂愁之根，社會方面則趨於不適當和無益之境。他的個人主義哲學，與他思想一般的內容很不相合，這由於他神經上的不安定，僅有的孩子氣，及不自然的性生活，於是在心理學上自然發生了這種結果，平常生活中可以發展的社會習慣，也因這三種原因而中殀了。（見原文五四頁至五五頁）

赫爾曼的文章是從分析心理學的眼光來研究費希奈的生活同哲學。此外如布律特(L. Pruette) 之波氏之析心術的研究 (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Edgar Allan Poe. Amer. J Psychol, 1920. 31, 370–402)，克拉克的亞歷山大大王的自身戀愛(The Narcissism of Alexander the Great Psychoanal. Rev, 1923. 10, 56-70)，赫啓曼 (E Hitschman) 的刻勒生平同著作之析心術，確定與推測 (Gottfried Keller Psychoanalytic Assertions and Conjectures

Concerning His Life and Work. Imago, 4, Nos., 4. 5.）都是屬於這一類的文章。

現在把歷史上的大人物姑且都稱為天才，那麼從上面所說這些天才的研究，可以看出同一的結論，即是病態心理學以及神經病的趨勢，常為構成天才人格的因素。上面所引培因的研究，尤其很清楚的指出這種觀點，培因並且以為歷史的特性乃是歷史上神經病與心理作用的綜合升華。這種概念，傳林克曾有一段很確定的說明：

很平常的人適應環境，毫無困難。他們很容易滿足，對於任何根本改革，不大敢作殊死戰，也沒有興趣去從事這些改革。要引入一些新運動新改革，一個人須有繼續的不滿（最低也須有似乎不滿的情形）與慢性的刺激，而這種不滿，在有些例中的確帶有神經病，并且表示個人對於環境不完全的適應。所以天才同神經病絕不是相距萬里，有些地方還可以看出是同一趨勢的表現。（見原文一三六頁。）

若是承認了這種觀點，那麼從歷史解釋方面看來，天才（即已經著名的天才）之病態心理學表現的研究，實是第一等重要的問題；當這種表現成為哲學，政策以及藝術作品，而可以範成史實時，尤其確鑿不易。

這種分析之必需與重要，大約可以公認，不過所根據的假設還有爭論。研究到這些問題的人，似乎都以為析心術中隱微的概念最是有用。這種情形對於析心術假設，是否為一障礙，還是在心理歷史問題上面有某種不帶情感的科學精神，且不去管他，總之作這些研究的人都不是專門心理學家，這是很顯著的。

無論建立一組甚麼假設，對於傳記之著作與解釋正有一種新學派要產生出來的事實，這是不能否認的。近年來所著心理學的傳記很是不少（如今還沒有人評過）其中大多數可視為本文所說歷史人物研究的證明。所以自有這些心理學的解釋而後，著述傳記在收集材料與解釋方法兩方面，可算是都起了變革了。

舊派心腸慈善的文學劊子手和傳記家所唾棄而視為無關重要或風趣不佳的材料，就是新派解釋的傳記所根據的材料。從科學解釋和實驗方法論的觀點看來，要估定一個人物的價值，無論甚麼材料，都是有用的。科學上所應注意之點，上面已經說過；在解釋的內省方面，佔有很重的任務。不過近代的病態心理學若沒有解釋，那就會不成話了。

對於歷史人物只用一些晦塞隱祕動人觀聽的辭句，這算不得解釋，我們要了解那些在歷史上做過一番大事的人物，應該就所能得到的史料與面研究個人的環境同所有最大的反應，這才是當務之急。卡特林作所著的政治學的理論與方法一書中，於指出用「本能」同「無意識」等概念為行為原因的危險以後，又以為即令用這些名辭，其所釀成的誤解也比用一種指導的「智慧」為品行的說明要好得多。所以他說道：

就現在我們對於心理學上的知識看來，只可以根據人類行為最大的可能率稍為建立幾條假設，此外無以復加。所謂本能的反應，固然是靠不住；說行為的形式是依着機會決定，也是不對。到如今還要學着星相家的樣子，以為所有大大小小的行為是由顯著的影響預為決定，這一定是謬妄之談，無論何物，只要同指導人類行為的力量近於平衡的地位，就可使事實的途徑改變方向；這種偶然的情形，數難枚舉。……一個人自然仍可以選一聰明的自私——作人性的指南，但是實際上人性受這方面的影響很少，所以假定動機和方法以及假定其他一個或幾個優越的動機，以為試驗的起點，是沒有人反對的。（見原文一二七頁）

就本文所述各家研究的結果看來，下面所歸納出來的五項實為用心理學解釋歷史人物的特別有價值的材料。所謂五項者：

（一）各種自傳式的材料，如信札日記可靠的談話之類。就近代病態心理學的眼光看來，這種材料對於人格構成的解釋，都是很重要很有關係的。孩提同成年時候的自傳式材料，尤其特別重要。

（二）個人在文學上同藝術上的作品。這些是用來當作客觀資料的研究。

（三）同時的人，尤其是父母親戚朋友甚而至於仇敵所說及所觀察。不過應用這種材料的時候，先得知道述者個人的偏見是怎樣。

（四）個人孩提以及成年時代的環境，（此處所云環境係廣義的說法，包括家庭宗族朋友等等而言。）

（五）就一個人的最大活動所表見出來的一己興趣。

以上所舉五項，是為新心理學派的傳記（Psychobiography）所取材的資料。不過解釋這些資料，其目的並不在將個人為之理想化，乃是要人用一種了解個人活動的眼光去對於一個人的人格，為批評的考察。在這方面專門心理學家很可望有重要的貢獻。只是在現今心理學尚未成熟的時期，採用心理學上的貢獻過於鹵莽，很是危險，這一點卡特林已經說過了。卡特林也相信要解釋史料，借重於心理學的處所很多，『不過要留心的就是不要採取武斷的教條，而當依政治思想史所指明，採取那些天才人物曾經用過雖獲小效而欠十分慎重的試驗的假設，以說明過去的歷史。』

（註一）用心理學解釋政治現象的文章，有梅立安的論心理學在政治學研究中之重要（The Significance of Psychology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 Polit. Sci. Rev., 1924, 18, 469），心理學政治學進乎（Round Table on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Amer. Polit Sci. Rev., 1924 (Aug.), 1925 (Feb)），卡林（H. Kallen）之政治學之心理學觀（Politics as Psychology Amer. Polit Sci. Pev., 18, 181），哥斯耐爾（H F Gosnell）之心理學對於政治學之實際應用（Som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Psychology to Politics Amer. J. Sociol., 28. 785），格羅夫斯（E. R Groves）之社會學與分析心理學對於佛洛伊德假設之一種評譯 Sooiology and Psycho-Analytic Psycholog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udian Hypothesis. Amer. J. Sociol 1917, 23, 106–116) 徹斯 (H. W Chase) 之心理分析與社會科學 (Psychology and Social Science. Amer. J. Psychol ,1917,28,216–228) 李浦曼(W Lippmann) 之政治學序 (Preface to Politics. 1914) 福勒特 M. P Follett 之新國家論 (The New State, 1918) 華勒斯 (G. Wallas) 之政治學中之人性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1909) 諸文,可供參考。用心理學解釋經濟現象的,如克拉克之經濟學與近代心理學 (Economics and Modern Psychology J. Polit Econ., 27, 1–30) 奧格朋 (W. F. Ogburn) 之經濟史觀之心理學的基礎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mer. Econ. Asso. Pros.,30–31:29) 以及狄更生 (G. C. Dickinson) 之經濟動機論 (Economic Motives A Study of the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With Some References to Other Social Science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2) 諸文,可算代表的作品。至於應用心理測驗方法來研究社會科學,本文無暇述此。

(註二) 安吉生之聖經人物之病態心理學的研究一書,其中也講到聖保羅,他說聖保羅患有神經昏亂的毛病 (hysteria),並不說有瘋癲病。

(註三) 堪伯大最初於一九一八年發表了一篇達爾文之興奮性與神經衰弱的內來源 (Charles Darwin I The Affective Sources of His Inspiration and Anxiety Neurosis. Psychoanal. Rev., 1918 2,151–192)。此外還可參考一九二七年赫爾曼所發表的達爾文論 (Charles Darwin. Imago, 1927, 13, 57–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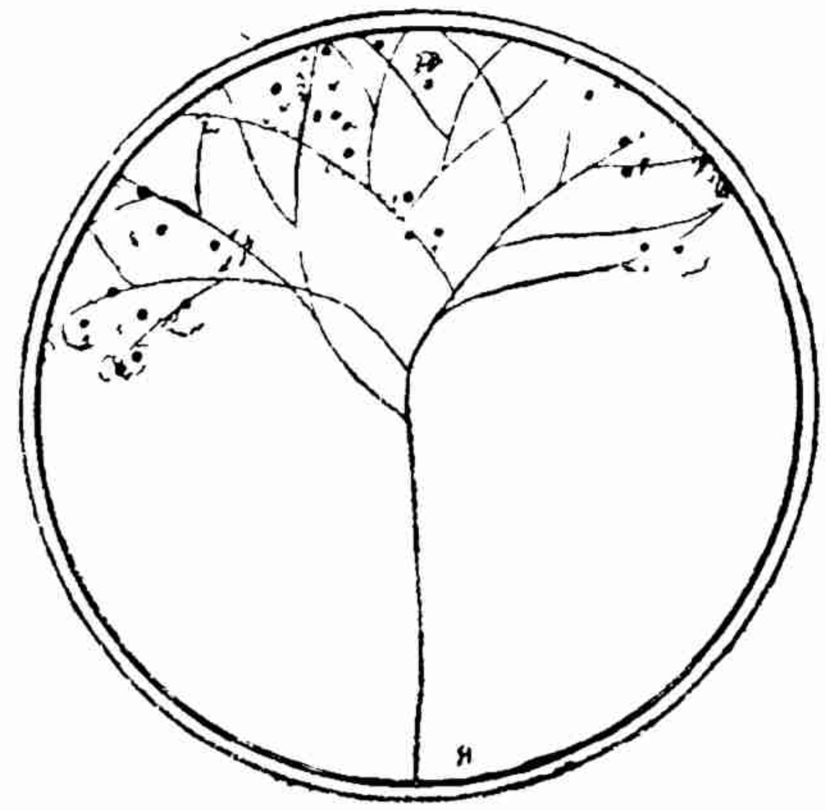
『新生命』

『新生命』是一種月刊雜誌,是一種以黨義為立場的刊物,言其內容,有(一)民生主義之闡發,(二)中國特殊問題之討論,(三)社會科學講座,(四)國際政治介紹,(五)法制資料等。完全以冷靜縝密的態度,對事實作分析的科學的考察,以研究的方法是現在所最必要的。該刊由上海霞飛路霞飛坊新生命社出版,已有一年餘的歷史,每冊定價二角,定閱全年連郵費在內大洋二元八角。茲將其最近三月各號之要目列下,以見一斑。

(一月號)民生主義的經濟政治(薩孟武)治權分立的制度和學說(梅思平)中國宗法勢力及其摧毀(陶希聖)戰後十年之國際現勢(樊仲雲)國際政治經濟概況(馬哲民)革命十年紀念之德意志共和國(樊仲雲)英國勞動運動的守勢和攻勢(文聖舉)新西蘭的土地政策(周憲文)中國勞動問題概論(樓梧)社會科學講座(陶希聖)英國最低工資法(廣化)蛾死(黎錦明)革命的女兒(傅東華)

(二月號)五權憲法的設計(梅思平)五權憲法與民生主義(薩孟武)五權政治的分權論(張崇伏)關於士大夫身分的幾個問題(方岳)英美等國官考試的比較(張大同)歐戰後的國際經濟與國際勞動問題(貢耀華)總統選舉後之美國(樊仲雲)美國資本集中化的發展及其前途(馬哲民)日本的土地問題(寄鋒)中國勞動問題概論(樓梧)社會科學講座(陶希聖)一九二九年以前國際大事記(樊仲雲)德國家內勞動者工資法(廣化)血淚(石心)

(三月號)中國經濟問題之三民主義的考察(周佛海)民生主義實現的前提(薩孟武)建設三民主義國家導言(實君)中國封建制度的消滅(方岳)對中國作如是觀(長谷川)法西運動共產運動與民族運動(悲天)法西斯統治下的意國經濟(郭成信)美國資本集中化的發展及其前途(馬哲民)中國勞動問題概論(樓梧)社會科學講座(陶希聖)國際近事(樊仲雲)法國工資法(廣化)三年(光人)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使命(賀耀組)



所謂傳統的文學觀

郭紹虞

在於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所謂傳統的文學觀，實即是儒家的文學觀。儒家推尊孔子，以聖爲法，則所謂儒家的文學觀當然又不外於孔子的文學觀。但是我們不能說傳統的文學觀即是孔子的文學觀，因爲孔子的文學觀與後儒的文學觀實在還有一些區別。此理至顯，正如研究儒家之人生觀者，不能謂即孔子之人生觀也。

欲明孔子之文學觀，先須一言孔門所謂「文學」之意義。論語先進篇『文學子游子夏』，是爲「文」「學」二字連綴成一名詞之始。邢昺疏釋爲『文章博學』，我以爲解得很對。蓋孔門對於「文學」之含義，實在有兩部分：其一指文章言，其又一指博學言。大抵孔門論文，就形式言則區爲「詩」與「文」二種：以韵文稱「詩」，以散文稱「文」。就性質言則別爲文章博學二義：以「詩」指文章，以「文」指博學。而「文學」一名則所以統攝此二種者。

孔子謂『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此即所謂『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左氏襄公二十五年傳引仲尼語）之意，也即所謂『辭欲巧』（禮表記引孔子語）『其辭文』（易繫辭傳）之旨。人無有不能言者，必學詩而始有以言者，蓋所以使其言之文耳，所以使其辭之巧，辭之文耳。孔門論「詩」，隱含「文章」一義，所以孔子文學觀中有最重要的兩點，其一即是尚文。

孔子答子貢『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之問，謂『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可知「文」從好學好問得來。論語學而篇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晏集解引馬融說云：『文者古之遺文。』述而篇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邢昺疏云：『文謂先王之遺文。』曰「遺文」，則可知「文」是指典籍而言；凡書本以內所有的知識皆在「文」的範圍以內了。此所以貴博學。雍也篇引孔子語謂『君子博學於文』而

子罕篇亦言顏淵有『博我以文』之歎，蓋可知孔子論「文」本兼「博學」一義。所以孔子文學觀中其又一重要之點卽是尙用，蓋學術本所以致用也。

後人不知孔子「文學」一名有文章博學二義，不知孔子所言「文學」有詩與文之別，不知孔子文學觀有尙文與尙用二點。於是泥於他論「文」的一方面，遂以爲孔子的文學觀偏主於應用，而主義理者倡爲『文所以載道』之說（周敦頤語）主經濟者復舉出『文須有益於天下』之語，（顧炎武語）或者泥於他論「詩」的一方面，遂以爲孔子的文學觀本不這樣拘泥，孔子論詩，也有主無關係者。（袁枚說）實則皆見其一端而已！

尙文尙用二點卽現在爲人生的文學與爲藝術的文學之爭。二者兩相衝突，互爲矛盾，但在孔子卻能善爲調劑以到恰好地步。『中庸不可能也，』孔子思想卽是處處能到中庸的地步者。此固不僅其於文學觀爲如此，而文學觀亦不能外是。故其尙文的觀點，雖本其論「詩」的主張，而其論「詩」也未嘗不尙用；尙用的觀點雖出於論「文」的主張，而其論「文」也未嘗不尙文。

後來詩人本於哀豔，務於恢誕，於是『風雅之文變爲形似，比興之體變爲飛動，禮義之情變爲物色。』（柳冕語）尙飾輕質，尙文輕用，其弊至齊梁詩人而益甚。後來文人主於明道，歸於徵聖，於是變爲『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顧炎武語）尙用輕文，尙質輕飾，其弊至宋代道學家而極。齊梁詩人史家以入文苑傳中，固不足以當儒家；然若因於後世道學家之論文而以爲卽是孔子之文學觀亦豈其然！

所以我以爲孔子之文學觀，後世詩人文人各得其一端。詩人論詩雖不免猶有泥於『止乎禮義』之說者，但很有一些人卻能解脫此束縛。卽如袁枚論詩標舉性靈，不廢豔體，似乎與傳統的文學觀很相背馳了，而其詩話或文學中卻屢屢自言其論詩常折衷於孔子。可知孔子的文學觀，本與一般人所認爲傳統的文學觀者有別。我們欲明所謂傳統的文學觀是什麼，第一步先須認清只是後世文人的文學觀而不是詩人的文學觀。——固然詩人的文學觀也有不免受文人影響好戴大帽子，掮大招牌以嚇人者！

孔子於「文學」一義中兼論韵體的詩散體的文兩項，何以後來傳統的文學觀乃獨偏於文人呢？這個原因，卽由一般人不究學術名詞含義之變遷。孔門所謂「文學」兼有文章博學之義；其所謂「文」，又本有學術的意義。其解釋本與後世不同，所以論「文」可偏主於用。後來字義既變，而一般人不加分別，猶以孔子論「文」之語解釋後人所言之「文」，以作爲後人所謂「文學」的標準，於是纔形成傳統的文學觀；而所謂傳統的文學觀遂亦只是後世文人的文學觀了。

在文人中間猶有一些區別。阮元文言說以孔子文言爲千古文章之祖，至單行之語非言之有文者。劉師培論文雜記亦謂：『文訓爲飾，乃英

華發外秩然有章之謂。循名責實，惟韵語儷詞之作，稍於緣飾之訓相符。』這種主張，也均不失孔門尙文之指。其立言根據也自謂出於孔子，但與一般人所認爲傳統的文學觀者亦有間。所以我們欲明所謂傳統的文學觀是什麼？第二步更須認淸只是後世散文家的文學觀而不是駢文家的文學觀。

這個原因又安在呢？我以爲不外一般人迷古的習慣。文體上的今古之爭，本不始於韓愈。周書柳虯傳謂『時人論文體者有今古之異。虯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云云，可知今文古文已相水火，韓愈不過窺出一般人的弱點，遂以復古爲號召耳。後來古文已占優勢，則駢文自相形見絀，所以駢文家的文學觀，雖也出於孔子，而不足爲傳統的文學觀。

至若專就散文家的文學觀言，也復各有異點。古文家雖主明道而以文爲事。其高者因文以及道，而在道學家看來猶且有倒學之譏。（程頤譏韓愈語）其次者臨文以求道自謂文與道俱了，而在道學家也以爲是大本都差。（朱熹譏蘇軾語）其下者沈溺於文辭紺麗之習，見聞掇拾之工，雖欲慕道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朱熹答楊履正書）則更與道相遠了。所以古文家雖主明道，終究是文苑傳中的人物。其文學觀雖也有一部分的權威，終究不敵十足道地的儒家的文學觀。所謂道地的儒家，其主義理者專偏於致用之本——是立言以前的德，必須有其德纔能有是言。其主經濟者又重在致用之果——是立言以後的功，必須有其功纔能副其言。所以欲明所謂傳統的文學觀是什麼，第三步更須認淸只是所謂儒家的文學觀而猶不全是古文家的文學觀。換句說來即是所謂傳統的文學觀云者，僅僅得到孔子尙用的一點而加以發揮而已。文學觀而專主於尙用，此所以一般人論到傳統的文學觀恆痛心疾首於文學之喪失其獨立性也。

古文家的文學觀也主明道，不過猶不失尙文之指，何以便不能成爲傳統的文學觀呢？則亦有故。孔子尙文，即其尙用的手段。『不學詩無以言，』學詩即所以助其實用的言耳。『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尙文即所以使其言得以行之遠耳。所以謂詩可以興觀羣怨，可以『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這即爲後世主義理者論文的張本了。所以誦詩而要授之以政可以達，使於四方可以專對，這即是後世主經濟者論文之濫觴了。因此，似乎孔子於尙文尙用二种，以一種爲其手段，以一種爲其目的。論其主旨所在畢竟猶偏於尙用，則後儒推波助瀾，專主於用，固亦無怪其然矣。據此，則謂傳統的文學觀即是孔子的文學觀固亦未嘗不有相當的理由。

但是嚴格說來，無論如何，不能以孔子的文學觀謂即後世儒家之文學觀者，則以孔子終究不廢此手段而後儒家則只顧尙用的目標往往並此手段而廢之耳。此正如在中國思想史上最有傳統的權威者，不出於孔子的思想而傳統思想之形成，則固在於宋儒而不在於孔子。孔子思想畢竟亦與宋儒思想有別也。

這些關係我們可再舉一實例以證明之。孔子之『辭達而已矣。』辭達之說，解者紛紜，實則此語可與『修辭立其誠』一語互相發明。立其誠者，所達之實，修辭者，達之之方。所達欲求其誠，而修辭又所以濟其達。一方面立誠，一方面修辭，結果則歸之於一「達。」這即是尙文尙用折衷到恰好的地步。而後人之解辭達則或主於文，或主於用，每不免各偏於一端了。

其主於文者如蘇軾答謝民師書云：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卽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

這話很妙，因爲這樣的達，非質言之的達，而是文言之的達。質言之的達，只能達其表面而不能達其精微。必須先能體物之妙，了然於心，攫住其要點，抓到其靈魂，然後隨筆抒寫，自然姿態橫生，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這纔盡文家之能事。此之謂辭達。要能得這樣達了以後，才能使了然於一己者更以之了然於人人。這纔盡文辭之用。所以說：『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這種的用，也是自然的用，並非有目的的用，卽不是功利的用。這是古文家的解辭達。李東陽麓堂詩話云：

作詩不可以意徇辭，而須以辭達意。辭能達意，可歌可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足，至爲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

這又是詩人之解辭達。我們若本於傳統的文學觀的見地，便決不會有此妙義解。至於駢文家之解辭達則更重在尙文。劉師培論文雜記謂：

三代文辭，句簡而語文，書言『辭尙體要，』禮言『辭無枝葉，』貴簡之證也。孔尙文言，曾戒鄙辭，尙文之證也。

自注云：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此亦就辭無體要者言也。』

下文再說後世之文由簡趨繁，由文趨質，皆由於駢文之廢，語錄之興。則可知他所謂辭達，指修辭言。積極方面須尙體要，消極方面須無枝葉。這又是駢文家的見解了。這種解釋，在各人都自以爲是本於孔子，實則與所謂傳統的文學觀都不相符合。

其主於用者則同於傳統的文學觀的見地。其說至多，不遑備舉，姑卽就司馬光答孔文仲司戶書言之。其言云：

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爲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子不違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尙辭哉！

這數語可以代表一般儒者的見解。其所謂達是質言之的達。在主義理者說來是『有德者必有言。』（二程遺書『聖人只攄發胸中所蘊自

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在主經濟者說來是『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王安石上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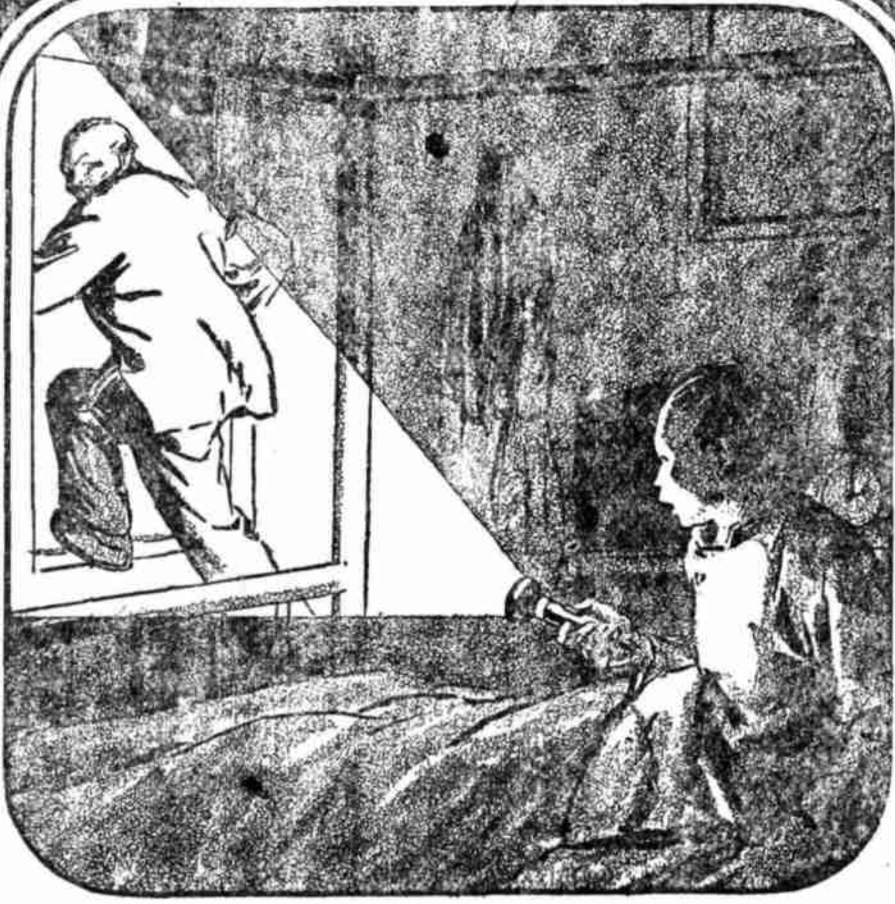
我們如能看出這個區別，纔知所謂傳統的文學觀只是儒家的文學觀，只是道學家與經濟家的文學觀，或者說只是純粹的道學家與道學家之功利派的文學觀。一言蔽之，卽是本於孔子文學觀中尙用一點以發揮者。

後來道學家實在覺得這樣淺質的達不足以言文，於是有欲合歐曾周程而爲一者，（如永嘉學派，見劉壎隱居通議。）有欲合程學蘇學而爲一者。（如程洵，見周必大曾德性齊小集序。）後來古文家也實在覺得這樣淺質的達更不足以明道，於是方苞欲『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姚鼐欲善用義理考據文章三者以相濟。所以古文家在傳統的文學觀方面猶得有一部分的權威。則以古文本有一部分帶有「雜著」的性質，不若詩與駢文之偏於純文學的方面也。明此，則知近人所以謂中國純文學之不易發展由於傳統的文學觀者可以釋然於其故矣。

一七，一〇，一二。



英國人的夢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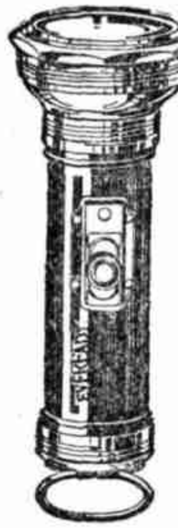


欲防暗中危險

須用永備電筒

光亮射遠——經久耐用

各處電料百貨店均有出售



EVEREADY

1318 美國紐約永備電筒電池廠製造

即著名無線電用乾電池製造廠出品

東方(873)(七)銅



德國無線電業之發展

趙曾珏

歐戰以後無線電之發達一日千里，駸駸乎有取有線電而代之之勢。此固無他，價廉而便捷也。以吾國幅員之廣，而電報電話猶未普及。欲求消息靈敏，中央政令遍達全國，則舍無線電莫屬。此又無線電特適合於吾國情形者也。惟設立電台，工程問題固屬首圖，但組織管理，尤爲重要。截長補短，端賴借鑒。歐洲無線電事業最發達者當推德意志，進步之速，殊足驚人。茲謹將其無線電之各種事業，臚陳於後，儻亦國人所樂聞，而願資參考者乎。

（一）國外之無線電交通　德國與國外無線電通報有兩大組織：(A)爲政府之郵政及電報局，隸其下者有千尼斯符斯登屋（Königs Wustenhausen）之大小各電台，其間高週率電機式及眞空管式之電台參半，電力自五啓羅瓦特至五十啓羅瓦特，均屬長浪，一切在歐通報由其主之。(B)爲由得力風根無線電公司所組織之 Transradio 電報公司。該公司自一九二一年始領得政府特許之三十年無線電信權。隸其下者有瑙恩(Nauen)等大小若干電台，一切海外通報由其主之，如北美，中美，及南美，遠至非洲，澳洲，中國，日本均在其通報範圍之內。此處長浪電台用高週率交流機，惟新建有短浪電台七座。其中有一短浪電台卽與中國奉天通報，所用浪長爲十六米突。另有一長浪電台亦與中國通報。按千尼斯符斯登屋在柏林之東南，瑙恩在柏林之西北，而總局則均設在柏林，由此用陸線遙控各該發電台。千尼斯符斯登屋另有收報台在柏林南郊芝蘭村（Zeleudorf），瑙恩亦有收報台在吉而多(Geltow)，較芝蘭村離柏林更遠。兩地所收之報均用陸線送至柏林，由此抄寫，然後發交收信人。緣發報電台與收報電台相距均在三十公里之外，故以上各電台均可同時收發。此實爲近代新式電台所必需之條件也。

（二）無線電話廣播　德國之無線電話廣播有數種，惟可大別爲二：（A）爲新聞事業之廣播。此係通訊社性質，專供報館接收，非爲私人之娛樂。全德現有三大通訊社經營此事：（a）華而富電信社(Wolffs Telegraphisches Büro)，（b）國際通訊社（Internat-

ionaler Nachrichtendienst)，及(c)社會民主黨新聞社 (Sozial-demokratischer Pressdienst)。以上各通信社均用無線電話廣播政治，經濟國內及國外新聞，採用長浪在二千米突外。接收是項廣播者須爲報館編輯所，或其分設之編輯所，或其他之新聞社，且須領到郵局之正式之執照者。按此種組織對於報館利便不少。緣國外通信都用無線電報。若各報館須直接接收，則需極精良收報機，因距發報電台極遠電力甚微也。且須僱聽電碼之專門人材，故所費至鉅。惟照以上辦法，先由各通訊社收接遠來之電報，再用本地之無線電話台廣播之，則各報館可用極簡單之收音器，接收就地之無線電話，並可免僱聽電碼之專門人材，殊屬經濟也。

（B）公共娛樂之無線電廣播。德國之娛樂無線電話廣播至形發達，自一九二四年一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無線電廣播之聽衆由一千五百而增至二百萬人。聽衆增高之原因有二：一爲電台之改良與電力之增加，二爲收費之減低。在一九二四年之初，接收廣播者須全年納費六十馬克，卽按月五馬克，現降至二十四馬克，卽每月兩馬克。此費可由聽衆按月或全年撥付。惟先須赴其本地郵局註册，並申明其收音機之式樣（礦石式抑爲真空管式）及其付費方法（按年或按月）。此費不直接由聽衆交郵局，而由郵差於發信時收去。按全德有人民八千六百萬，故平均百分之二以上之人民係聽無線電廣播者。廣播電台悉屬政府之郵局，而廣播之人員與收音之房屋器具則屬廣播公司。全德現有廣播公司九，悉系私資所創辦，而組織總公司於柏林，名德意志無線電廣播公司，由政府派無線電廣播督辦監察之。編排每日之廣播程序及請音樂家奏技名人演說，則由公司處理之。他如計劃電台，督造工作等均由郵局主之。觀此可見其含有官商合辦之性質，惟權限極清，一主工程，一理營業，不相混淆，此德人組織之精神也。現全德已建之無線電廣播台，計有二十二座，爲漢堡，柏林，哥尼斯堡，北勒斯勞，來比錫，明虛，司徒嘉德，法蘭克福，朗根堡，干尼斯符斯登屋，斯得汀，格來維次，特勒斯登，夫賴堡，加塞爾，漢諾威，布勒門，基爾，科隆，努連堡，閔斯德，多特蒙德。以上之前十電台爲主播電台，後十二所爲副播電台。所爲副播電台者，電力較小，乃收主播電台之廣播而續播，以便其近段居民接收。廣播所用之浪長爲二百至六百米，惟干尼斯符斯登屋所用電浪特長，爲一千二百五十米。主播電台所用之電力大都爲四啓羅瓦特，惟干尼斯符斯登屋有電力十八啓羅瓦特，朗根堡則有電力二十啓羅瓦特，爲目前電力最高。其他副播電台則一律爲七百瓦特。以前德國頗多高週率交流機式之無線電廣播台，現均改裝真空管，緣後者更適合於無線電話之用，而能免去多次電波也。德人於廣播電台之收音研究至精，其收音之微音器 (Microphone) 既多方改良，而收音室之設備及佈置亦均有獨到。更有輔助收音之製響器之設。此機種類不一，要其用意卽於收音之際製造某種聲響以配合某種音樂，俾收音愈臻完備，而無線之廣播在聽衆方面益覺清越可愛。（按德國無線電廣播詳章，極有可採之處，作者

當另有專論。）

（三）航海之無線電　德國復有一無線電之重要組織名德意志交通公司，德文為 Deutsche Betriebsgesellschaft（縮寫為 Debeg），此公司亦由得力風根無線電公司所產生。其營業為承辦輪船上之無線電發送事務。全德各輪船局之輪船悉由其裝置無線電機，電信工務員及發報收報員亦均由其代僱。現全德大小輪船已由該公司裝置無線電收發機者不下六百餘架。按照去年十月華盛頓會議之結果，所有船上發報機遲至一九二九年底止，須一律用調幅波眞空管發報機，以前之火花發報機須一律更換。（因擾亂海岸鄰近之無線電廣播。）故該公司之最新發報機亦係調幅波式。凡輪船由其裝置無線電機者，則所有機件及應僱之人員均由其維持，而船上旅客所發之無線電報費亦悉歸該公司，作為一支收入。每歲再由輪船局給予公司補助費若干。其他種種麻煩，如擔保通信，計算賬目，及與公私電台接洽及交涉事宜，船局一概不管而由公司全權負責。此種組織極有意味。蓋如此則船局祇須專心航務，不必分心於無線電之工務。而公司則專辦無線電事，自能應付裕如，維持通報。因之得各盡所長，互收其用，誠極好之辦法也。以上所述為輪船上之裝置，以下再講海岸上之設備。分佈於北海及波羅的海上之無線電台，計有五處，悉隸德之郵局。其在北海上者有北堤（Norddeich），喀克斯港（Cuxhaven），黑爾郭蘭（Helgoland）島，及布勒門港（Bremener Haven）；其在波羅的海上則有蘇英濛德（Swinemünde）電台。以上北堤，喀克斯港及布勒門港三電台可以同時收發，其他兩電台則祇能交替收發。通報之電浪有兩種，一為用於調幅波發報台者，其波長自六百至七百五十米，一為用於滿幅波發報台者，其波長為二千至二千五百米。此外更可用一千八百米之電波與海輪通無線電話。其間最重要者則為北堤電台，該台可與大西洋中來往之輪，用滿幅波無線電通報至一千公里以外。換言之，自漢堡開往美國之輪船於到紐約前之兩三日猶能與該台通報也。故於航業及旅客均極便利，一路可互通消息。按海岸之無線電台實至重要，因船上發報必先呼海岸電台，然後再由此處轉送他局。海岸無線電台之於全國猶門房之於屋主。門房之通報不勤，屋主必受矇蔽之苦，而來客亦因呼籲無門而受累不淺。德國之海岸線不甚長，而其設備若此。回顧吾國又當何如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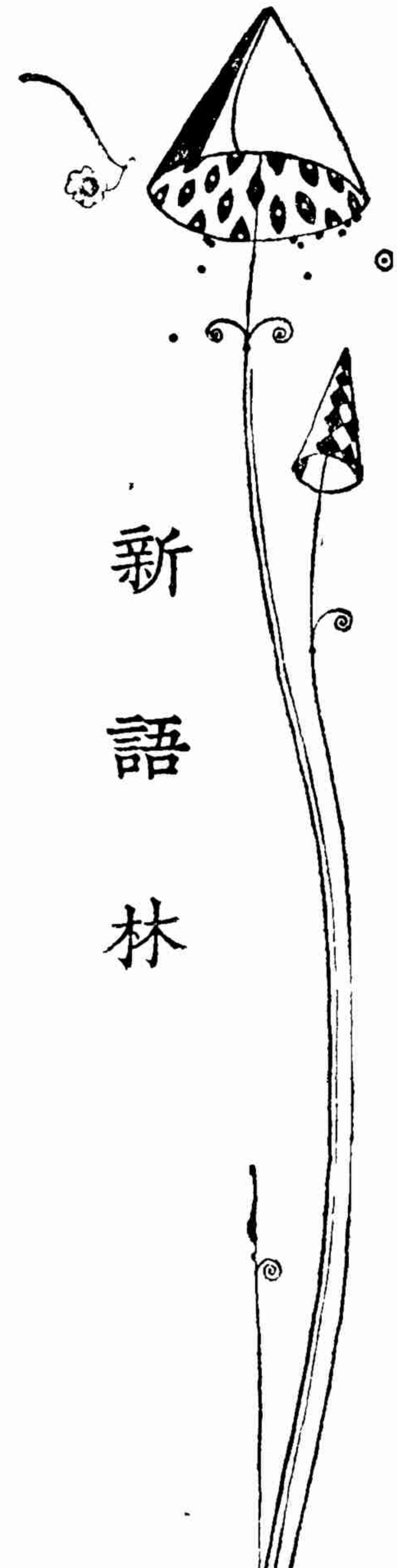
（四）航空之無線電　飛機與地面互通消息，關係航空之安全及其技術至切。欲求飛機為完備可靠之航具，則不得不有航空無線電之設備。德國自大戰後，雖其軍用航空利器，經協約國卸除殆盡，惟商務及郵政上之航空則日見發達，乘客亦日衆，其飛行倫敦，巴黎及其他歐洲大都者每週均有數班。國內之各大飛機站均設有無線電收發機，如柏林之 Tempelhof，漢堡之 Fuhlsbüttel，科隆之 Hardershof 及明虛之 Schleissheim 等航空站均置有極完備之無線電機。其他重鎮如來比錫，德勒斯登，哈諾威，北勒斯勞，及斯坦汀等均擬建立航空無線

電台。所有以上已建之無線電台，可發滿幅波，調幅波兩種電報，及無線電話。故關於飛機之停落與乎氣象以及新聞之報告兼及駕駛之技語等均可立卽傳達。其無線電話所達之距離約二百公里，無線電報所達之距離約倍之。飛機之上亦置有無線電機，故可與地面電台直接通話。此種設備予駕駛者以莫大之資助。如飛機之出發點，停落點，停落之許可否，以及救急時停落之通知等均可直接由飛機與航空站用無線電傳達，至爲靈便。航空電台所用之波長爲一千四百米。司航空氣象報告之天文台設在林登堡（Lindenberg），此台因大戰時及其歷年所得經驗，觀測氣象至爲正確。每日由該台觀察各航空路線之氣象，於準定時刻報告氣象數次，卽由該台用無線電通知全國各飛機場及航空保險處。故各飛機站隨時有極可靠之氣象報告，作爲該處航空之指南。抑更有進者天空每發生不測之變化，如忽生迷霧，冰雹，或暴風等對於航空最爲危險。故另有危險警告。此項警告由以下各航空電台分段發送至其鄰近航空之飛機，俾其準備以防不測。是項航空警告電台散佈於德意志各部。在北德爲哥尼斯堡航空電台，西北則爲漢堡電台；南德則明虛電台，其餘中部東部則爲林登堡航空電台。氣象報告固爲航空安全之一大助，但猶嫌其未足。故第二要着卽爲無線電定向器之設。此機裝於飛機上者則用以定地面發報電台所坐落之方向，俾知飛機自身究在空中何處，而免其迷途，不達目的之虞。裝於地面之定向器則利用飛機所發無線電浪以測定該機飛行之方向。例如飛機遇險求救，則地面之定向器須先測定該機之方向，然後設法營救之。德國現有航空無線電定向處之設，正在建造之中，而航空之安全更多一保障矣。

十七年，十月，十三日，德國柏林。

介紹兩種樂歌集

畫家兼音樂家錢君匋先生，近編樂歌集二種；一曰摘花，係戀歌集，歌詞曲譜，皆出錢先生及其友人邱望湘君之創製，詩情律奏，並見天才。一曰中國名歌選，係就西洋名曲，按以國內名人詩歌，曲奏新聲，詞成戛玉，亦有相得益彰之妙。承錢先生各以一册見賜，感謝之餘，特爲介紹。



新語林

安德魯斯蒙古探險之所獲

哲生

此次紐約自然史博物院的中央亞細亞探險隊，由安德魯斯(Roy Chapman Andrews)氏領導，赴內外蒙古探險。越時凡四個月，結果滿載而回北平。獲得有價值之化石甚多。此項發掘而得的物品，留華送美一時成為中國一般人注意的問題，報紙曾有所記載。不過對於他所獲珍奇之品，卻沒有詳細的文字發表過。

此次安德魯斯內蒙探險的主要目的，在尋覓史前之人類遺迹。此一重要目的，雖終於未曾達到；但在內蒙古的中部和東部安氏卻發現了許多古人類的用具和裝飾品。由此物品所看到的人類的文化，當在初期石器時代與後期石器時代間的階段。

此外還尋得許多哺乳動物的化石，內中有些是在亞細亞未曾發現過的。安德魯斯認這些化石的哺乳動物骨骼中的一具，為世上未曾有過的最大的哺乳動物。這動物也許與俾路支獸（Baluchitherium）有關係。牠四足站着時，當高二十五英尺，全身重量當有二十噸。此外又尋得以先未曾知道過的一種柱牙象（Mastodon），和屬於雷獸(Titanothere)羣的大獸。該探險隊又檢得一窠恐龍(dinosaur)的卵，此項卵子，與前人在戈壁沙漠所獲的又自不同。

安德魯斯所持的理論：以為在數百萬年以前，人類的踪迹發始於中央亞細亞高原地這高原地現在雖磽瘠乾涸，在當時的氣候狀況，則頗適合於人類的發展。所以安氏的希望，是要在蒙古等處覓得可信的並足以支拄此種理論的證據。

此次探險的結果，雖無所補於安氏原定的希求，不過他所獲的，儘足以算做桑榆之收。因為發現諸物中，有足以顯示一個 Mesolithic 文化之曾經存在。這文化的時期，遠在二萬年以前，類似於考古家在法蘭西在斯甘狄納維亞所尋得的 Azilian 文化。就安氏所獲器物數量豐富這點看來，可以證明這些居民，當時住在沙堆之中。那時的沙堆，有樹，有水，有蔭

藏之所，其人口遠過於今日蒙古人之數。安氏又發見許多人類居地的遺迹遺迹中有多量器物的積聚因此可以推知這些居民曾在那裏繼續生存至數千年之久。這些沙堆的居住者，特別精於運用石子以爲刀鑽，其後更進步而製爲箭頭矛頭，其材料用瑪瑙及玉髓之類，硬度幾與玻璃相等。他們性善捕鳥，故遺迹中發現飛禽之骨，其裝飾品中有狐齒穿成之項圈及其他壳製之飾品。安氏的臆設，以爲蒙古地方逐漸的趨近於于現今所見乾瘠的狀況，這些居民乃被迫而逐漸遷入中國本境，或北遷而入西伯利亞東遷而入阿拉斯加。（因爲那時亞洲與美洲之間還沒有白令海峽中隔起來）安氏又獲得十五萬年以前人類文化的踪迹，不過其數量並不甚多。

蒙古史前巨獸的假想圖



上圖是美國胡德華特女士由假想安德魯斯在蒙古所獲三架之巨獸骨骼化石，而繪成的。圖中前面就是安氏所認爲最大的哺乳動物，屬于俾路支獸的這怪物。立于小丘上的，就是那有特別形相的鼻的雷獸。圖中左邊小丘下的，是那有鏟狀的門齒的柱牙象。

這一場探險得到了九十箱的化石。安氏自以爲他們一行人未曾有過較此更好更繁變的搜集。安氏此次所得，其中最動一般人的視聽的就是那個極大的哺乳動物的發現。這動物站時有二十五英尺高有二十噸重，牠的一段髀骨，便有我們人體這樣大。一般人的假設，以爲牠的身體既有這樣大，則牠的行動必非常緩慢。當蒙古氣候開始變遷而適動物所資以爲生的草類逐漸減少時，牠以笨重的軀體，勢難遷地爲良，於是牠只好順循天意，放卻了生存的扎爭而死去了。

據安氏自己估計，他所攜回的化石，至少有六百萬年的歷史。內中有十五個標本，在一處地方尋着，這便暗示一件事實：即這個種類，在當時其數量必甚充盈。安氏說：該探險隊，曾在一處沙邱中，看到似乎完全的動物的骨骼，卻以種種關係，留在那邊，不曾掘取，要待下次回蒙古時再說了。

安氏又發現一個近似於美國種的雷獸，

（按此物形似犀牛，頭闊而扁，前有二角，偏於一方，最初發現於北美洲）這怪獸的頭顱形如一架大馬鞍，鼻特別發達，其形如植物的球莖，高出在深陷的眼眶之上。鼻與口之間，有一骨質的凸起分隔開。據說此物在科學上，很可算得新穎。探險隊中的動物學家，至今還不能想像此物既大如猛獁（mammoth），又有一個非常不調和的大頭，不知牠是如何進食的。此動物的頭顱，安氏覓到了七個。發現地點在張家口附近。

離庫倫三百英里以內，探險隊尋得一種 mastodon 的顎，顎底附大骨片兩片，大如園藝上所用之鐵鏟。口腔趨向於顎的中部，漸趨漸狹，狹至僅得二英寸，至此始見磨物之盤齒，其作用蓋同於輔助膝囊。安氏臆設該獸以尖頭指向外面的平闊的門齒，抄起食物，更以巨大之舌，捲入一個空室，即在空室中，食物被咀嚼磨碎。也許此物乃是半水居的動物，牠那在水邊抄取軟質的食物。牠又有兩枚獠牙，凸出口外，不過僅有數英寸之長。

相近於二連地方（戈壁沙漠中的第二個電報站）安氏遇到了世界產生恐龍卵的次位的地點。這些卵子，較前人所發現的，其形狀更為深圓，也許是屬於鴨嘴型的這種。安氏又尋到一種恐龍的化石，其長度約在九十英尺與一百英尺之間。

該探險隊，因為沙漠中酷熱的天氣，將盛石油的鐵皮箱炸開了，結果將所攜去的四千加侖的油洩走了一千加侖。於是安氏原定一千萬里的行程不得不提早回程。七月中有三星期的繼續陰晴下的溫度，常達一百一十度。該探險隊一路進行，頗為順利。惟回程中，自庫倫以至北平這段的一百二十英里的程途中，則頗為吃苦。此處簡直是一吋一吋的進展。前是大水，後是大水，還有濫泥，有急流，有沿途拋棄的毀卻的車軸。在平昔以一車行數小時的程途，此時他們要走三天。但安氏等終於把脆弱的標本平安地運回了北平。

由安氏的最近的發現，我們乃得知道在戈壁沙漠這處地方，距今兩萬年前，生物最為繁多，最為擁擠，而人類卻輪不到安適的生活。距十五萬年以前，生產獸類，多屬奇怪，人類的生存，更受獸類的迫害。由此再上溯，乃為巨獸時代。安氏所得的歷史上最大的哺乳動物，也許就是這巨獸時代中的怪物。

這巨獸之大，美國科學家拿美國最出名的一所大屋子，叫做胡爾華斯建築（Woolworth Building）的來做比例，且即以此為該獸之綽號。這建築，全高達七百九十二英尺，牠雖有這樣高大，但卻還裝不下這龐然大物。據科學家的推測，這巨獸身體既有這樣長大，所以一個神經中樞（即腦子）便不足以指揮前後肢體的活動，於是不得不有兩個腦子。牠除頭上一腦以外，身體中段，還有一個腦子，彼此之間有許多腦神經連絡起來。

這巨獸不知以何原因，身體一代比一代大，大到後來，竟至身體不能移動便利。如上邊所述，牠終因沙漠地帶氣候變遷，食料缺乏，而滅絕了牠的種類。天演之事，最為秘奧，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美國紐約太晤士附刊記者杜福

斯氏，曾於該巨獸之最後的滅亡，有詳盡解說，並旁及於生物界中其他不適應（maladjustment）的事實，現在也連類約述之。

安氏的發現又引起了生物界上一個問題：即如此大的動物，何以會種類滅絕。從古生物學上看出來，龐大的動物，總是與世界的變動不能同其前進的步驟；總是不能使自己適應新環境。安氏所得的動物，是俾路支獸的長兄，是犀牛（Rhinoceros）的親屬。這二者都已滅跡的了。如雷龍（Brontosaurus），如梁龍（diplodocus），如劍龍（stegosaurus），如三觭龍（Triceratops）或則生肉過多，或則生骨過多，或則有特別發達的角和鱗甲。這些西東，氣候一變，不但無用，而且有害，因此弄得生活困難。安氏的獸，正同此命運。

這些龐大動物的發展，在天演上，其身體的變動，未必一定向較善的方向走。方向一錯，愈發展，使愈不能對付環境，而身體較小較靈活的動物，轉得生存。

美國博物院名譽指導魯開斯博士（Dr. Frederick A. Lucas）曾於此動物有所推論。他說：這動物之得生長龐大，也許純粹由於自然的選擇。自然的進程，並不一定漸進而潤滑的。牠也許會作出人意料的狂躍。在某種的動物中，自然也許會於短短的時期，使牠發生一個較任何以先同種的動物為大的個體。這動物居然生存下來了，牠的子孫，就有較同種的祖先為大的身體。因牠們要吃多份的食，要佔多份的雌性，因此奪卻了種中身體較小者生存的機會。如馬祖（Eohippus），原來只不過大如一貓，後來卻大如一馬，即由此過程而來的。所幸牠能適可而止，不再長大，不失隨地適應環境的能力，故能生存。

不過除自然選擇以外，有時還有別個因素。如一個動物的黏液腺，忽然紊亂了，則因這小小的東西影響骨骼的生長，這動物身體，就大起來，大得出了常軌。或某部骨格特別來得大，致破毀了比例。安氏的獸，頭部大得非常不相稱，也許由於這個過程。安氏的動物，既患有此種黏液腺病，其失卻比例的發展的身體，開始時想尚能好好地過去，直到不意的變動發生時，乃支持不住了；推測起來，這種不意的變動，一定曾在戈壁沙漠中發生過。大約六百萬年以前，亞細亞這部分的地面，雨量尚多，植物尚衆。以後時而乾涸時而濕潤，直至現在完全枯涸的情形。

只要想想這動物有二十噸重的身體，則必身裁笨大，時時苦饑，他又沒有靈敏的腦子，則環境一變，自然要弄得無食可尋。在地質史上這樣由濕潤的氣候，一變而為乾涸的氣候，因而成了巨大動物的致命傷的，這原是常見的事。即在人類記憶的時距之中，我們也可以舉出例來：即如撒哈拉沙漠，在穆罕默德的時候，雨量也頗不少。Palmyra 古城，在昔是一片膏腴，現在牠的遺迹，卻深埋在沙堆之中。再推到遠不可稽的時期中去，則格林蘭曾是產生過麵包樹的熱地。——因為有麵包樹的化石曾在格林蘭被發掘而得。美國西部大盆地，往昔也是濕潤之區。又冰河時期的到臨，使有許多動物，不能退卻，也不能適應新環境，因而大

遭其難的也是地質史上的事實。

有一俄國科學家認猛獁的滅亡也由同樣的情形。這動物因為沒有汗腺，致氣候變時，雨雪紛降牠不能分泌油質以保護長毛使不受水濕；結果致長毛冰結起來牠因受冷而逐個地死亡，終至種類絕滅。

又如巨大的 Sloth，也是氣候變遷的犧牲者。這動物，始原於 Patagonia，而北遷至 Oregon。牠似乎也和安氏所獲的大動物一樣地頭腦簡單，不過身體並沒那樣大。當時地面氣候漸趨寒冷，牠不能想法子來保護自己，結果牠的種類也滅亡了。

總之任何古代哺乳動物，當牠的脊骨開始發展時，或當牠的鼻腔骨發展為小角，更由小角發展而為大角時，或對於所吃食料，特別成為一種固定的習慣時，則牠們都有點可慮的危險。牠們雖得興榮於一時，卻終至滅亡的一境。

動物只靠身體大是不相干的，這有最好的一個實例可舉，即恐龍的歷史，牠們只是發達巨大的身體，而不能使腦子有相應的發展以控制身體，結果遂至大壞。

魯開斯博士說：『為什麼有些種類看去原和今日存在世上的別個種類一樣地適於久存的，但卻終於息絕？這不能隨便解釋的。說這是因為原生質到達了某一個時期，不能再行分裂，因此種類息絕了，這是靠不住的說法。』不過魯氏也承認種類同個體一樣也有衰老時期的。

促成古代巨大動物的衰歇的原因，在較小的動物中也可找到比附的實例。牠們也許是受到了昆虫寄生病而致死滅的，如美洲未發現前，有一種七生的馬，因為受了 Tsetse fly 的寄生，遂致種類絕滅。此種 Tsetse fly 的化石，現在美洲找到。

象曾於某一時期分布及於全世界，有些象的化石，立時計高十三英尺又六英寸，要較現在的非洲象高二英尺。但現在除印度非洲以外，沒有象的踪迹，即在此兩處，如沒有人力幫助也勢必漸趨於滅亡。

總之，一種屬之生存或死滅，其原因至為神祕。天演中有大路，有死徑。古生物如安氏所得之化石的，都是走入了死徑的東西。牠們乃是自然試驗下來的廢物。

以石油業致富的一個南美洲華僑

哲生

國人中以孑身投海外，而發展新事業的人，列舉起來當不在少數。而處身在他國的政治勢力之下，以冒險無畏的精神，探覓熱帶地方荒穢瘴癘之區，終得發現極大的財源，以二十年的經營，致身為南美洲之一鉅富，這樣的例子，恐怕是不易多見的。

在南美洲委內瑞拉境東北角，西班牙港的對過，有一個島名曰脫林匿達島的，原是英國的屬地。據密勒評論報記述，這地方原先是荒穢瘴癘的熱帶地方的海島，現在經一個中國人名叫李龍（譯音）的開發，每年出產石油五百萬大桶。李氏使脫林匿達島成為西印度

中一個最重要的產油島，而李氏自己也成了該島上惟一的大族，大有助於南美的華僑。據說：陳友仁就生長此島，在此島上營法律事業多年。

當一般人還沒有確定脫林匿達是石油的積藏之所的時候，有一個英國人名曰洛斯脫的，與李龍連合經營一個小規模的鑽掘工場，開始在島上的亞力配羅鑽取石油。

那時在這島上探取石油，不但是一件人家所不知的事體，而且是頗爲危險的事體。把鑽掘的工具運到島的中心處所，須有極大的努力與勞作。在那時候，從島的沿岸達到島中，要行兩日的程途，行者須在荒穢炎熱的叢莽中覓路，因此常常有遇到毒蛇猛獸喪失生命的危險。

李氏和英人洛斯脫，最初在島上劈洛貧河近處鑽掘到小量的粗油，他們立刻把附近地點收買起來。翌年發展爲合股公司，有威士忌酒商華爾葛兄弟的股份加入。於是脫林匿達島上的一個石油採掘公司成立了。

由李氏更進的觀察，而知道周圍的野林地面，有極大的石油積藏，其開展約有數英里之廣。於是乃向美國採辦機器。一九〇二年的五月，完成了第一個起重機，七月完成了一千英尺深的鑽洞，達到了豐富的石油層。

在該島上試掘石油，以李氏爲最早的成功者。自此以後，該島乃開展了一個偉大的新工業。計自一九〇二年以來，在該島上工作的地質專門家，前後已達一百餘人。

該島年產五百萬大桶的石油，而石油產品代替了該島向有的重要產品可可的地位。這南方的脫林匿達島，與北方的眘美加兩處，構成了英國在巴拿馬的帝國主義的勢力。當歐洲大戰的時候，該島以石油供給戰艦，保護了西印度諸海岸。

就國際的大範圍言，脫林匿達島石油的產量，自然是比較地很少的。脫林匿達島一年的所產，美國只消幾天，便達同等的數量。不過一想脫林匿達島的全面積，只不過一七五四英方里；而熱帶的叢薄又於地質學家多所障礙；則脫林匿達島每年五百萬大桶的石油產量，是很有意思的了。

李氏先驅的努力，立刻使脫林匿達島熱鬧起來。李氏於一九〇二年開始得到了幾桶的粗油，運到西班牙港，直到現在，竟達到了雇用五千個工人的大事業。在這二十年中，石油的產量日增。島上的道路，也修整起來，交通非常便利，把從前達西班牙港所需的三日的程途，縮短爲半天。

現在李龍一族，是脫林匿達島上最富的華人了。他們從種植可可到採鑿石礦，從進出口營業到全島地皮的佔有；其事業範圍，已是很大的了。李龍的兒子，有些是牛津大學出身；他們以社會的與財產的領袖之身份，隱然爲島上幾千個華僑的楷則。

脫林匿達島上的華僑，對於地方的重要事業，也有了勢力。計爲市議事會董事的一人，爲市高等醫官的一人，爲大藥房經理的一人，爲領袖銀行家的一人。又該島華僑中有許多人每乘署期作倫敦巴黎香港之遊。

該島又設獎學基金補助中國學生在任何英國大學中研究一項專門職業的學科。所以有許多中國學生，是倫敦大學，牛津大學，和愛丁堡大學的畢業生。而脫林匿達島乃充滿了華人的醫生律師與專門職業者

聞李龍本人，曾於前幾年回國，不久死去。他的兒女等則仍在脫林匿達島。

英倫報紙的分野

哲生

雖然英國是一個政黨制度的國家，但她很少政黨的報紙。

英國一般的報紙，並不以政黨為分野的基礎，牠們乃是依照了牠們所有者之工業的及金融的利益而分野的。各方運用了報紙，來推廣各方的特殊利益。

英國的報紙，因此分為五大類：即（一）哈姆斯華斯一類(Harmsworth group)，(二)比萊一類(Perry group)，(三)達爾什爾一類(Daljiel group)（四）可可一類(Cocoa group)，(五)日日漫記及晚標等一類(Daily Sketch and Evening Standard, etc.)。

第一類包含太姆斯日日郵報，晚間新聞，日日新聞，星期日晝報，每週急送報等等。牠們的行銷份數，都非常之大。牠們並不代表任何工業集團的利益，牠們純粹是營利性質。牠們自發展成功以後，便自身成了一個工業。牠們中大部分為北巖爵士所操縱。牠們未嘗不有關於各種工業，但牠們都不是某工業附屬物。

第二類包含星期日太晤士，金融太晤士，格拉費克等諸家。這一類乃是比萊氏兄弟的所有物，專為他們事業之推廣而設的。牠們所代表的利益是工程，煤，保險，航業，鐵道，鋼鐵，棉，及金融等等，而以煤與金融佔首要。

第三類包含萊拿爾特報，勞特週期新聞，日日年載等等。牠們後面的勢力，是銀行界和商界。勞特週期新聞，即係一九一八年時英國銀行界為幫助勞特組閣起見出錢向別人買來

第四類包含日日新聞，星報，及威斯特敏斯特公報等等。牠們的所有者，大抵是可可公司。就中星報行銷的份數特多，勢力特大。牠們關於政治經濟的論點，篤守舊時曼徹斯特學派，主張自由貿易。牠們於工業風潮中，也對工人表同情，因為牠們的所有者中，有不少是所謂「模範工廠」的主人，且牠們的教派，大抵是貴格一派。

第五類包含日日漫記，晚標，星期日候萊爾等等。牠們在目的上與第一類同似，是以營利為目的，而自成一種工業的企業；但很易為人收買。

除上述的五大類以外，還有零碎獨立的重要的幾家如：

晨郵——牠的大部分的股票，為一女子巴赫斯德所有。牠所代表的是舊地主階級的利益，在政治上則幫助保守黨。

日日候萊爾，為一極顯明之政黨機關報——即工黨——該報主筆為賚夫氏(Hamilton

Fyffe）每日行銷約三〇〇〇〇〇份。

工人週報是英國共產黨機關報，銷數約五萬份。

關於倫敦的各日報有名的為太晤士（成立於一七八八年）日日電聞（成立於一八五五年）標準報（成立於一八五七年）晨郵，（成立於一七七二年）日日新聞（成立於一八四六年）日日年載，（成立於一八七六年）日日快報，（成立於一九〇〇年）日日候萊爾日日郵，（成立於一八九六年）最後的日銷約一百萬份，每份僅售半辨士，其銷數居英國報紙的首位。

晚報則有保爾馬爾公報及惠斯特敏斯特公報。

地方報，則有曼徹斯特導報，伯明罕日郵，雪飛爾日電，利物浦日郵及茂寇萊等。

國民性趣談

微知

無論那一個國家，都有獨特的國民性。最著名的一篇逸話，就是國際聯盟會以「象」作為論題，懸賞徵文。於是英國人提起筆來，寫起在非洲獵象的記事；法國人做了一篇象的戀愛論；意大利人『象啊象啊』的哼着象詩，德國人出了一冊六百頁的大著，叫做象之研究的序言；還有波蘭人寫出一番政見，就是「波蘭的主權與象之關係。」

今設令西班牙人，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及我中國人六個人一起圍着餐桌喝酒，各人面前放着一色的酒杯，斟着一色的皮酒，大家很欣喜的用世界語說着玩笑。又假令同時有六個蒼蠅飛來，各各投入各人面前滿斟着皮酒的酒杯中，你道他們六個人的情形怎樣？

西班牙人必定立刻起身，戴上帽子，擺出紳士的架子，不別而行；英國人必定從容地拿起杯子，把那杯已有蒼蠅的皮酒往地上一倒，叫一聲『僕歐（Boy），換一杯來！』法國人非常動氣，口裏先嘰咕起來，終至破口而罵，但卻始終不離坐位；德國人呢，靜靜的，不快不慢的，將蒼蠅從杯中撈出，仍然喝去；俄國人看了蒼蠅在杯中游泳着，實感到興趣；中國人也欣欣然把蒼蠅取出，玩了又玩，隨後仍把皮酒吞下。各國國民性的不同，大都如此。

有人說，只一個英國人在此，是很愚昧的，兩個便開始競技，三個便成為大英帝國了。波蘭人一個人的時候，善於魅人，兩個便開始論爭，三個便分成三個政黨了。（波蘭的小黨分立，很為著名。）日本人一個沈默，兩個相對微笑，三個就不可思議。（這所謂不可思議，便是陰險之意，所以諷刺日本的軍國主義的。）中國人一個毫無動靜，兩個便起喧擾，三個便成為美國的保護國。（這是外人諷刺中國人只知依賴他人，不能自立。）

以上便是國際聯盟所在地日內瓦所流傳，當作茶餘酒後談話資料的各國國民性觀。

約距今一百年以前，有一部書籍出版，書名已忘，講起西班牙，英，德，法，荷蘭五國國民的特長，說得非常簡潔。牠說，照航海事業說起來：西

班牙人是勇敢，英國人是伶俐，德國人是學術的，荷蘭人勤勉，而法國人肯冒險；所以五國國民的航海：西班牙意在征服，英國意在企業，德國意在探求，荷蘭意在謀利，而法國人則是在冒險；其所愛好的：西班牙愛長途航海，英國人愛重要的航海，德國人好有益的航海，荷蘭人希望有利可圖的航海，法國人愛好迅速的航海；五國人對於海的見解，西班牙人說海有道路，英國人說海有住宅，德國人說海有可研究之處，荷蘭人說海是運輸手段之一，法國人則說海不過一部傳達馬車罷了。

曾有人上德國的菜館，叫取皮酒一杯，不料杯底寫着：『必先做完了工作，在後喝酒，方才快活！』假如教法國人說起來，那必定要說『喝罷！喝完了酒，再去做事。』奥國人則將說：『喝罷，我們一面喝酒，一面做事。』

「最偉大的匈牙利人」斯替芬、塞采尼，在他的「遊英日記」中說：『德國人多寫，法國人多話，英國人多做』這是贊成英國人民的作爲的，所以他想取法英國，來改革匈牙利的文化。

但是法國著名的小說家安特萊馬羅亞能指摘出英國人最大的缺陷，說就是英國人的自尊心。他說：

『假如一個旅館，住着一個英國人，九十九個外國人，那麽如果英國人說熱，便非把全旅館的窗戶，盡數開放不可。

『如果法國的家庭雇了一位英國人的保姆，那法國人的家庭，就非把法國的新聞紙丟開，去看英國的新聞，把法國式的朝起時的咖啡食物改爲英國式，不可。

『這不是我的胡說，你只看英國前內閣閣員寇仁所著的書卷頭題着「此書奉獻於相信英帝國人民爲世界善源的人們」，便可以知道他的自尊心之強了。』

在我們看來，英國人確有這種情形。

學問要算德國，教育要算英國，學校要推美國，貧乏要數日本……眞可謂各有所長，這不知是誰說的。

更有批評各國的烹飪的很爲切當，說西洋烹飪，是腹之烹飪，（但求其飽）中國烹飪，是舌之烹飪，（其味特佳）日本烹飪是眼之烹飪，（中看不中吃）墨西哥和印度的烹飪，則是鼻之烹飪，（氣味好就是了，）表現國民性，沒有再比於烹飪上顯得更明著的了。若單就西洋菜來說：則英美是腹之烹飪，法國是舌之烹飪，德國是體之烹飪，意國是胃之烹飪。

最後關於婦女的批評，說：意大利婦女有四長：髮長，衣長，長於祈禱，長於對付男子；德國女子有三K，就是Kind（小孩）養得好，Kuche（廚下）手段高，Kirche（教堂）常常到。也有用Kleidung（衣服縫級）來代替最後Kirche一字的。

美國的某雜誌說對付婦女須要六C：一是Cajole（籠絡，）二是Coerce（強制，）三是Caress（愛撫）四是Conquer（制服，）五是Correct（校正，）六是Childer（生產。）這是因爲美國男子被虐於婦女而發出的怨聲。

南非有三個缺點，據合同通信特派員西風斯所說是，河中沒有水，好鳥不會歌，女子無貞

操。這三句話，已經把南非洲的風景人情，完全描寫出來了。

以上拉雜寫來，決不能算做一篇文字，不過題目本是國民性趣談，所以僅以趣味爲重，文字的成篇不成篇，卻並不成問題。

世界著名之龔果文學獎評判會餐記

吳雲

歐洲爲西方文化之源泉，而法國之巴黎市，尤爲世界學術之淵藪。世界各國之科學獎與文學獎，名色雖多，而其最盛大者，莫如巴黎市一年一度之龔果獎（Le Prix Goncourt）。龔果（Goncourt）者，十九世紀之文學家也，臨終時擁有巨產，於遺囑中聲明，悉數充作文學獎之基金；並推定當代文壇泰斗十人組織文學獎審查會。十人中如有一人病故出缺，則由其餘之九人，就文學界耆碩中推選一人繼任。文學獎向例於每年十二月初旬舉行。在歐洲大戰期，亦未中輟。文學獎之宗旨，專在識拔文學界之無名英雄，而競選者，每人須著新小說一部，送由審查會之十位老名士評判優劣。

文學獎揭曉之日，此十位老名士，齊集巴黎市歌劇院（Opera）附近之都安餐館（Restaurant Drouant）樓上，即於午餐入席之先，當場公決，評定最優之作品一種，給予文學獎。本年十二月五日中午，舉行文學獎之正式評判。十人會到者七人，其外三人，均用書信投票。三人中有一人名陶德（Leon Daudet）乃右黨機關報（L' Action Francaise）之總理。去年因反對樸蔭凱賚案被拘入獄，嗣又越獄遠颺，現寓北京，未克列席。察其所舉之人，甚爲奇特，乃鄉間之一乞丐，名司斗方（Marc Stephane），所著小說，專寫卑田院之生活，亦足引人注意。都安餐館樓上頗寬大，大小餐室凡三間，評判員之餐室，最小最精，四壁繪未來派山澤鳥獸鱗介之圖，正中設一大圓桌，乃大餐台室之一隅窗下置一小圓桌，留備評判員投票之用。是日投票凡兩次，第一次無結果，第二次再投，計十票中推舉康坦惠益（Constantin-Weyer）者凡五人，推舉卡提拉（Paul-Emile Cadillac）者兩人，其餘三人，一舉歐姆生（Andre Chamson），一舉比碩（Rene Bizet），一舉陶德。事經主席當場宣布，此無名之作家康坦惠益，遂以最多數獲獎矣。康坦之新著，名曰往事低徊（Un homme se penche sur son passe）。（西俗恆以讀一書，比喻人之一生。讀書者必低首伏案，故追思往事亦曰低首。譯以華文低徊二字，最足傳神。）其人生於一八八一年，今年將近五十，自一九〇三年以至一九一四年，僑居美洲之加拿大，就新大陸努力經營，積蓄頗富。一九一四年回國應軍役十餘年之功，竟廢於一旦，前半生事蹟，變幻離奇，亦如一部小說。自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間，身經劇戰，曾中兩彈，并受五十一處開花砲鐵片之

傷。大戰既終，蟄居法國中部偏西之葩華地(Poitiers)城任中西日報(Journal de l' Ouest et du Centre)總主筆（按此中西日報之名，乃指法國之中部與西部，與中國文之所謂中西不相同。）其對十八會答謝之詞有云「予盡畢生之力而成此書，今承褒獎之榮，不啻導予於努力之途，使予感幸之餘，益復躍然振奮」讀者於此數語，亦可見其獲占勝利之非出偶然矣。世事無論大小，固未有貪便趨巧而能獲得最後之勝利者也。

是年與龔果獎同時發表者，尚有婦女文學獎，由婦女界二十名出席協約會評判新作品。評判結果，二十人中竟有十三人投選逗綠華女士(Mlle. Dominique Dunois)。婦女文學獎之榮譽，歷年俱由男子佔有者，今年竟爲女子所得，亦西方文學界之新紀元也。

予查是會預選者，多係無名著作家。然其中有一人，已在競選以前，薄負時譽，其人名瑪爾樂(Andre Malraux)世界革命運動家也。近數年內曾赴亞洲之安南等地，徵集巨款，並赴中國，暗助革命。終以實地經驗之所得，著成實事小說一部，名曰占領(Les Conquerants)，描寫東方革命情事，妙肖逼眞。書由 Frasset 書局出版。Frasset 局亦書業之巨擘，故在龔果獎未揭曉時，都安館樓上下靜待好音之新聞記者，盡屬意於此人此作。不料一經評判，此書在龔果文學獎方面，竟至名落孫山，卽在協約會之婦人文學獎方面，亦僅於二十八人中，博得一人之推選。西方選舉競爭之事，最忌早露頭角，政治如此，文學亦如此，此種失敗，固不獨瑪爾樂氏一人爲然也。



都安館卽舉行龔果文學獎評判會之處

若以中國之考試制爲喻，則中龔果獎，世界馳名，無異大魁天下，而婦女文學獎，尚其小焉者也。故在每年龔果獎將舉行時，全法國大書局之經理或總理，必須遴選能員，各奮其敏妙之口辯與靈活之手段，奔走此主持評判之十大名士門下，極標榜之能事，爲本書局參預競選之新小說，運動獲獎。但獲獎者祇有一人，而希冀倖獲者，何可勝數。且此十位老名士，垂暮之年，尚何所欲。亦有老人習靜，厭惡塵煩者，若有某家書

店操之過急求之過切，或反激動評判者厭惡之心而預先堅拒是以雖果獎之舉行，不獨爲文學界之鉅觀，而全法國各大書局競爭之烈，尤有可觀也。

食糧問題解決的新發現

楊開渠

食糧問題，已隨着人口的增殖，資本主義產業的合理化，天天不絕地在增加其不安和恐懼。這個恐懼和不安，由於現實經濟制度的妨礙食糧生產，一時無解決之望。而就他方面看來，即使將來到了某一時期，這種障礙完全除去，但如在食糧生產上的學問技術沒有一種劃期的變革和進步，那沒這個恐懼和不安，仍是存在。按人口的增加超過食糧的增加，原爲明白的事實。即使人口和食糧有相等的比例增加，而在這個狹隘的有限的地面上所能供給於人類的食物之全生產量，因着人口的不斷地增加，總有一天要超過飽和點而發生恐慌。據前年太平洋會議美國倍加博士(Dr. O. E. Baker)的報告，世界的人口，一七〇〇年約五億，一八〇〇年約六億，一八五〇年超十億，至一九〇〇年爲十五億，現在約十九億。又自世界各地的人口看來，自馬爾薩斯後一百二十五年間，歐洲人口自二億增至五億，美國與加拿大自六百萬增至一億二千五百萬，亞洲之中國自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七〇年，約增一億。印度自一八八一年至一九一一年增六千萬。爪哇自一八〇〇年至現在由三四百萬增至三千五百萬。日本自明治維新後，由三千萬而至六千萬。再來一看人類食糧所從出的農地究有多少？地球上，除去南北兩極的冰凍地，陸地面積約爲五千二百萬方哩，其中一千萬方哩過於寒冷，一千七百萬方哩缺乏水分，都不適於耕作。尚有一千一百萬方哩，爲瘠薄的山地，及三四百萬方哩土質不良。除去此等而外，其適於耕作者，不過約一千萬方哩，即陸地五分之一。而其中四百萬方哩已爲現在十九億人口的食糧之產生地了。其剩下的六百萬方哩，地質多不甚良好，即使都開墾了，然若農業技術沒有十分進步，則將來的收穫率不能增高。所以到了世界人口有現在的兩倍時，各人所得消費的食糧，就沒有像現在樣的多了。即使是收穫率倍加，也不過能養今日人口之四倍，即八十億。若人口的增加率和過去相同，則今後百年人口倍加，到了今後百五十年，人口就要達到飽和點，而此後食糧的恐慌，必然發生了。我們照此看來，在食糧的產生上，如果沒有一種劃期的新變革，而徒事區區的荒地的墾植和土地的改良，仍不是一種根本的辦法。近來討論和研究這問題的學者很多，而這解決的方法，也發現了。這個新方法，自然不能絕對說可以永遠免了食糧的恐慌，但如果這方法能完全發展而實行，則至少可以緩和食糧的恐慌許多年。

* * * *

一九二三年春，美國奇異電機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的工程師斯太美博士(Dr. Charles P. Steinmetz)預言在最近

的將來，單細胞生物供人類食料之事，有成功的可能。現在這個預言已漸被證實了。這個新事業，簡單的說起來，就是培養微生物酵母，而將此酵母作爲食糧。這句話驟然聽了，很可駭怕，怎麽微生物酵母可作食料呢？但仔細的一考察，却毫無駭怕可言。在這新食糧中，我們人生所必需的蛋白質含有約百分之五十五，又含有多量之「維他命」，特別是維他命B，所以滋養價値甚大。不論孩兒成人，都可食用，且亦可作家畜的食料。其乾燥粉末，可混入於麵包，乳酪，及一般之食物中。其味頗不惡。現在美國幾處菜館中，有用之於肉排，肉汁等者。至於其生產費，則不到他種蛋白質食物的三分或四分之一。蓋此酵母食料中的蛋白質一磅，只需三毫乃至四毫費用就夠了。至於產額，殆可以無限制擴大。在十六畝地積的小工場中，用勞動者二三十人，每年卽可產出二三千萬磅的酵母。這正和用千人的農夫，在五十萬畝左右的土地上耕作所得的結果相等。這是何等的經濟呢。

* * * *

酵母培養的時間，是很短的。在最好的生活情形下，只要四十分鐘，其數卽增加至原有之二倍。所以僅僅的數時間，卽可增至數百倍。其在大規模的實驗中，雖不能達如此程度，然亦不甚緩。據一美國的化學家和一德國之酵母專門家，每日在許多人注視之下，反覆實驗的結果：約半樽的水中，加入少許之蜜糖和若干之肥料——燐礦，石灰粉，硫錏酸——其費不過數分。在下午七時投入酵母一英兩，用打氣筒不絕送空氣於水中，至翌朝八時，卽十三時間後，用乳酪分離器似的遠心力機械，將酵母與水分離，其收穫之量爲七十四英兩。卽在十三時間內，成爲最初酵母的七十四倍。若用稍大的水槽，則每夜以半斛的酵母爲種，第二天可有三十七斛的收穫。

我們現在將此和其他食料的生產情形相比較，其間的相差，實爲可驚。且看看小麥罷，種小麥半斛，要一英畝的土地，而耕作，肥培，收穫，脫殼等要費許多的手續，而且要八九個月的時間，結果不過能收穫十斛的小麥。所施的肥料，一部分爲雨水所漂去，一部分爲雜草所吸收，爲作物自身所攝取的已是不多。况且作物自身的根，幹，葉，芒，殼等，又費去了大部分。所以眞可爲吾人作食料的，不過所施肥料中的一小部分罷了。不但如此，若是年歲不好的時候，簡直半點收穫沒有，也是意中事。我們反轉來看看酵母罷，所施的肥料，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乃至九十五均被吸收，而所增殖的酵母，全部可作榮養豐富的食料。而且沒有水旱的顧慮。再和畜產物來比較能，那供給我們乳，肉，蛋等的家畜，要消耗牠們所能供給的五倍乃至二十五倍的食料，才得一分我們的食品，這是更不經濟了。現在所有的農作物畜產物，都要用繁複的方法，和極長的時間，我們才能得動植物細胞的特定之一部分，作爲食用，其間要消費不少的勞力和材料，食物價格的昂貴，這也許是一個重要原因罷！

* * * *

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在植物中，雖含有種種

人體所必須的要素，然而在一般所謂文明人者，則僅取作物的極小部分作爲食物。例如飯罷，必定要用精白米，則連到人體所必不可少的一「維他命」也很缺乏。大都現在一般人的食物爲澱粉，糖，脂肪三者——炭水化物——實際上這不過人體所必要的約二十元素中的三元素（氫，炭，氧）而已。

再就作物說罷，作物因長時間人爲淘汰的結果，只有炭水化物的濃然增加。在拿破命時代的甜菜，僅含百分之四的糖分，而今日則有百分之十八。又以前所吃之糖，爲蜜糖，其中含有「維他命」及各種有用的無機物很多，而現今的糖，有百分之九十九半爲純粹的糖分。凡人體所至要的「維他命」石炭鐵質等，在精製糖中，完全被除去了。就說現在普及於世界的罐頭食物罷，其中多半是缺少「維太命」和礦物質的。所以現在吾人的食物，對於身體上實有不少的缺陷，而酵母食料所含有的正可補此缺陷。

現在更就榮養的價值來說：乳是被人們看作養幼兒幼動物最適宜的食料，然屢次試驗的結果，若加酵母食料於乳中，能促進幼兒的生長，體軀的發達，對於疾病的抵抗力的增強，繁殖期的早到和延長，老衰的延遲等等。

* * * *

酵母自古以來，已被人類用於各種釀造和其他食品的製造，然純粹以增殖起來之酵母自身，作爲食料，乃是新近的事實。此在世界大戰中，德國因爲被各國所鎖閉，爲緩和食糧的缺乏之計，乃造起大規模的酵母製造場以造酵母。先設立了每月得製造百萬磅的工場若干個。據實見其工場之一者的報告，工場中的設備很簡單，其主要的裝置，爲長三十尺高十四尺闊三十尺的鐵櫃七隻。每櫃裝有若干之送風管與排水管，材料完全用打氣筒處理，殆不必用人力。當酵母生殖中有七個小渦輪唧筒打氣於櫃中，在櫃上有放酵母種子的小櫃，此小櫃之大約半方丈，其中增殖每日所需用的酵母種子。又大櫃下有蒸汽乾燥管多支，以供產出之酵母排水後，使乾燥而爲粉末或固形。德國稱此酵母爲礦物酵母(mineral yeast)，因此酵母有在數時間內，吸收同化硫酸錏，磷礦粉末，石灰粉末等而爲有機物的性質的緣故。不過德國以先所製出的，味不甚好，單做家畜的乾燥飼量而已，後來人們的食品中，也做混用，然因製法不良，有一種石油氣。

近來在美國，關於這酵母的研究很有進步，其製品已出賣於市場，每年的銷數的價格，已到了百萬元。此數字如果確實，那末此事業之正在急速發展，也可想像而得了。

* * * *

我們由上面的種種看來，如果此酵母食料能充分地發展而實行，實含有與二十世紀文明以一大變動之可能性。其對於農村經營上，都市與農村的關係上，人口食糧問題之解決上，都含有極大的意義。現在且把其影響大概舉出於後。

1. 無土地生產力的限制，農地缺乏的區域可無食料不給之虞。

2. 不受水旱地域等天然之支配，生產情形不宜的地方，可免天災之厄。

3. 從來食料的原始生產爲農業漁業，此後將加以工業。（因酵母直接由工場中產出。）

4. 關於食料的供給，減少了都會靠農村，工業國靠農業國的程度。

5. 在農業上畜產物成爲一種高價的贅疣品，將減少其產生，而產糖之熱帶農業與寒帶之甜菜農業，漸成重要。（因酵母的肥料需糖，在理論上可用鋸屑。）

6. 勞力少而生產多，所以在人類中從事於食料生產的人可以減少。即多分之人類勞力，可用之於他種工作。

7. 農民減少之結果，將與社會全體的狀態，文化等以一個新的變化。

8. 由食料的便宜，至少可以在一時期中緩和生活困難，因此而人口必將大增。不過到了那時的人口食糧問題，必和現在的情形不同。

9. 施於酵母中的肥料，殆全部有效，而少浪費，故可爲此等肥料的天然物，將大大地增進其有效性。

俄報之美國和平政策觀



在和平的大總統旁邊，可惜蹲着一羣惡狗。

小學中學校用

三民主義及音樂教材

商務印書館出版

小學黨化教材　六册　前四册各八分　後二册各一角

莊適等編　本書係彙集各種關於三民主義之教材編輯而成，以時令爲經，隨時可以插入原來所用教科書中施教。全書六册，第一册供低年級秋冬季用，第二册供低年級春夏季用，第三册供中年級秋冬季用，餘則類推。內容在低年級及中年級用的有國語、社會、形藝、[illegible]藝、音樂等教材，在高年級用的將社會一科改作公民歷史兩科。材料新穎，極合需要。

小學黨化教材參考書　前册二角九分　後册　即出

本書照小學黨化教材第一—五册逐課編輯，供小學教師參考之用。凡小學各級用秋冬季小學黨化教材者，皆可用此教授。材料各學年相同，惟有深淺之別，本參考書亦依其程度，逐年遞高。教師用後必感便利殊甚。

三民主義唱歌集　二册各　角六分

潘伯英編　本書係將國民黨黨義用淺近語言編成歌曲，頗適於高小級小學校三民主義科唱歌教材及一般民衆歌唱之用。

三民主義教育　中學新歌　一册六角　（即出）

沈秉廉編　本書係選用詩詞式的名曲譜以適合三民主義的歌詞，而調和壯高尚，歌詞流利暢曉，爲中等以上學校最適宜的三民主義音樂教材。

民衆教育用書

民衆教育讀本　八册　前二册各八分　三四册各六分　後　册　在印

胡知非　沈圻編　本書專供民衆學校教學之用，共分八册，由淺入深，其分配均勻，材料都切實用，且於文學方面亦顧慮顧及，務使讀者一方可以得到許多知識，一方又可引起無窮興趣。凡是幼年失學的人讀此最爲適宜。

三民主義千字課　．册　各七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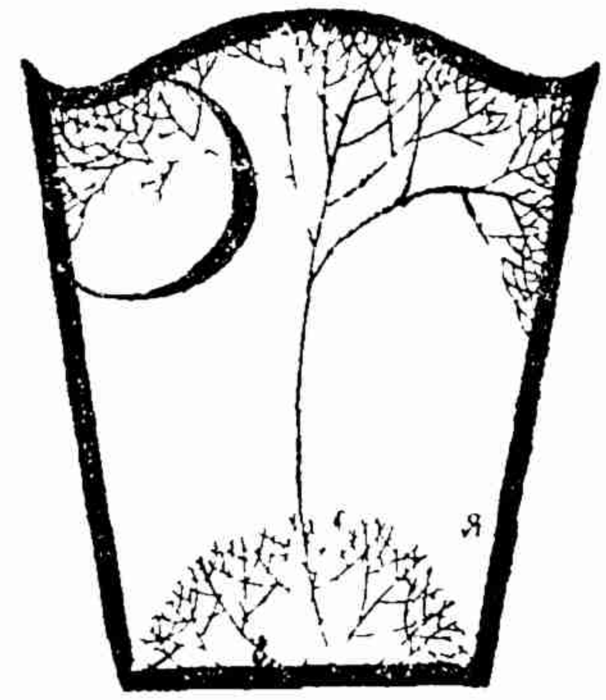
王琳編　本書係南京曉莊學校民衆教育研究會根據三民主義編輯而成，只用一千常用字，主旨在使全國民衆對於三民主義人人了解，人人信仰，再由信仰生出力量，使三民主義成爲四萬萬人公有之救國主義。全書二册，分九十六課，每日教授一課，四個月可以修畢。

新時代少年說部　中山故事　一册　二角

馬眉伯編　本書供中小學生課外閱讀，內容計一百節，搜集材料頗多且饒興趣，各節要連續，但每節都有一段落，接續閱讀和抽閱，各隨其便。小學可用爲黨化教育的參考，又可爲民衆學校教學的資料，並可供中小學生的表演。

大學院審定　新國音讀本　一册　一角

陸衣言著　本書共二十課，用新國音字編印。選材精趣味濃，多簡語，附插圖，課文語句都是極純粹極自然的國語，可作小學校及民衆學校補充教材。



楓葉（續）

米星如

五

自無錫歸來的曼霞，好像有許多的改變了，她對於孤寂悲哀的佩珊，確已充滿了同情和憐恤，這在佩珊是很容易感覺到的。當他在車站上接着了她，她對他笑着點頭，問他身體可好，又說他瘦了；他回答她說自己並沒有什麼不適意，她就又快活的告訴他在無錫各樣快心的事，用輕快的脚步在他的身邊走着，而一隻手是挽了他的手膀。他只想要向她吐出自己心裏眞摯的感激；他的被攬着的那隻手膀，覺得鬆快而又緊張，身心都異常的愉快起來。於是他向她提議在外面吃了夜飯再回去，她也笑着允許了。他們便坐車到樂宮飯店，吃了很美口的大菜。在吃飯的時候，他們是放懷的談笑着，不知不覺地過了很久的時間，像煞是久別新婚的一對，許多無關緊要的話，在平時想也不會想到的，這時都是歡暢傾談中重要的材料。他們從惠泉山的泥阿福，說到家裏的僕婦李媽，只覺話是無窮無盡的一陣陣從心底裏翻出來，互相看着毫不討厭的笑臉，兩顆活躍的心裏傳遞着熱情。不過這其間他們同樣的極力避免着一個人的名字，雖使在各人的口邊這名字一不留意馬上就會溜脫出來，但各人是用了極端的注意和控制，不願因此引起對方的不快，免致破壞這番快樂的聚首。

高興過望的佩珊，接連喝了兩杯白蘭地以後，蒼白的頰上，也生了一些紅暈，只睇着眼向對座的曼霞微笑，只見曼霞白淨而柔膩的手，拿着刀叉很精巧的割着盤中的五香鴿子，電光下亮銀的刀叉和她手背上潤澤的皮膚輝映着一種很調和的光彩，他的那蒼白的面頰便更加紅暈起來，而滿貯了白蘭地的杯子，又端在他的手中了。

「你……少喝點罷！」

聽了這樣嬌柔而同情的勸阻，他笑着放下酒杯，趁勢移進一個座位，是更和曼霞接近了，他這時看到她左方的側面，奇怪，女子的半個面孔往往比較完全的臉尤其來得美麗動人！他看着那細鬆的額髮，白淨的膚色，淡淡的胭脂，硃紅的嘴唇，在這樣一種驟變的歡喜的心境中，又有

了兩杯白蘭地落在肚裏，他只覺到一陣陣地暖氣衝上胸膈，再也忍不住了，怯怯地伸手在盤邊握了她的手，她放下手中的叉，轉面笑了問他：「你做什麼呀？」他忘却這是自己的夫人，好像和一個陌生的女郎相對的一般，挾了跳盪而且熱烈的心懷，聲音帶了點抖索回答她說：

『我要：：曼霞，：：我要吃鴿子。』

『嘻：：』她不禁笑出了聲，『你自己的盤中，不是也有麼？』

『不，我要吃你的盤中的。』

她看了這蒼白的臉，蓋了一層酒的紅暈，那樣卑怯的神色，懦弱的衷情，活現出他的胸中，在燃燒着一種可憎的衝動，她的心陡然的沉了下去。笑容從她的臉上消失了，微微蹙起兩道長眉，默默地把自己面前只賸下半隻鴿子的菜盤推給他，同時又輕輕地擺脫了那隻被捉住的手。

這時有一個活潑的身段，一個喜笑着的，多血的，英俊的臉，看了那臉子上鮮明的色彩，誰也會高興起來的。只這一閃，也足夠她的欣賞和回味了，所以在她粉紅的頰上又現出一個甜蜜的笑容，一面把適才的不快遺忘淨盡。她又看到無錫幾人爛漫起心的遊散，那沿湖的綠波，盪巧的小艇，歌聲和笑聲，都一一地重映在她的眼前，暢快多情也英俊的臉子就在那裏——在她的眼前活現出來，她覺得身體有些搖晃，忙凝神看時，電燈下面，白布的檯上，盤中賸下的半隻五香鴿子，仍舊放在自己的面前，蒼白微帶紅色佩珊的瘦臉，近在咫尺以內的仰面看着自己，而且滿含着希冀和哀求的眼裏，已有了瑩瑩的淸淚。有一陣從來未曾有過的感覺，穿過她的酥胸，她慚愧着，用顫索的心，向面前的佩珊致過誠懇的歉意，面頰上愈顯嬌紅，便對他笑了一笑。他如待決的罪囚，忽邀大赦般的，忙湊向前去，仰着面，把帶了酒味熱烈的氣息噴到她的臉上，她的頭低低的俯了下來，他便湧起了全身的熱血，挽了她的粉頸，用力的吻着她的朱脣。

外面是個幽美的晴夜，空際有朗朗的星星，照着這一對懷着熱情的彷彿新婚的夫婦，各自坐在黃包車上，胸中起伏着各別的滋味。在他，這眞是幸福了，白蘭地酒氣香噴噴地含在喉裏，清風徐拂着過熱的臉，他不住的在想：『啊，畢竟有了今天！：：』他只想笑出來，但那是太難爲情了，所以只輕輕地咳嗽兩聲，然後喊道：『慢點！』車夫就立時緩了脚力，等到他把手提皮篋裏的絲圍巾取出來時，醉眼模糊中，只見前面的車子越發去得遠了，他心裏一急，就罵車夫說：『爲啥，跑得這樣慢呀？』不料那車夫並不服氣，一面拉着車，一面扭轉頭來，向他分辯：『是你叫我慢點，慢點，這又：：』他覺得實在好笑，使笑了出來，喃喃地說：『胡說！我是叫前面的車子慢點跑——』他用手拉長那條圍巾，[illegible]心的摺過來，一面大聲的吩咐車夫：『快，快，快點趕上去，我多加你錢！』

那時，馬路上的行人已很稀少，街燈閃着慘綠的亮光，一陣陣地秋風把兩旁樹葉吹得颯颯價響；和着的，便是車夫口裏粗啞的喘哮，和他脚下急促的步聲。一直趕過恩派亞影戲院，曼霞的車子方才趕上，他大聲喝住前面的車夫，自己跳下車來，跑上去，給她披上那條圍巾，而且不

住的問道：『冷罷，風很涼哩。』接着又說明自己的車子來遲的原因，曼霞好像別有所思，又像已經倦乏似的，只淡淡地向他一笑，車子又拉向前去了。

總算這一夜是可讚美的，她的心裏也覺出詫異，因爲他們一年半以前新婚時的情景，忽然復活在她早已冷淡和平凡的心裏，而且是蠕蠕地在動着，不但不再能嫌厭，確實點說，她已經有些歡喜他了。

第二天，他一早便很興奮地起來，走到窗前，撩開窗簾向對面的園裏輕輕地喊道：『呀，好紅豔的楓葉！』但出了他意料以外的，只聽床上的鋼絲咯噔一響，她像平時一樣，翻身朝裏去睡了。

六

佩珊和曼霞們自己也十分覺到奇怪：這隨後的兩年間生活，到底是憑着什麼力量就這麼平平安安地支持下去的呢？她已經經過了自己多次的審查：『我是否還愛佩珊？』而答案只是一個『不』——很自信的一個堅決無疑的『不。』她也明白自己爲什麼不愛佩珊的原因，知道心靈這東西是太狹小了，從前牠貯藏過佩珊，但自結婚一年以後，她熟識了朗生——這也算做五百年前的寃孽罷？——狹小的心靈裏，佩珊便不能不自然的把原有的位置讓出這固是佩珊始料所不及，使是曼霞和朗生又何曾打算過竟會發生這種的戀愛呢？

然而事實終歸是事實，她和朗生雖然在形式上還不免有些拘束，但超形式以上，他們是早經心心相印，而到了不可思議的白熱的程度也。初是沒有佩珊在座，他們會感覺到精神上的不安，朗生固然不爲忘記佩珊是自己的好友，而曼霞卻是好友的愛妻！同樣曼霞也很知道自己的地位，又澈底明白佩珊對於自己用情的真摯；然而暗中好像有誰在擺佈他們（是愛神丘比特麼？）使朗生的影子，一天天在她的心中擴大起來，直至把原有的佩珊排擠到不留痕迹，雖使事實上佩珊是和她每日在一起生活，而朗生和她的會面卻是愈來愈少。

這眞是沒有法子的事啊，她常常這樣警告自己：『當心，這是不正當的，危險的，將陷你於不幸的！」一面又竭力追想佩珊對於自己種種的愛護，然而枉然！她愈是這樣的努力，心裏的朗生的影子卻愈見擴大而分明，那聰慧的眉目，英爽的丰姿，甚至他的一顰一笑，都足使她心醉而神迷；在兩相比較之下，佩珊有如一般淡濇的輕烟，逐漸的模糊而直到消滅！她每番努力的糾正，有什麼用呢？最後，她竟至憤怒了，當一個人掩面痛哭之後，她憤怒到幾於發狂，曾經大聲的喊了出來：「我沒有支配自己的自由麼；……我是別人的私有品麼！」但這也沒用，事實終歸是管轄着理想，她只有尅制忍耐，憤恨，冷淡……

只是人心是不能久經壓迫的，她和朗生經過了很久的壓抑之後，就會有那麼一天，像積水冲破了隄防，有了同遊太湖的密約，在佩珊，原不曾有過那樣的經驗，他又怎能體貼出他們在無錫的浪遊是酣暢到怎樣的地步呢？從那次起，雖使她在飽嘗了久壓以後的解放況味，在回上

海的那天夜裏，也曾對黯淡的佩珊恢復過失去的熱情，雖使這熱情也曾繼續的恢復過好幾次，但到底不是出於自然，而且爲時過暫，往往在熱情正漲的時候，接下去的却反變做異常的憎惡，而憤恨，悲哀，和冷淡，便一次次的演了下去。若說是她愛佩珊，不如說她是在感激佩珊，爲了自己背了他做過欺騙他的事，而他仍舊是那樣的愛護自己，尊敬自己，在一種慚愧和懺悔的情緒交迸之下，她對他恢復已往的熱情，似乎成爲一種應有的責任，在盡着這責任時．她確能得到良心上的慰安。然而在責任進行的時際，雖使像煞更可進步到責任以上的境地，（她是很希望能夠如此）然而總會有一種極強烈的慾念，銳利的襲來，她的那種責任觀念就立刻破壞無餘，所餘下的只是憎惡，憤恨，悲哀，和冷淡。

這是隨後的兩年以來佩珊和曼霞間生活的梗概。

這裏又不能不重加補述的，當曼霞第一次遊了無錫歸來以後的第九個月，她給佩珊生了個女兒，他得了她的同意，給她取名叫君柔，現在算來已有兩歲了。那孩子生得酷像母親，所以佩珊和曼霞都在痛愛着她，她既是在他們的愛中長大了的，同時他們也因此而得了苦惱中的安慰。

這可以說是兩年來佩珊和曼霞冷淡灰黯，生活得以安然的維持下去的第一個原因。其次若須再找出另一個原因，便是朗生在一年前應了南洋一家報館的聘約，早已離去上海了。

七

雖使時時感到煩悶，但就外表上看來，曼霞已經和平凡的家庭生活相安若素了。然而潛伏着的火焰，固不曾熄滅，又那裏經受得起撩撥呢？

自她收到了朗生由本埠發來的快信時起，這火焰就立刻爆裂了，爆裂得像一座復燃的火山，熊熊地烈火在她胸中燒着，她是不能再忍受着這樣勉強的，平庸的，可咒詛的環境，她開始於狂熱的歡愉中，追悼已往的青春的逝去。她把朗生的影子從心坎深處取了出來，仔細的審查一番，凡是在她的面前或與她有關係的他的言動，雖使細到毫毛的事，她都一一地溫習起來。從前，她是常常暗自罵朗生『薄倖的男子』，到南洋去了一年餘，迄未曾寄過信來，她因此流過傷心的淚，起過堅決的誓，她自己責備着自己『男子都是不可靠的，你怎麼這樣的發癡呀！』於是她屢次把思戀的火焰壓抑下去，恨恨地說：『便使他來跪在我的面前，也不能使我動心了！』但現在是怎樣呢？三寸多長的一封薄薄的信，只有寥寥地幾行字，竟使她遺忘了一切，把對於他的愛苗重新抽起，（原沒曾枯萎哩）煩燥是佔領了她整個的身心，她恨不得立刻擁抱着這寫信的人，把無限的相思和幽怨一一地傾注到他的心曲中去。於是她一遍一遍地讀那信『……明晨九時，在公園舊遊的池畔，將面罄一切……』啊，明晨九時，現在是剛才入夜，這是怎樣的一個長久時間喲！幸喜君柔還在她的身邊，使她得有所慰藉，否則，誰能猜想她將做出怎樣的事來呢？

佩珊於深夜的兩點鐘方才回來，她還不曾入睡，他體貼着慰問了一

番，見她無精少采的，他也就不便多談，上床睡了。直到天光照亮了窗簾，她是再也不能睡了，就悄悄地起了身，看看佩珊是睡意正濃，而小床上的君柔，睡夢中還憨孜孜地笑着，她不禁上前俯身輕輕吻了她一下，便下樓去匆匆地梳洗了。李媽被放水的聲音驚醒，起來用詫異的眼光看着她，卻又帶笑的問：『少奶，怎麽這樣的早啊！』她並不回答，再上樓去取了錢袋，站在着衣鏡前仔細地端詳了好久，回頭看了看君柔，還安穩的睡着。她慢慢走下樓來，對掃着地的李媽說：『等少爺醒時，你告訴他，我有事出去，午飯前可以回來。』

她走出門來，方知時候是太早了，街上的商店都還緊緊地關着門，街心躺着那蜿蜒的鐵軌，因爲平時喧鬧的電車還不曾開駛，就倍覺冷靜。路燈的綠色光下，有巡捕在倚着燈柱，兩手抱在胸前，低了頭，任憑短棒垂在腰間，大概是已經入睡了。她一面走着，一面看了看手錶，『呀，才有五點一刻啊！』但她想既然已經出來也好，免得遲了又要被糾纏着不得脫身；而且是自己先去等他，不強似給他等着自己麽？於是她並不餒怯，向街角招呼了一輛黃包車，坐了上去，但覺座下是一片的陰溼，用手拂了拂車墊，卻滿是溼漉漉地露水，便跳下來，叫車夫把墊子翻過，再跨上車板，向車夫說：『往公園去！』

池畔的垂楊還不減原有的葱綠，在朝霧的籠罩之下，濛濛地生烟。她坐在用手巾揩過仍有水痕的椅上，回憶着從前和朗生常到這裏來的各項往來，她如同浸沉在銀灰色的夢境裏一般。那時偶然有小鳥從樹梢頭飛跳着，露水珠便從她的脚爪下面滴下來，滴在她的頭上和身上；小鳥高興的唱着清晨的歌曲，她都不曾覺得。她是又想到那樣的一個月夜，是朗生去南洋的前一晚，他抱着她在這池畔垂楊的下面，她的呼吸緊促得好像不能透過氣來，而他卻溫柔地吻着她，並且慷慨的說：『……我去是爲了你們的好處，我去了，佩珊和你就都能安心的生活了！……曼霞，我暫時和你分手，我們的愛情不死呦！』隨後，凡珴琳凄涼的聲調，由他的手裏傳到她的耳裏，她的心只是微微地冷顫，帶着那濛濛地月色，他送她到公園的門首，又吻了她，瓦斯燈下，他的臉色是怎樣的紅潤呀！……

是什麽東西在水裏放出『呼……噴……』的大聲，把她的思路截斷，她看面前的水面上，蕩起一圈圈的縐紋，直等縐紋漸淡漸平，而至於完全沒有了，她才憬然覺悟，急看了看表時，才有八點多，離九時還遠。她嘆了口氣，站起來，兩隻腿都覺得有點兒發麻，從柳葉中她看見園裏已經有了人來，外國的老頭子，掃落葉的夫役，都從她的眼前走過了，她所期待的人，還沒有蹤影。她決意暫時離開這裏，到四處去走一遭，好像是僅來散步的一樣，然後回到這池畔，於是朗生已經坐在自己所坐過的椅上，於是兩人會了面，於是……她的心頭怦怦地跳着，好像身旁的椅上，就坐着朗生，但她明知他還沒來。她要離開去，又怕有誰來把這椅子坐去了。正在猶疑未決的時候，忽然有急速的皮鞋聲從池子的那面走來，她的心頭十分的緊張着，急忙隔了池岸看去，只見朗生健步走來，而

且不住的向她這面揮着手中的帽子；她逼緊了呼吸，笑容滿佈在臉上，也揮着手帕回答他。

他繞着池岸，熱烈的喊着：「曼霞！曼霞！曼霞！……」朗生已經走近了。

「朗生……！」她覺得胸口窒礙得難堪，淚隨聲墮，只喊出了這一聲，

小鳥兒在起勁的唱歌，秋晨的太陽從柳絲裏灑下條條的金線，灑在露痕漸乾的草地上，兩人合坐的椅上，他們的脚上，衣服上，手上，和臉上，但這些與他們並沒有什麼影響，因爲他們是正在傾吐着過去一年的相思。

有酸酸地苦味充滿了她的胸懷，聽着他說：「……曼霞，我只是爲你，爲了你的家庭的幸福，才决計離開你，而且這一去便是一年，並不曾寫過信給你……無論你是怨我恨我罵我咒詛我說我是忘恩負義，是薄倖男子，但曼霞，你來探探我的心——」他拿她的手放在自己的心口上，然後接着慷慨激昂的說：『我們都是懦夫！爲什麼不能自由戀愛，各憑着良心的指使，打破一切環境制度的束縛呢？爲什麼我要離開你到南洋去嘗盡別離的酸辛苦味呢？爲什麼你不能決意的離開你的家，去享受你所應有的人生幸福呢？曼霞，我敵不住自己良心的責難和催促，所以才特特地跑了回來，現在我只要問你一句話，」他的紅潤的臉上像是冒出火來，熱汗都滴滿了；她呢，臉色是異常的白，白裏簡直有點發青。兩顆心是跳盪得一樣的迅急，四隻手緊緊地互相握着，手心裏是那樣的熱啊。他們的眼睛互視着，好像各自要看出對方的心坎，在那樣的緊張情形之下，小鳥還在唱着的垂楊下面，突然的現出那蒼白瘦削的臉，——亂髮蓬鬆，滿臉灰敗，如同一個淒厲的幽靈的佩珊的臉來！於是朗生立刻鬆了曼霞的手，曼霞轉面看了，便驚呼了一聲，暈倒在朗生的懷裏。

八

天福醫院第二層樓B字病室裏，雪白的牀上，鋪着雪白的褥單，上面是睡着慘白得和牀褥很相調和的曼霞，是顯然的瘦了，深黑的眼睛覺得比平時稍微陷落下去，睫毛也覺長了許多。她時時將從牀側小几上膽瓶裏採下的海棠，放在眼前展玩，很貪饞的嗅着，更有時熱烈地擁抱在胸前。那時房門開了，走進一個全身白衣的看護婦來，她感到一陣不可抵禦的羞慚，把海棠匆匆地向枕下塞去，同時，白色的頰上也淡淡泛起一層紅暈。可是那年青漂亮的看護婦好像並未曾注意，只含了和藹的笑容照例問她：『覺得怎麼樣了？頭暈麼？要喝點牛奶麼？』然後就將手裏亮晶晶地量熱表很嫻熟的塞到她的嘴裏去，一面看着腕上扁方形的小金手錶，一面把了病人的脈，忽然回眸石兒几上的海棠，不覺出口讚道：『這花眞嬌豔極了！——曼霞女士，你歡喜牠罷？』這自是看護婦的無心之談，但曼霞的心頭卻引起強烈的反應：『哼，她來譏笑我了！戀愛是神聖的，你無知的女人，你能明白什麼！』她臉上覺到熱烘烘地，

心裏也煩燥起來，但她馬上想起朗生的話：『我們都是懦夫！爲什麼不能自由戀愛，各憑着良心的指使，打破一切環境制度的束縛呢？……』於是她勇毅的而且傲慢的，把塞在枕下的那朵海棠取出來，放在鼻尖上用力的嗅，看護婦不覺好笑起來，輕輕地說：『花已經壓壞了！』隨手抽出量熱表來，用棉花揩着，曼霞卻發出冷冷地笑聲，而且用力的說：『不要緊，這是我的愛人送給我的！』那看護婦看着量熱表，正詫異着病人熱度的增高，又聽了那樣奇怪的話，着實有點驚訝，但審視牀上，曼霞早閉了眼睛，穩穩地睡着，她才放了心，躡輕着脚步退走出去。

上午，朗生別了曼霞以後，曼霞立刻按鈴，看護婦進來時，她便將一封信交給她，並且鄭重的說：『請即刻打發人送去，這是十分重要的信。』眼送看護婦拿了信出去，她一個人倚在沙發上，獨自的說：『好了，什麼都解決了！』他的臉上開展着滿意的微笑，眼前好像看見無窮的幸福。

直等到下午三時，佩珊方攜了君柔來了，曼霞把君柔攬在懷裏，吻着她，並問她說：『你想媽麼？……你願意和媽在一起麼？……』君柔因爲好幾天不看見她，這時是抱着她的頸項，歡喜得流出淚來，沒口的答應說：『媽，我想……媽，我願……媽……』

佩珊－旁看着，淚珠兒紛紛地落在他的臉上，他不願這樣的卑怯，便掏出手帕來揩着，但淚泉好像是已經掘破，傷心的淚水汹湧地淌出來，似乎不再有停竭的時候。最後，他不能不說話了，他的聲音任憑是怎樣的暗啞和抖索，他是不得再緘默下去，於是最後的談判開始了。

『曼霞，難道不能挽回了麼？』

『這是你深知道的，我自己也沒有法子……』

『那麼，我們已往的相愛是……』

『沒有，』曼霞很慨然的截斷他的話說，『從前我也曾愛過你，但現在我們中間的關係實在太無味了，各人都在吃苦，已經吃得夠了，我們何不爽快的解決了，而因循着，忍受不幸的命運所支配呢？佩珊，沒有眞愛的夫婦，是欺騙的，矛盾的，痛苦的，這是你早已知道的。』

『那麼，我問你，你能決定朗生會比我更眞摯的愛你麼？』他很興奮，蒼白的臉色又紅起來。

『佩珊，這一層我不能不感激你，』她是含了淚了，『你對我的摯愛，我自己曾經設過許多法子——那是你不會想像得出的——要引起自己同情的感應，希望也能永久同樣的去愛你，但結果終歸是失敗了，我只能對你永遠的存着感激的心，但感激和愛是兩件事啊。佩珊，說來自然不免使你失望，但你應知道，同此失望的，卻決不止於你一個人哩。』

『………』

佩珊把頭放在兩手裏面，而兩手是擱在兩膝上的；只見他的肩頭在起伏着，從膝面上的手心裏，很清楚的放出抽噎的聲音。於是曼霞再說：

『你也不必再傷心了，佩珊，你待我眞算頂好，你說朗生是否能像你一樣眞摯的愛我，我憑良心說，我是極希望那樣的；但無論如何，我的愛

他，卻勝於愛你，因此，我既感激你，我就不能再欺騙你。我隨了他去，你自然就會得着相當的愛人的，不是各方都好了麼？』

抽噎的聲音慢慢地停止了，病室裏只有曼霞在低聲和君柔的細語。

突然，佩珊昂起頭來，淚痕還掛在臉上。

『我仔細的想過，與其害得你精神痛苦，倒不如這樣分離的好。曼霞，我雖不免恨你，但你須明白，我是始終愛着你的。不過這樣的話說來又有什麼用呢？現在，我們兩人的關係算是完了，不過君柔怎麼樣呢？』

『為了我愛君柔，為了君柔自己生活的安適，你應該讓她暫且歸我撫養。』

『不，』佩珊對她從來沒有過像這樣堅決否定的語氣，使她不免吃驚，但接着他差不多是帶了哭聲的說：『你現在是遂了心願，有了愛人；但我的愛人是失去了，我是一個孤獨的失戀者，請你把君柔留給我罷！』

他說罷，哭了，曼霞也哭了，天眞爛漫的君柔也跟着哭了。

九

關於他們離婚以後的事，我謹介紹佩珊的一些記事在後面。

『…………

『前天有人勸我遷居，我何嘗未想到遷了居對於我定會有些好處，但心的創傷，怎會給環境醫治好了呢？況且君柔歡喜這房子，為了她，我也不覺得有什麼痛苦了。

『君柔眞是她母親的小影啊——不說那些罷，她是我的生命的全部，我的生命，原已失去了動力和目標，這些都是她重新帶給我的。我這一生還有什麼呢，若是除了我的君柔。

『這倒也好，這樣平淡的生活下去，反覺安逸清靜得多；雖使有人說我是日見消瘦了，但那又關什麼要緊，何況君柔是日見肥壯呢？

「我不能不承認曾經有過一個厭思自殺的時期，因為我是一個弱者，當擔不起那樣的悲痛，直到現在這難耐的悲痛仍舊是繼續地咬嚙着我的靈魂，但我已經尅制得漸漸地慣了。我嘗自訝怎能有這樣的勇氣一直活到現在，但我已確實的明白，慘澹的生活，足以麻醉和減淡深沉的悲哀。這不是說在慘澹的生活中沒有悲哀的存在，卻是久處在悲哀裏面，反不覺得了。我也曾安心任命的想就此平靜了下去，何況又有君柔足以寄託我的心魂啊！然而造物（假使眞有一個「造物」的話）好像是有意在戲弄我，使我如已乾的枯井竟會重波，又重新喚醒我心底已經麻木了的潛伏的悲痛呢？

『第一次聽說朗生別有所戀時，我確實起了一種幸災樂禍的念頭，不能認為是想報復，但自己也不能說是為了什麼，只不覺得那樣的消息的討厭。——卑怯的我啊！我既決志不再想到他們，這種念頭突然而起，也有解說麼？

『漸漸地那消息是由各方面證實了，同時我的思想也漸漸地隨了

牠而改變。當君柔從學校裏歸來時，親熱的摟着我，喚我「爸爸，」我看了那樣眞純的美麗像是一塵不染淸晨出水嬌豔的菡萏，我不能不感激曼霞肯把她留給我；我至少她是對我有了深厚的同情，才忍心把她留下的。由是我想到她已往的各項事迹，凡是她待我的好處，我一點一屑的回憶起來，而她的缺點，在我的意識裏竟一點也沒有，便是她決然的和我分開，我也只有諒解，她是那樣的坦白光明，她當是爲了我們雙方的好處，至少爲了不肯欺騙我，而致走了懦弱的人們所不敢走的那一步！我想到她掛了眼淚吻着我時，我分明地聽到她心房跳動的聲音，她的芳心也該是已經碎裂了罷。

『對了，她是感激我的，在感激裏難道就沒有愛麼？她對我果眞是不再愛了麼？不，決不的，她臨別時還緊緊地擁抱過我，拚命的吮着我的嘴唇，況且既肯把君柔留下，這就是她愛我的證明。她的離我而去，當是有不得不然的苦衷，或是受了什麼逼迫，而不得不出此的罷。

『我不能再追想下去，倘使這樣毫不節制的想着，我會因此瘋了。

『然而事實竟十分的顯露了，朗生已經又和別的女人結了婚，這不幸的消息，是帶給我怎樣的不安和恐怖喲！我想我的平靜而黯澹的生活，會許竟由此而完全的破壞了！不過我又想卽使全都的破壞，爲了她，我卻也並不懊悔。在這時，我確切地回味到七年以前悲痛的往事，想到亟思自殺的那種情況，我不禁逼身顫慄了！過去的悲痛，並不能引起我強烈的恐怖，但我實已看到她的這種生活，立刻便將走上我所走過的道路，她是那樣的嬌柔脆弱，那樣的自尊，這重擔果將怎樣的當擔？况且，她又沒有君柔啊！

『於是我經過了長久的思慮，我決意了，我幻想着這個良好的機會，由於這機會，我們將澈底的認識眞摯純潔的愛情，我們將重新享受人間稀有的幸福！淸淸楚楚地記得在窗外楓葉隨風蕭颯的那一夜，我用我全副的心血寫給她的信，其中有這麼幾句：「……以前種種，旣成已往，讓牠們去罷，讓牠們像夢一般的消滅了罷，現在，我向你表示我赤裸裸的眞心，我愛你的心至今毫無改變！而且，君柔——我們的女兒——也正需要她的母親，曼霞，你就好像往遠處旅行似的回來罷！我是怎樣的渴望你的回來呀！……」

『自從那封信送出以後，我實在是苦了！復活後的熱情較之初戀更加猛烈，何况我已久安於黯澹孤獨的生活，漸就平復的創痕，卻又刺下鋒利的刀刃！我如有了希望而希望尙在未定之天的待決死囚，我幾乎不能忍耐了。……』

在這下面，是貼着兩幅淡綠色的信箋，字蹟很挺秀的曼霞的覆信：

『佩珊：

『來信讀了，我能有什麼說的呢？我只有用同情的熱淚，潤溼了你寶貴的書翰，此外，更增加了我心坎深處對於你的感激。

『雖不好意思說「覆水難收」那一類的話，但我卻願意明白的告訴你，你不必覺得我的可憐，而我卻不斷的憐憫着你！我嫁了朗生，是我

自己所願意的，因爲我愛他我甘心和他同過一生。現在，他是別有所戀了，這固然是我的不幸——正像你一樣——但我還感謝他，他還沒有不愛我，也沒有和我訣離的意思。這在我也就夠了，我嘗這樣的想，我愛他到底愛到什麼程度呢？倘使我是眞心的愛他，愛他到了頂點，那麼，我對他還有什麼苛求呢？他愛我，自然是好；便使不愛我，拋棄我，而對於我的愛他，也決不會發生什麼影響的。我雖不是所謂「超人」，但我自信對於愛的見解，是澈底的，自由的，光明的，是不要任何條件的！至少，我相信你必能對我表示同意，因爲你是已經這樣的實行好久了。

『現在，我仍舊是過着澈底自由的愛的生活，朗生終歸是我的，我對於你的摯情，只有增加心中的感激。

『望你努力開拓你的「新生」，快快地把我從你的心中消滅，爲了你的幸福，我這樣的請求你。

『君柔我自然是時時在想念她，但我又須請求你：當她問「媽媽在那裏？」的時候，務望告訴她說：「媽媽早已死了！」你能答應我，我就更加安心了……』



這下面的紙張雖然和前面的不一樣，但佩珊的筆迹，卻很容易認得出來的，我想大概是接到覆信後又過多日才接下去寫的。

『平靜黯澹的生活，於是再開始了，我對於曼霞現在才能充分的了解她，她實在能勝過我，她的見解和毅力眞超過我萬倍！我懺悔了，我只有在心裏向她道歉！

『但經過了這一番的波折，我是不能不遷居了，我先設法把君柔送到學校裏去住讀，便實行了遷居的計畫。在遷居的前一夜，我忽然興奮得不能入睡，牀上好像太不合式，只好坐在窗前，黑黯裏好像看見對面園中的楓葉——「啊，好紅豔的楓葉！」……

『天一亮，我跑到那園門口躊躇了多時，到底敲開了園門，送給園丁一些「恭敬」，我在園中楓樹林裏消磨了整個的上午，回來的時候，還採了許多的楓葉……』

（完）



鄉下人遇見官的故事

俄國沙爾太可夫著　朱大枏譯

從前有兩個官吏，他們都是沒腦筋的，有一天他們覺得駕雲似的飄到了一個荒無人跡的島上。

他們在政府的衙署裏過了一生，那衙門是管註册的事情的；他們生在那裏，養在那裏，一直活到老都在那裏，結果對於衙門以外的事情一點也不知道，他們所知道的只有『卑職謹遵台命』這一句話。

可是這個衙門被取消了，這兩位官員也解了職，他們得到各人的自由。於是這兩位老爺搬到聖彼得堡的波台契斯開亞街。各人有他自己的家，自己的廚房和住所。

在荒島上醒來，他們發現了兩個人蓋着一條被單。起初他們自然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還像平常一樣的說話。

『我咋晚上作的夢多奇怪呀，大人，』有一位官員說道，『我好像在一個荒島上似的。』

他還沒說完這句話，他就跳起來。這一位跟着也跳起來。

『天哪，這是什麼意思！我們在那兒呢？』他驚訝地叫喊。

他們彼此摸索着，知道不是在做夢，最後證明了這悲慘的實在。

他們面前橫着一片大海，背後有一小塊土地，其外又是一片大海橫着。他們哭泣起來——這是自從衙門關門以後的第一次。

他們互相望着，看見他們都只穿着一件襯衫，領結還弔在頸項旁邊。

『現在我們得用一點咖啡。』有一位官員說道。跟着他想到他所處的這奇怪的境遇，第二次又哭了。

『現在怎樣辦呢？』他哽咽着說道，『就比如我們派定了要辦一件公文，那麼倒霉吧，然而就這樣想又有什麼好處？』

『你知道什麼，大人，』那一位官員說道，『你往東，我往西去。快黑的時候我們又回到這裏，也許我們找得到一點東西。』

他們起始細究那方是東那方是西的問題。他們想到長官有一回對他們說過：『要是你要知道那方是東，你先把你的臉轉向北方，東方就在你的左手。』可是他們設法尋找那方是北方的時候，他們先向左轉，又向右轉，把四方都轉遍了也沒找出來。已經在註册局過了一生，他們的精力都白費了。

『我想起來了，大人，最好的辦法還是你往右去，我往左去。』有一位官員說道。他不只是在註册局當差，還擔任過候備軍校的習字教員，所以他要聰明一點。

這樣說就這樣辦。一位向着左邊走去了。他來到長着各種果子的樹林裏，他就爬上樹去。要是他能够摘下一個蘋果，那是多麼快活呢，可是蘋果都挂在很高的地方，還得爬上去才够得着。他雖是拚命往上爬終於白費力氣。他所有的成績只是撕破了他的一件襯衫。後來他走到一個溪邊。溪裏充滿了魚類。

『要是在波台契斯開亞街我們有這些魚那豈不是怪事嗎！』他想道，嘴裏快要流出水來。跟着他走進樹林，發現了很多的斑鳩，還有鷓鴣和野兎。

『天哪，這樣多好吃的東西！』他喊道。他的飢火猛烈地燃起來了。終於他只有空手回到約會的地方。他看見他的朋友在等着他。

『大人，你走這一趟怎麼樣？你找到什麼東西沒有？』

『只找着一本舊莫斯科雜誌，此外什什麼也沒有。』

這兩位官員又躺下去睡，可是他們的空虛的胃臟總不讓他們安靜。睡眠給他們的胡思亂想趕走了，一半怕別人冒領了他們的恩俸，一半想把白天看見的那些果子，魚類，鷓鴣，斑鳩和野兎收集起來。

『人類的滋養料原來都是在天上飛的，在水裏游泳的，在樹上長着的。大人，誰想得到呢？』有一位官員說道。

『實在的，』那一位官員也附和道，『我也以為我們早餐的麵包，在這世界上長着，和在桌子上擺着的時候是一個模樣的呢。』

『從這樣看來，要是我們想吃一頭野雞，我們就先得捉住他，宰了，拔去毛，然後烤起來。但是那要怎樣辦呢？』

『是呀，怎樣辦呢？』那一位也跟着說。

他們沉默着，想要睡去，可是餓了的肚子總不讓他們睡去。他們的眼裏塞滿了野雞，鴨子，和豬肉，油水都很多，烹調得極嫩，用香料和醬油拌起來的。

『我相信我現在能够吞下我這雙靴子了。』有一位官員說道。

『手套也不壞呀，他生成是很軟和的。』那一位官員說道。

兩位官員互相凝視着。他們的眼睛裏直冒鬼火，牙齒簌簌的震抖，肚裏發出了一陣沉悶的吼聲。他們慢慢地爬攏到一塊，忽然發瘋似的狂喊起來，作過書法教習的那位官員抱着他的同事亂咬，直到看見了血纔清醒過來。

『天哪！』他們同時叫道，『我們一定要把大家吃下去纔完事嗎！我

們怎樣到了這般田地？什麼惡鬼和我們開這種頑笑？」

「我們應該想法互相安慰一下，談談話把這時間混過去吧，不然就得咬死纔完。」有一位長官說道。

「你起頭，」那一位說。

「你能不能解說太陽爲什麼先升起來然後才落下呢？爲什麼他不先落下後起來？」

「大人，你眞有趣！你不是先起來，然後到衙門去辦公，到晚上你纔躺下去睡嗎？」

「可是一個人爲什麼不能反其道而行之，先去睡覺，在夢中看見各樣的人物，然後纔起來？」

「好，是的，實在不錯。可是當我作官的時候，我常常這樣想：「現在天亮了，這是白天跟着吃晚飯的時候來了，最後又到了睡覺的時候。」」

「晚飯」這個字又牽涉到這一天的遭遇，這個思想又引起了這兩位官員的悲哀，於是談話暫告休止。

「一個醫生告訴過我人類靠他自己的胃液也可以支持一個長久的時間」有一位官員又說道。

「那是什麼意思？」

「那是很簡單的。你瞧，人自己的胃液可以生出別的汁水，這種汁水又生別的汁水，直到所有的汁水都消化完了。」

「後來又怎樣？」

「後來又得把食物拿進消化器官去。」

「鬼話！」

無論這兩位老爺選擇什麼題目，談話的材料依然轉到食物上面；結果只有把他們的食慾更增高了。最後他們決定終止談話，又想到找着的那本莫斯科雜誌，他們拿在手裏用心地誦讀起來。

、市長盛宴記

此席可容百人，其盛大迥非吾人意想所及，僻遠之區域致其珍異之產物於此盛宴，歇克斯拉河之金色鯉魚也，高加索林中之銀色雉雞也，冬季不見於吾土之草莓也，咸萃於斯……

「活見鬼！天哪，停住罷，大人。你能不能找一點別的東西來讀？」那一位官員狂暴的喊道。他從他同事手裏把那本書抓了過來，又從別處讀起。

閣拿通信員告余，昨日一鱘魚見於烏派河中，此俱樂部遂因以設盛宴，以巨木盆盛此珍品，而漬以醬醋，芫荽一束置其口內。某君曾親預烹調之役，目睹莅彼者罔不爭取嘗之，其味固異常鮮美也。

「交給我罷大人，好像你選擇誦讀的材料也是不很小心的呀，」頭一位官員插嘴說道，他又抓過那本雜誌念起來：

非亞提卡之一居民曾創一製魚羹之新法，取鰵魚撻之，俟其奮鰭吐沫時……

這兩位的頭都垂下了。無論他們的眼睛看到什麼東西，都要牽扯到

飲食上面。甚至於他們自己的思想都要和他們作對。無論他們怎樣設法不要想到牛排之類的東西，可是辦不到，他們的幻想又挾不可抗拒的勢力以俱依然回來了。結果只使他們痛苦地渴望着。

那位教過習字的官員忽然心機一動。

『我有了一個法子！』他高興地喊道，『這個法子你覺得怎麼樣，大人？我們去找一個鄉下人你覺得怎樣呢？』

『一個鄉下人？什麼樣的一個鄉下人？』

『一個老實的普通鄉下人。鄉下人都是一樣的。現來惟一的辦法就是尋找一個鄉下人。他能够替我們做早餐的麵包，也能够替我們打魚，捉鷓鴣。』

『唔，一個鄉下人。可是我們從那兒抓他來，要是這裏沒有鄉下人呢？』

『怎能沒有鄉下人？鄉下人到處都有的。惟一的辦法就是把他找來。一定有鄉下人因為躲避作工而藏在這裏。』

這個思想把兩位官員鼓舞起來，他們立刻跳起來尋找鄉下人去了。他們在島上找了很久，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後來一陣黑麵包和老羊皮的氣味鑽進他們的鼻管，引他們朝那方走去。那裏一個大個兒的鄉下人頭枕着手地在樹下睡得正酣。這顯然是逃避了他職務上的工作，竟敢躲到這島上來了。於是這兩位老爺大為憤慨起來。

『什麼，睡在這兒，你這懶骨頭！』他們向着他大發雷霆，『有兩位官員快在這兒餓死了，你好像沒有這回事似的。起來，向前，作工去。』

這鄉下人起來，望着這兩位威嚴的老爺站在他面前。他第一步想溜之大吉，可是這兩位官員緊緊地捉住他。

他只有委之於命運。他只有去作工。

他先爬上樹去替這兩位官員摘下幾十個極鮮美的蘋果。他自己留下一個爛的。他跟着他爬下樹來，掘了些番薯。他又用兩塊木頭擦出火來點着。他拿自己的頭髮作了一個捕鷓鴣的網。這時候火正熊熊地燃着，就弄出了各種各樣的食物，於是這兩位老爺的心裏又發生了問題：他們是否應該賞一點東西給這個懶人。

看見鄉下人這樣賣力氣，他們心裏也歡喜了。他們已經忘掉了剛才幾乎要餓死，現在他們所有的思想只是：『作官是多好的事情。作官的人決不會倒霉的。』

『老爺，你們現在滿意了嗎？』鄉下的懶人問道。

『是的，你這人還算勤快，我們正在誇獎你呢，』兩位老爺回答道。

『那麼，你們答應我歇一會兒嗎？』

『好，去歇一會，可是先得作一根粗繩子來。』

鄉下人採了些野蔴，放在水裏，搥打過後又把他們分開，傍晚時候一根牢固的繩子作成了。兩位老爺拿過繩子把這鄉下人縛在樹上，好讓他不能逃跑。然後他們自己纔睡下休息。

這樣一天跟一天過去，鄉下人也學靈巧了，他能够用他的一雙空手替兩位老爺作藥湯。兩位老爺便也鼓腹而嬉，養得胖胖的。他們高興的

是用不着花錢，而這時候他們的恩俸還可以在聖彼得堡存積起來。

「你有什麼意見，大人？」一天早餐過後這一位對那一位說道，「摩雲塔的故事是眞的嗎？你是不是只把他當作一篇寓言呢？」

「決不，大人，我想確實有過那回事。不然，對於世界上有這麼多不同的語言又怎麼解釋呢？」

「那麼，洪水也確實發生過的了？」

「自然，要不洪水以前的動物的存在，你怎樣解釋呢？還有莫斯科雜誌也說過——」

他們拿起那本舊莫斯科雜誌，坐在樹蔭下，從頭到尾讀完了全篇。他們讀到莫斯科，闖拿彭扎，甯冉各地的盛宴，眞怪透哪，這次對於那些肴饌的描寫竟沒有一點不快之感。

這樣的生活過了多久用不着說。只是後來這兩位老爺又難受起來。他們常常想到他們在聖彼得堡的廚子，甚至悄悄地灑了幾點眼淚。

「我不知道波台契斯開亞街現在怎樣哪，大人。」這一位對那一位說道。

「咳，不要對我提這個罷，大人，我想家快想病了。」

「這裏可也不壞。這地方眞挑不出一點錯，可是羔羊總是戀慕母羊的。就是那美麗的制服也很可惜呀。」

「是呀，實在的，一件四品官的制服可不是頑笑，單是那金邊就叫你眼花。」

現在他們懇求那鄉下人想法子送他們回到波台契斯開亞街，說也奇怪，那鄉下人眞知道波台契斯開亞街在什麼地方。他曾經在那裏喝過啤酒和糖水，恰像俗話所說，什麼東西都跑到他鬍子底下去了，可憐，全沒灌進嘴裏。兩位官員高興地說道：「我們就是住在波台契斯開亞街上的官員。」

「我就是那稗人——你還記得嗎？——坐在用繩子縛着的屋頂的棚架上，在牆外邊刷石灰的。我就是像蒼蠅似的在屋頂上爬着的那種人。」鄉下人回答道。

這鄉下人沉思了很久，怎樣讓這兩位老爺大大地歡喜一下，他們待這懶骨頭眞仁惠，一點不輕視他的工作。後來他眞造成了一隻船。可並不眞是一隻船，不過可以把他們從海上載到波台契斯開亞街附近罷了。

「喂，留心，你這狗才，不要把我們淹壞哪。」兩位官員看見木筏在海浪中起伏不定的時候說。

「不要怕。我們鄉下人弄慣這個的。」鄉下人說時，正在預備旅程上一切需用的東西。他收了些鵝絨替兩位老爺做了一牀褥子，跟着他禱告完了幾划出岸去。

路上這兩位老爺怎樣受驚，在風暴中他們怎樣暈眩，他們怎樣訶責這粗魯的鄉下人的懶惰，都不用提哪。鄉下人一路划上前去，並且拿鯖白魚給兩位老爺享用。後來他們看見可愛的故鄉內瓦，不久他們來到

莊嚴燦爛的凱沙林拿運河裏面多歡喜啊，他們走上了波台契斯開亞街頭。廚子們看見他們的老爺還是養得胖胖的，都無量地歡喜。兩位官員喝了咖啡，用了點心之後，穿上制服，坐車到恩給局去。他們弄到手多少錢又是一回事，也不用提哪。鄉下人可也沒忘掉老爺們給了他一杯威士忌酒，另外五個戈必克。

現在，鄉下人也高興了。



A BRITISH ADMISSION

"This time the 'Bull' is not in the China shop"

—*The Bystander* (London)

五卅案後英貨之在華市場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七年十月十六日

◉國民政府改組後第一次國務會議議決公布國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組織法。任命趙戴文彭贊璜閻均張勵生笪牧先李秋長立晉坦，春木禺震寬晉等七人爲察哈爾省政府委員，指定趙戴文爲主席，彭贊璜兼民政廳長，閻均兼財政廳長。任命涂永昌陳賓寅梁汝舟馮曦祈志厚蔣煥旺，楚克抄克都爾札布等七人爲綏遠省政府委員，指定涂永昌爲主席，陳賓寅民政廳長，梁汝舟兼財政廳長。徐永昌原任之河北省政府委員以李培基繼任。特派宋子文爲中央銀行總裁，蔣作賓爲駐德全權公使，高魯爲駐法全權公使。公布共產黨人自首法。通令全國政務官不准兼薪，事務官不准兼職，違者以舞弊論，永不任用。

◉白崇禧代表葉琪在瀋陽與張學良楊宇霆磋商灤州附近兩方駐軍問題，熱河問題，奉方交還車輛問題。雙方交換意見，極爲接近。

◉中法寧案交涉經外交部長王正廷與北平法使館代辦換文解決。因無軍艦開砲問題，故文件較英美兩案爲少。

◉上海工會代表應中央電召赴南京陳述關於勞資爭議處理法及工商法規之意見。

同　十七日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中國國民黨對於全國工會及工友之告誡書」，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即以該告誡書爲工人運動標準。

◉意大利公使華雷抵南京。北平公使團對使館南移問題取觀望態度，各使先後南來，仍係游歷性質。

◉日使芳澤應日政府電召回國。

◉王景岐電告國內各團體，述在國際聯盟人會中反對英國「派員專查遠東烟土」之提案，及主張推廣調查範圍，力爭中國應加入調查團等各情，望國人努力禁煙。

◉馮玉祥電令山東省當局將全省民團一律改爲人民自衛團，並委任陳以燊爲總團長。

◉國民政府兩軍事委員會及司法部將陳調元販土案查明呈復。

◉上海郵務工會發表告同胞書，表示對於交通部新訂章程之不滿。惟二次罷工之事，因中央要人有嚴重表示，決定作罷。

同　十八日

◉中央常務會議議決選任張繼爲國民政府委員，馮玉祥爲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林森爲立法院副院長，張繼爲司法院副院長，孫科爲考試院副院長，陳果夫爲監察院副院長。李宗仁爲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李濟深爲參謀部部長，何應欽爲訓練總監部訓練總監。關於上海工人訓練問題決定取消工會整理委員會，工人訓練歸市黨部管理，工人行政歸市政府管理。

◉國民政府下令申明取締以個人名義推薦請託及不准政務官兼薪事務官兼職。

◉上海日總領事矢田赴南京，進行中日懸案交涉。

◉日本衆議員參觀團河卜哲太郎等十五人在中國北方視察完竣，由青島乘輪赴上海。

◉東陵刦案審判員已由四集團軍派定，擬推第三集團所派之商震爲審判長，商以難激底，辭不就。

同　十九日

◉國民政府國務會議議決依中央政治會議函，准將浙江十七年佃農繳租章程暫行備案，交立法院研究。外交部解決中義寧案文件准備案。將甘肅舊西寧道屬各縣劃入青海省，即定西寧爲青海省治。設寧夏省，以寧夏爲省治，定舊寧夏護軍使轄地及舊寧夏道屬各縣爲管轄區域。改河北省屬唐山縣爲堯山縣。特任李錦綸爲駐墨西哥全權公使。決定特任圖

錫山爲內政部長，王正廷爲外交部長，馮玉祥爲軍政部長，宋子文爲財政部長，易培基爲農礦部長，孔祥熙爲工商部長，蔣夢麟爲教育部長，王伯羣爲交通部長，孫科爲鐵道部長，薛篤弼爲衛生部長，古應芬爲國民政府文官長，提交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任命。通過孫科提議，聘定外國名譽經濟顧問楊敬文氏，哈劝氏，福特氏，塞博門氏，情特氏五人。中央政治會議交議孫科所提聘美工程師茂非，古力治爲首都設計及廣州黃埔開港設計工程顧問，經費三十萬元籌措辦法案，決定由孫接洽辦理。馮玉祥提議由中央或地方設立研究院或他種機關延攬文武人才案，決定文官交考試院，武官交參謀部擬具辦法核辦。又公布國民政府文官處，參軍處及國民政府委員隨從官吏三種條例。

◉中日交涉由王正廷周龍光與日代表矢田岡本在南京開始談判，雙方就條約，寧案，漢案，濟案四項交換意見。因濟南慘案而組織之人民團體紛電外交部主張以日本撤兵及懲辦日方負責人員爲濟案交涉先決條件。

◉李烈鈞向中央政治會議請辭本兼各職，經議決慰留。

同　二十日

◉外交部進行撤銷領事裁判權交涉，北平公使團準備待國民黨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及國民會議召集後再容納中國要求。

◉晉西臨縣發生鼠疫（該縣自民國七年以後每年八九月間常有鼠疫發生）死亡千餘人，並向附近各縣蔓延，省當局派人前往救濟。綏遠包頭縣屬亦發生鼠疫。

◉天津日軍司令奉該國陸軍省令，將駐津日軍三中隊撤回本國。

◉葡萄牙政府訓令留滬之葡公使畢安琪，中葡修約原則，以不涉澳門問題爲重要方針；否則寧處無約國地位。

◉平津銀行界對裴立克鹽稅債債建議案僅規定每年以一千萬元還克利斯浦借款，而不及內債，決定向財政部要求內外債同等待遇。

◉天津長蘆鹽商四綱總爲公安局奉中央密令拘捕看押，鹽商四十七家推代表，向運使及公安局請求保釋，均被拒絕。

同　二十一日

◉天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曾依據中央將向美資本團舉行華北河道借款五百萬美金，向英格利菲斯公司借粵漢鐵路建築費二萬六千萬元之說，向中央質問。中央答復：在整個計劃未發表前，決不輕易舉債。

◉奉方放還第一批車輛，計車頭十個，客貨車二百輛，要求由奉入關之車至塘沽止，不得到津站。

◉濟南日兵第三次撤退，其第一批於本日離濟南，第二批定二十四日開拔，兩批共約六千名。

◉日本外交家向各國運動反對中國施行七級稅，各國鑑於戰後對華外交跟隨日本之非計，多不願盲從。

◉南京附近溧陽縣城爲大刀會攻破，惟卽由軍隊收復。

◉美探險家安德斯在蒙古所掘古物，在張家口被扣運抵北平後，經安德斯與政治分會交涉決定將歷史考古材料留華，無脊動物化石留華，送美一分，有脊動物化石運美，留一分在華，其餘平分並約定組約天產博物院須與中國赴美學者以便利及以標本模型贈送中國。雙方訂約七條。古物八十六箱經各專家在協和大學開箱檢視。

◉吉林延吉代表赴奉向張學良請願反對日人延長吉敦路計劃，聲明人民願於最短時期自籌款項建築吉會路之延敦一段。

同　二十二日

◉福建停頓已久之省黨務指導委員會於本日成立，各委員多係在南京先就職者。

◉大阪日本航空株式會社試行上海大阪間新闢航空線之飛機離波號於本日抵上海，準備於二次試行後，卽開始兩地民用飛機之營業。

◉浙江建設廳長程振鈞在上海宴全國商會代表及工商團體，請協助明年三月開會之西湖博覽會及開發三門灣，發展溫州造紙廠等計劃之進行。

◉浙江省政府爲安置退伍兵士決定開發三門灣，派委員往崧甯前往履勘，並於本日向省政府會議報告履勘經過並陳述進行意見。

◉山東單邱爲匪軍張明九張亮判焚毀村莊七十餘處，各縣民團紛紛開往會勦。

同　二十三日

◉國民政府國務會議討論王寵惠等所擬國徽國旗圭桌案，決定重行審查。薛篤弼續請廢除舊曆普用國曆案交行政院。任命趙戴文爲內政部次長，閻錫山未到任以來兼代內政部部長。行政院各部組織法指定王寵惠整理，胡漢民會閱後提出政治會議。

◉中日談判關於濟案部分，於賠償款額，撤兵日期，懲辦主凶諸點，雙方發生爭辯。

◉武漢民用航空協進會成立，推李宗仁爲主席，白崇禧胡宗鐸等軍事要人九人爲委員。

◉奉天內蒙王公會議閉幕，熱河境內東三盟王公決定與張學良切實合作。貢桑諾爾布被張學良聘爲高等顧問。

同　二十四日

◉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將關於革命有功人員待遇辦法案，設立革命歷史博物館案，送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立法院委員任用標準案，決定首重其人在黨之歷史，而於法律，政治，經濟有相當學識經驗者，由院長提請國民政府任命，但須經政治會議決定。四川軍事政治問題案，指定胡漢民、李濟深、何應欽、譚延闓、古應芬、馮玉祥、戴傳賢七委員討論。

◉王正廷報告關於關稅自主之外交情形，謂有關者共十二國，其中未滿約者爲美法英三國，美已承認自主，英法正在接洽，已滿約者爲日比丹葡意西六國，丹比意葡已開始接洽，惟西班牙尚無表示；未滿約而隨時可修改者爲荷那瑞典三國，已送照會請其派代表商議。各國完全簽字後，即可宣布自主。

◉劉峙蔣鼎文在徐州舉行勦匪會議，對徐海勦匪議有具體辦法。

同　二十五日

◉國民政府行政院十部部長宣誓就職，即開第一次行政會議。

◉中央常務會議通過中央政治會議暫行條例。對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案，議決依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例由省市選出全額之半，中央指定全額之半；未辦完登記及未正式成立黨部之省，特別市，應出之代表由中央指定；海外總支部，國內各特別黨部亦合用以上辦法。關於登記，決定本年十二月底截止，凡同盟會，中華革命黨及登記於國民黨成立至十二年改組時之同志，得用特種登記表。關於防止共產黨，決採用各級遞選法。

◉中日交涉初步談判告一結束，除濟案中國須另提新案外，其餘各案均議有頭緒。待矢田請示日政府後再續議。

◉中央派赴平津之整理軍隊委員吳忠信，慰問軍隊代表陳銘樞，由北平赴天津與白崇禧會晤後，復偕至北平。陳攜中央要人函勸白崇禧率部開發新疆，白表示願行。

同　二十六日

◉國民政府發表訓政時期施政宣言，首述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本其歷史上所負之使命適應國家實際之需要代行政權，以治權授諸國民政府，設立五院分工擔任。次述安定社會及裁兵節餉整理財政之兩端爲建設先決條件；並詳述政治，經濟，教育三者之實際建設。

◉國民政府國務會議議決：籌備迎櫬奉安大綱，照總理葬事籌備處所議辦理。依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任何成濬爲國民政府文官處長，[illegible]爲青海省政府委員，門致中、邵遇芝、[illegible]、李世軍、[illegible]發等爲寧夏省政府委員，吳[illegible]田、石友三、趙守鈺等爲河南省政府委員。准行政院呈，任命呂苾籌爲行政院祕書長，連聲海爲鐵道部政務次長，王澂爲常務次長，胡毓威爲衛生部政務次長，馬敘倫爲教育部政務次長，吳震春爲常務次長，張壽鏞爲財政部政務次長，李調生爲常任次長，張羣爲軍政部政務次長，鹿鍾麟爲常任次長。中央銀行章程准備案，又公布中國銀行章程。

◉禮制服章審訂委員會閉幕，將所擬婚，喪，相見及文官就職禮四種呈請國民政府核定頒布，國民政府指定胡漢民、蔣中正、陳果夫、戴季陶、王正廷審查。

同　二十七日

◉全國商會臨時代表大會於開十四次大會後閉幕，舉出之執監委員即宣誓就職，並籌備銀行及日報。

◉日人向奉天當局提出三項：（一）完成五路，先通吉會路；（二）商租權；（三）以實行中日雜居爲條件撤消領事裁判權。

◉李烈鈞辭職被慰留後，請假兩月，回籍休養。

◉軍事委員會結束事宜月內不及趕辦，決定展緩十日。

◉張宗昌舊部朱泮藻在青州活動，日軍四百人由濟南赴青州駐防。

◉北平舉行黎元洪追悼會，國民政府代表及公使團均參與致祭。

同　二十八日

◉張學良召集之奉天會議議決：維持保安司令政策，至必不得已時以不設黨部爲條件而易幟，裁汰正式軍隊十萬，改爲保衛性質之巡防隊；熱河現駐軍九萬，編遣完竣後可放棄，惟仍應要求歸奉天政治分會指揮監督；新關稅未實施前三省稅款自徵自用，如國民政府以新關稅發債券，三省應得一部分。

◉黑龍江省署公布墾荒實邊章程，將中俄邊界之鐵驪索倫等十九縣招人墾殖，承墾者須於明年四月底開始工作，限三年內墾齊。

◉馬福祥等發起之中國回教公會在南京成立，選舉馬福祥白崇禧馬良馬鄰翼等爲臨時執行委員。

同　二十九日

◉吉林人民團體組織全省路政自主會，力爭奉天之中日路政交涉。該交涉內幕，包括長大吉會吉五延海諸路之築造

及吉長吉敦兩路之合併，吉敦天圖兩路之接軌，與改訂合同等項，出自日方要求，張學良曾集外交，交通重要人員與日方代表討論，結果極祕密。

◎國際勞工局長湯麥斯定十一月間來華游歷，外交，工商部派員赴奉天迎接，並沿途陪同參觀。

◎據調查：東三省現有無線電臺十一座，在奉天之一座可與歐美直接通訊，其通訊力在世界占第二位。

◎交通部依上海郵務工會要求，改定乙種郵務員得支第十四級薪。

同　三十日

◎國民政府行政院開第一次會議，議決本院各部部長因故不能出席行政院會議時，得派政務次長列席。對於北平特別市政府與河北省政府劃分管轄區域案，決定：未勘定以前，暫以舊市政公所及警察總監管轄區域為北平特別市區域。外交，交通，農礦，衛生各部提出次長人選，軍政部提出各署長人選。決定呈請國民政府任命。

◎中日交涉因日方派亞細亞局長有田，濟南總領事西田來上海，有二次進行之形勢，首都反日會及各團體代表因中日交涉向國民政府請願，建議：(一)日本應派全權代表與我國交涉；(二)談判前所有駐華日軍完全撤退，(三)須日本承認廢除不平等條約方可開始交涉；(四)談判完全公開；(五)交涉方針應依國民黨對外政綱辦理；並主張濟案最低限度，須日方懲凶，道歉及賠償損失。政府代表表示完全接受，聲明決實行革命外交。

◎意大利駐平公使華齊由上海赴南京，那威代理公使與爾門由北平抵上海，中意，中那修約交涉均有積極進行之勢。

◎中意寧案損失調查委員會將關於個人損失部分辦理結束，意教士兗南那應得死亡撫卹金三萬元，即捐作中國慈善公益事業之用。

◎第一集團軍整理委員會開校閱會議，派出校閱委員五班，赴各處校閱改編完竣各軍，蔣中正並決定親赴各地校閱。

◎中央所指派之負責討論四川軍政問題專員，決定先由中央製定關於軍，財，及省政府組織辦法，責令川當局奉行，有違反者，中央派大員帶兵入川協同服從命令者解決之。

◎商震麟所派接收東陵委員劉人瑞被控，河北省政府派員查明劉有不潔意圖，請國民政府核辦。

同　三十一日

◎中央政治會議通過立法院長胡漢民所提任王用賓宋美齡等四十八人為立法委員案，又決定江蘇浙江省政府改組及組新疆四川省政府，另組川康裁編軍隊委員會，並免去楊森之查辦處分。

◎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王寵惠，副院長張繼及國民政府文官長，參軍長，及各局局長宣誓就職。

◎天津反日會公布日貨登記條例，各行商因貨物繳登記費後成本太重，難以銷售，表示反對，總商會會長提出辭職。

◎奉天東三省路權保持會代表向張學良張作相請願，堅拒日本要求，罷免吉敦路局長趙鎮。

◎北平自遷都後，已閉歇之商店逾三千五百家，將閉歇者尚有數百家，住戶他遷者在萬戶以上。

◎共產黨毛澤東朱德又活動，湘贛當局決定三次會勦。何健任會勦指揮官。

◎江蘇農政會議閉幕。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六日

◎土耳其派駐東京代理大使夫愛特列為駐華公使。

◎蘇俄政府與紐約國際電器公司簽定合同，向該公司購買值五百萬以至一千萬元之電器。

◎日本警察當局又將大檢舉共產黨，全國名單有五千名之衆。

同　十七日

◎英波油公司與亞細亞油公司已組合新公司。凡兩公司在東斐南斐埃及蘇丹巴力斯坦敘利亞紅海島嶼等處發油與分配之便利皆讓歸新公司辦理，雙方權利平等。

◎南澳運輸工潮平息。

◎關於滿洲商租權問題，由日本駐奉天林總領事提出開始交涉。

◎馬賽立特消息，西班牙航空公司，近與齊伯林公司訂立合同，欲以此次飛渡大西洋之格棻夫齊伯林號，用於西班牙與南美間之天空航業。

同　十八日

◎日本司法省調查，因御大典而恩赦之受惠者，各等總數在五六萬人左右。

◎美總統柯立芝與西班牙王隔洋互通電話。

◎土耳其政府發表平民教育計劃，羅致教員一萬二千人。

◎比利時與荷蘭重行談判各懸案。

◎英國與阿根廷爭福克蘭羣島所有權，其往來文件，在阿京發表。

⊙法國決採用一年兵役制，從明年起實行。

同　十九日

⊙日俄間關小包郵件交換協定會議。

⊙法領印度支那之新關稅率將公布，隨之日本與法領印度支那之新通商條約，即將簽字。

⊙世界新聞社傳，羅馬尼亞與波蘭兩國近簽訂軍事同盟條約。該約內容，在於使烏克蘭脫離蘇俄支配。

⊙英國財政大臣邱吉爾，法總理樸恩加萊及德國賠款總理哲爾白交換意見，討論德賠款問題財政專家委員會之組織。因德比法英意日六國，最近在日內瓦議定關於萊因撤兵之辦法，內有一條，承認由六國政府指派財政專家組織委員會，對於賠款問題作最後完全之解決。

同　二十日

⊙路透社傳：美國最大油公司美孚等十五家，組織美油出口公會。又英波油公司，與亞細亞公司，合組英國油業公司。又謂有一極大公司，名運輸與商業托辣司者，在北京成立。

⊙美國今日舉行愛迪生發明電燈五十年紀念。

⊙英國羅皮遜博士，以與火星通信為目的，在倫敦中央局，裝置強力之無線電信，開始與火星通信。

同　二十一日

⊙路透社傳柏林地方報主人胡根堡，被舉為全國國民黨黨魁，胡係鐵盔團要人，其傾向類於意國之棒喝主義。

⊙美國海軍部長韋爾白因海軍節日，發表一文，請國人維持與他國平等之充分海軍。

同　二十二日

⊙日本航空會社之本年度上海大阪間往復飛行，於本日開始第一次飛行。

⊙美國哈佛大學現由錢格斯萊氏設立基本金五十萬元，容留外人在該大學研究國際公法，規定學額六十名，世界各國，各有一額。

⊙倫敦方面於本日發表關於英法海協之白皮書共五十頁。巴黎方面發表英法海協之黃皮書。

同　二十三日

⊙日本開預算閣議，三土藏相報告新預算查定經過。

⊙紐約國際鎳業公司，與英商蒙德鎳業公司合併，其資本共四十四千萬元。世界鎳業，從此將盡操於英人之手。

同　二十五日

⊙日本新勞農黨開準備會全國代表會議。

⊙美國民城公司代日本東方拓殖公司，在紐約市場募債美金一千九百九十萬元之談判告竣。

⊙英國實業界巨擘倍萊爵士，捐助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學院十萬磅。

⊙一九二八年諾貝爾醫學獎金，贈與突尼斯醫學院監督尼柯爾教授。

同　二十六日

⊙日本工商會議所，亦決議即行金解禁。

⊙在大阪召集之全國農民團體會議，聲明反對日本政府自作農案。

⊙洛姿夫婦伯林自埃斯特湖出發返歐。

⊙阿富汗當局宣佈僱用外國顧問，及開辦土耳其文專校。

⊙斐支殖民地開公民大會，反對足供本地防務之軍費以外之負擔。

同　二十七日

⊙捷克司洛伐克舉行獨立十年紀念慶典。

同　二十八日

⊙美國與瑞典簽定公斷條約。

⊙今日日本田中首相聲言：日本明年度預算總額為十七億四千萬元，預算圓滿成立。

⊙玻利維亞與巴拉圭爭地之潮又起。

⊙今日為意大利法西斯黨革命六週紀念日，全國遵墨沙里尼氏意志，即以二千八百另二起公共事業之開幕禮為祝典中之儀式。

同　二十九日

⊙大隈信常侯決入政治舞臺，聲明繼父志而為不偏不黨之行動。

⊙日本大藏省發表因東洋拓殖會社之請托，由對馬財務官在紐約運動募債，現已與奈與奈爾雪帝康爾內公司訂立契約，發售債券。發行總額為一千九百九十萬元美金。

⊙本日為新土耳其革命五週紀念，土京安哥拉有盛大之集會。

同　三十日

⊙路透社巴黎電謂本日巴哥尼鐵路在白利爾國際車站舉行開業禮。此路鑿穿阿爾卑斯山而將法意兩國鐵路聯通，為世界偉大工程之一。

⊙美國前總統威爾遜任中之國務卿藍辛氏逝世。

同　三十一日

⊙英屬錫蘭島於本日起，下令取銷橡皮限制。

⊙遠東地理學會測驗局計畫，擬在西伯利亞某處，設一極大冷藏博物院，永遠保藏各人種之男女屍體，與禽獸屍體。

⊙國際勞工局長亞爾伯多湯麥斯旅行遠東，本日由日內瓦啟程。

原
书
缺
页

124--末